



古矿遗址



www.duxin.com

古 矿 迎 春

贵州汞矿政治部
贵州大学中文系 《古矿迎春》编写组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16 印张5.5 插页10

1975年11月第1版 1975年11月第1次印刷

书号10115·334 定价0.43元



851146

古矿迎春

——贵州汞矿历史纪事

在祖国壮丽的云贵高原，巍巍万山，峰峦层叠，气势磅礴，逶迤向东。

在这绵延的崇山峻岭中，埋藏着丰富的汞矿。千百年来，勤劳勇敢的黔、川、湘各族人民，不畏艰难险阻，与剥削阶级斗、与天斗、与地斗，开发了矿山资源，使万山成为我国的汞都，为中华民族创造了珍贵的物质财富。可是，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，这里却是剥削阶级的“乐园”，劳动人民的地狱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世世代代英勇不屈的矿工，在同中外反动派的斗争中，创造了古老矿山的历史。

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”一九四九年，古老的矿山回到人民的怀抱。广大矿工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，意气风发，英勇奋战，使矿山面貌焕然一新，而今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，更是欣欣向荣、朝气蓬勃。

“工业学大庆”的红旗迎风招展，毛泽东思想的光辉，使万山红遍。

漫漫的长夜

这座矿山，历史悠久。传说秦汉时期即有人在此开采朱砂，唐太宗时，万山地区便以朱砂进贡封建王朝：“溪州人户……于两税外，每年加进朱砂一千觔，水银二百驮，户民疾苦”。①唐建中三年，又有黔中郡太守宋鼎“献朱砂五百两”。②明朝初年，封建王朝即开始对矿山实行官办。《明史》记有：“贵州大万山长官司有水银朱砂局”。那时的开采办法极为原始落后，仅于发现矿苗露头之处，聚柴烘烧，使石受热碎裂，从而锤击拣拾。朝廷派来的官吏强夺矿工艰苦劳动的结晶，供统治阶级挥霍，帝王将相将朱砂用作炼丹原料，企求吞丹吃药后长生不老，永远荒淫无耻地享乐。

汞矿开采在明朝比较兴盛，到清初反而倒退，原因是康熙、乾隆皇帝认为矿山开采“无益地方”。③但到了道光、咸丰年间，封建王朝为了镇压农民起义，特别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，到处搜刮民财以筹军饷，招揽私人投资，使汞矿的开采在十九世纪中期，又一度繁荣。公元一七九〇年，清王朝在万山设立管建制，派出吏目管理矿山事务，对广大矿工进行直接的剥削和压迫。

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相继侵入我国，中

① 《唐史·黔中观察史奏》

② 《贵州通志·食货志》

③ 《清史稿·矿政篇》

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。腐朽清廷，丧权辱国；帝国主义列强则乘机瓜分中国，划分势力范围。这些强盗对贵州省的汞矿垂涎三尺，不久便把魔爪伸进了万山地区。

一八九五年，奥地利资本家戴玛德看中了这个蕴藏丰富的宝矿，于是一面倚仗奥国政府对清朝威逼利诱、软硬兼施，一面通过上海的官僚买办陈明远积极钻营，趁当时青溪机器局急需投资的机会挤进了贵州的青溪铁矿。一八九八年“青溪八寨矿务商局”成立，戴玛德便不仅取得了青溪的铁矿开采权，同时还取得了作为“补助”的万山等地汞矿的开采权。接着，英国资本家亨利·比利也向清王朝要求开采贵州汞矿。消息传到万山，当地民众强烈抵制，他们相约宣告：

“卖地给洋人者，断子绝孙”。清廷迫于民愤，没有满足英国侵略者的要求。然而，掠夺成性的英国侵略者并不就此甘休，立即串通法国侵略者，和“贵州青溪八寨矿务商局”签订了商务合同，名为炼铁，实则开采汞矿。一八九九年，英法帝国主义又擅改合同，强行成立“英法水银公司”，明目张胆地独霸了贵州全省汞矿开采权。

在“英法水银公司”统治下，万山矿区的洋人和清朝官吏及管事、监工狼狈为奸，共同欺压工人。洋人每月要入硐巡查数次，常以工人怠工为借口，指使护厂清兵或监工、管班鞭打工人。工人进出硐口要搜身检查，一旦违反“矿规”，轻则罚款、罚苦役，重则送到万山吏目处戴枷游街，甚至押到府衙坐牢。工人生活困苦，又遭到残酷压迫，他们愤恨地唱道：

洋鬼子，真凶狠，皮鞭一摔就打人。
狗通事，奴才性，“也司、也司”声连声。①
刁管班，没良心，伙同洋鬼抽我身。
矿工苦，矿工恨，有朝一日宰儿们。

外国侵略者为了掠夺和榨取更多的财富，拚命延长工人劳动时间，增加工人劳动强度。他们添置了手摇钻机，铺设了木轨，用斗车、箱车运矿^②，同时改进了炼汞炉。这样，更多的利润便源源不断地流进了外国侵略者的腰包。在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八年这短短的十年内，英法帝国主义者竟掠走水银七百吨左右^③。

外国侵略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，激起了工人们的强烈反抗。一九〇〇年，在义和团的反帝运动的影响下，工人们揭竿而起，奋勇斗争，从外国侵略者手里收回了大小碓子。这场斗争虽然遭到中外反革命势力合力镇压，但是，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却使外国侵略者丧魂失魄。曾指使英国侵略者在万山横行霸道的英国外交官柏兰，后来在伦敦还心有余悸地说：“居思往事，实为可惧”。④

辛亥革命后，外国资本家溜走了。在这以后的几十年间，由于连年军阀混战，反动派互相倾轧，加上矿区土匪横行，汞矿生产逐步衰落。这段时期，绝大多数碓子都是地方

① 通事，即翻译，“也司”，英语“是”的音译。

② 矿，刚开采出来的矿石。

③ 见《西南经济地理》。

④ 见甲午年《外交报》，英国《连苏报》译文。

封建势力经营，其中以“举人”陈万益的“德益和厂”规模最大。当时的矿硐，生产方式极端落后，对矿工的统治十分野蛮。整个矿山，阴风惨惨，凋蔽不堪。

一九三七年，抗日烽火燃遍全国。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、新四军为了打击日寇，深入敌后，浴血奋战。但蒋匪政权拒不抗日，退缩西南。国民党行政院所属资源委员会霸占了矿山，和伪贵州省政府合办“贵州矿务局”（一九四一年被伪中央资源委员会独霸，改称“资源委员会汞业管理处”，但当地群众仍沿称它为“矿务局”），直接控制万山各矿硐，对广大矿工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，每年牟取暴利达伪币两百万元以上。

官僚资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，激起工人强烈反抗，矿山怒火，熊熊燃烧，反抗斗争，如火如荼。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伪矿务局更是风雨飘摇，无法立足，大小官员便乘到沦陷区去“劫收”之机而溜之大吉。

“前门走了官僚，后门进来土匪。”伪矿务局一走，万山又被亦官亦匪的杨政国（绰号杨四麻子）霸占。解放前三年，杨政国这个矿山魔王，挂着“玉屏益民股份有限公司”的招牌，把矿山变为一座人间地狱。广大矿工在黎明前遭受了最黑暗、最残暴、最无耻的蹂躏和压榨。

苦难的生活

千百年来，是劳动人民不断地开发了万山宝藏，可是，

封建王朝、外国强盗、官僚资本家吸尽了劳动人民的血汗，填满了它们的腰包，广大矿工却挣扎在死亡线上。

官僚资本对工人的剥削、榨取十分残酷，真可谓无孔不入，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扯水、打砂、烧灶等工种的工人被迫从事长时间的繁重劳动，只能够得到极其低微的工资。扯水工上班以燃香计时，四炷香燃完才能下班，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二小时以上。春雨季节，资本家把竹片插在硐内积水中，要工人把水位抽到竹片上规定的刻度，然后才能下班。硐内积水随抽随涨，工人的劳动时间便无限制地延长下去。背壙工每天背壙几十箩，压断筋骨累折腰，却得不到一文工钱，只是被允许在完成规定的工作后，自己进硐去拣一点残余的壙岩。为了攫取高额利润，资本家大量雇用女工和童工。童工是矿山最廉价的劳动力，一般都被资本家雇来背壙、拣砂，不仅没有工钱，就是下班后进硐拣壙也规定在约莫半小时以内。到时不出硐子，轻则被管班毒打，重则从此不准进硐。

资本家对工人千辛万苦拣来的壙砂也不放过，规定工人拣砂矿上要从中抽取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；其余部分工人不能私自处理，必须送到指定的红岩房去捶，壙岩捶碎后拣出的饱含朱砂的红粉，矿上又要抽去十分之三，剩下的还得拿到指定的灶上去冶炼。资本家的冶炼灶是特制的吸血灶，名为“四六灶”；灶上有三个小孔，炼出的水银有百分之四十六流到他的锅里，剩下的才是工人的。经过这样的“三七开”、“四六灶”，层层克扣，工人所得的已是微乎其微。

伪矿务局统治时期，物价昂贵，工资低微，工人生活每况愈下。请看一九四四年两个月份矿工工资与物价的对照表：

年	月	米一斗	盐一斤	布一尺	矿工月平均工资
1944	1	31元	19元	28元	50元
1944	12	101元	64元	130元	85元

一年内，工资虽增加百分之七十，但由于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实际生活水平却下降了一半。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，物价更是一日三涨，伪币一再贬值。一九四六年三月，一升米（约一·五市斤）价为伪币二千八百元，辣子一斤三千二百六十元。但工人一场（五天）工资才一万元，只能买米三·六升（合五·四斤）；而童工最高工资只够买一斤辣子，最低工资连一升米也买不到。广大矿工“在辣子水里过日子”，甚至连伪政府官方文件也不得不承认：“去岁米如珠宝，兼百物昂贵。春初米价更高，日涨百元，厂方人民遭饥寒之饿苦……多数虚弱渐渐脱形”。^①然而，工人工资与矿务局官俸相比，却是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一九三七年矿务局长每月拿伪币二百五十二元，工人工资平均才十元，局长官俸为矿工工资的二十五倍。^②伪矿务局的官僚们，在工人的白骨上建立起他们的“天堂”，天天吃喝嫖赌、抽鸦片，过着花天酒地、奢侈糜烂的生活。矿工们满腔悲愤地控诉：

① 一九四六年大碛喇厂矿各甲长呈报采管处文。

② 见伪资源委员会《矿业甲种组织职员薪给表》。

打砂苦呀打砂苦，
苦楚日子没法诉。
打得官家象肥猪，
打得矿工皮包骨。

工人在工资低微的情况下，吃的是“一年到头糠菜粑”，穿的是“烂布筋筋破麻片”，大多数拥挤着住在阴湿黑暗的岩洞里。工人何老满一家，三代栖身岩洞，每年还要向地主交二斗米的洞租。即使有的矿工搭了茅屋，也是“三块石头砌成灶，三根木棍搭成房。屋子四面八方空，秧被盖身身冻僵”。万山广大矿工，真是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

资本家为了多捞钱，强迫工人在十分恶劣和危险的条件干干活。当时的坑道，矮小狭窄，弯曲难行，正如歌谣所唱：

坑道矮齐半腰杆，只能爬来不能站。
背上背着砂一箩，双手双脚爬向前。
爬一步，哼一声，乱石戳人箭穿心。
一行脚印千行血，满腔怒火骂老板。

当时的矿山根本没有安全设施，工伤事故，多如牛毛。打砂工进洞，都要过制造火药、装炮、查瞎炮这“三关”。每过一关，都有立即丧命的危险。工人杨满成舂火药时，溅出火星引起爆炸，炸瞎了眼。工人史祖善，在用竹条往炮眼里装填火药时，忽然发生爆炸，左手炸断，晕倒在地，血如泉涌，狼心狗肺的资本家却勒令他“退班”。查瞎炮更是危险，洞里顶棚震松，烟尘弥漫，工人进去常常不是被松岩砸

伤，就是被瞎炮炸死。炮工邢永先进硐查炮时，瞎炮忽然爆炸，当场将他炸死，留下孤儿寡母，厂方置之不理。开采采矿，理应在“掌子面”^①里留下矿柱支撑顶棚。资本家为了抢夺矿柱里面的富矿，常常强令打倒矿柱，造成顶棚崩塌、大批工人伤亡的严重事故。如滑石坡硐塌顶，当场压死工人四十多名；牛鼻子坡硐塌顶，压死工人三十多名；大水硐塌顶，压死工人二十余名。炮工经常在没有安全防护的情况下，爬几十级高梯去打顶棚炮眼，一不小心摔下来，就会粉身碎骨。有个姓梁的炮工从高梯上摔下还未死，狗监工便凶残地将他倒提着腿拖出去，扔进了山涧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矿工进硐就象是进了鬼门关，他们说：“抽大烟的人死了没有埋，下井的人埋了没有死”。矿山老板残害工人的罪行，真是罄竹难书！有首歌谣唱道：

人命当茅草，事故多如毛。
工人卖老命，官家进钞票。

由于采掘方式原始落后，劳动条件极端恶劣，大批矿工患有职业病。矿工长年累月在烟尘弥漫的硐里干活，便会得“烟子病”，即矽肺病。身体再强壮的人，一旦得了这种病，很快便形容枯槁，吐血而死。有个姓唐的矿工，技术熟练，身强体壮，力大无比，大家叫他“唐大王”，资本家都争先恐后地雇用他。后来他不幸染上“烟子病”，不到一年，

① 掌子面，即采掘面，又叫“崖口”。

便丧失了劳动力，落得沿街乞讨，终于饿死在老街火神庙。矿工黄和清得了“烟子病”，被老板一脚踢出厂门，三个儿子先后饿死，剩他一人，整天趴在街上吐黑痰，不几日便死在路旁。冶炼场上，汞毒四溢，许多烧灶工人中汞毒而死，因中毒而致病致残丧失劳动能力的，更是不计其数。老工人李丫头一家，就有四人死于汞中毒。不少过去的烧灶工人，因为当年汞中毒到解放初期还双手颤抖，留下了旧社会罪恶的见证。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广大矿工，在茫茫黑夜里盼望天明。他们悲愤地唱道：

打砂打得皮包骨，吃尽黑烟成痲病。
背堞背得背成驼，塌方冒顶难保命。
炼炉一烧毒气薰，手颤舌烂牙落尽。
矿工苦呵矿工恨，何年何月得翻身？

官僚、资本家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，对矿工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。国民党反动派在矿区设立了“区分部”、“三青团分团部”等反动党团机构，矿务局设有几百人的武装矿警队，地方封建势力也豢养了武装护矿队，用来镇压工人、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。他们还配备了专门监视工人的管班、监工、查工。这批走狗，成天手持棍棒铁尺，四处游转，任意吊打残害工人。工人们都说：“双脚走进槽门口①，好似犯人进牢头。”整个矿山，铁丝网遍布，碉堡林立，戒备森

① 槽门，即碉门。

严，一片阴森的景象。

资本家把工人当作可以任意打骂和驱使的奴隶，他们辱骂工人为“黑颈根”、“打班佬”，把童工比作全身乌黑、形象丑陋、被人喂来叼鱼的鸬鹚（即鱼鹰），直呼为“伪鸬鹚”。伪矿务局强迫推行“挂牌制”、“搜身制”、“罚工制”，对工人进行人身侮辱，监工、管班还利用搜身，任意侮辱女工。工人一旦违反“矿规”，动辄吊打开除，或施以“背火背箩”、“飞蛾打壁”、“上排杠”、“上滚筒”、“悬半边猪”、“薰脑髓子”等酷刑，甚至扔进牢房、关押致死。老工人杨通云、黄春和、刘开发、杨老竹由于触犯了伪矿务局，一九四三年冬被关进牢房。不到一年，黄春和、刘开发惨死狱中，杨老竹趁挑水之机逃脱，杨通云患痢疾，生命垂危，才被扔出牢房，幸免一死。工人稍有反抗，伪矿务局就进行大规模镇压。一九四四年伪矿务局宣布不准拣野墟^①，工人及家属群起反抗，伪矿务局便出动矿警队镇压。他们供认，当时“先将一部分拣墟者逮捕痛殴，分队长复指挥士兵乱枪扫射拣墟妇孺”^②，当场打死打伤工人及家属三十余名，造成严重的张家湾流血惨案。

不屈的斗争

多少年来，矿工的鲜血，染红了万山大地。可是，“中

① 野墟，含朱砂极少而被丢弃的矿石。

② 见《万山第二联防队呈××专署的报告》

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，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”。①广大矿工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光荣的革命传统，没有被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皮鞭、棍棒、枪炮所吓倒；没有在官僚、老板、把头面前屈服。他们恨不得砸碎身上的铁镣，掀翻这吃人的社会。英勇的反抗斗争，一代一代，绵延持续，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史篇。

斗争的初级阶段是个人反抗。汞矿石因含有朱砂，只要将朱砂收集在一起便可以出售，因此，历代矿山统治者都对矿石进行严密的控制。但工人们坚持斗争，结伙进硐挺红岩②，下班不交砂子③，以此抵制资本家的残酷剥削。怠工斗争，更为巧妙。比如打班工打好几个炮眼给管班验收后，只放一两炮，其余的用泥巴敷上，第二天又应付验收。苦难深重的矿工，身上不知留下多少鞭痕镣印，他们不甘忍受资本家和狗腿子们的打骂欺辱，常常奋起反抗，痛打狗腿、巧斗监工。一次，矿警“大队副”刘某在硐里毒打工人，矿工周金友忍无可忍，怒吼一声，高擎起满背箩的红岩，狠狠朝刘某砸去。旁边一个矿警正要上前抓人，桐油灯连碗带油已扣在他头上。接着，两旁的穷工友一涌而上，打得这两只走狗抱头鼠窜。管班陈科子，奸诈诡谲，残暴成性，工人们早就恨透了他；一次，把他诱到预定的坑道内，狠狠揍了他一

① 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，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第586页。

② 挺，即用钎挖取；红岩，含朱砂较多的矿石，呈红色。

③ 砂子，优质矿石或锤碎挑选过的矿石，含朱砂多，可用来炼水银。

顿。此后，他对工人也不得不畏惧三分。可恶的监工彭二麻，更是被童工们痛快淋漓地收拾了一顿。一天，他逼着童工推了一天矿，还不让休息，侂子们气愤已极，商量以后，便有意在矿中打闹嬉戏，半天不推一车矿出来。彭二麻气得七窍生烟，大声叱骂着冲进矿去。这时，只听一声哨响，几十部矿车便风驰电掣般冲出矿来。彭二麻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终因躲闪不及，被撞断了右臂。事后，侂子们还故意怪他挡了道。矿工们的反抗，灭了敌人的威风，长了工人的志气，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精神。

矿工们虽然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，但他们蔑视黑暗的社会，向往光明与自由，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相传在很久以前，一天，几个矿工在矿里采出一个朱砂矿，满身闪着晶莹的红光，矿工们多么喜爱这稀世之宝啊，他们把这个矿子命名为“砂矿坑”。后来，老板知道了，便横蛮地把砂矿抢了去，捧着向县官请赏。走到半路要过一条河，砂矿突然从老板手中蹦起，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河中。老板急忙出钱请人打捞，但再也见不到砂矿的影子。矿工们说：“这砂矿是我们工人的，总有一天会回来！”这传说表达了矿工盼望翻身解放的心情，一直成为矿山流传的佳话。

一九三四年冬，中国工农红军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沿广西西沿山脉进入贵州东部，攻克黎平、锦屏、施秉、余庆等县，打败了国民党军王家烈部，渡过乌江，占领了遵义。红军某部，曾两次路过玉屏县田坪区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当地人民满怀深情地唱道：

一杯酒，清又清，
三五年，过红军，
打富济贫救穷人，
鱼水骨肉心连心。

田坪离万山仅十六公里，那时候，矿工听到许多红军打土豪、分田地、英勇战斗的故事，犹如在茫茫大海中看到灯塔，沉沉黑夜里见到光明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革命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扬。从此后，他们高举“造反有理”的旗帜，把反抗斗争搞得更为激烈，狠狠打击了反动统治者的嚣张气焰。

岩屋坪分矿有个总管班，名叫金为元，平日对矿工一凶二恶，残暴已极，不仅禁止矿工拣野堞，而且在夜晚不准工人点灯，不准大声说话，不准娃儿啼哭，如果有谁扰了他的清梦，他爬起来就要打人。矿工杨华因晚上和母亲说话声音稍微大了一点，金为元这个专横暴戾的活阎王，便冲进屋去用钢丝鞭把他抽打至死。一九三九年某日，金为元又蛮横地吊打工人，几个矿工愤怒已极，忍无可忍，当晚便手执马刀、斧头悄悄摸进他住的楼房，一刀子把他砍了，为阶级弟兄报了仇，为广大矿工除了害。矿山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歌谣：

一九三九年，矿工苦难言，
血债血来偿，刀砍金为元。

另一个总管班“蒋工程”，在冷风碛坑口修碉堡，设牢房，成天带着矿警、监工横冲直闯，对工人动辄罚款、开

除、吊打、投牢，许多矿工被他踢出碉子，衣食无着，流浪街头。工人不可侮！矿工们决心狠狠惩治这魔王。一九四三年四月的一个深夜，几十个工人摸进碉堡，杀了“蒋工程”及在场的监工、矿警，一把火点燃了桐油仓库，腾腾烈焰把冷风砬的碉楼化为灰烬。

斗争教育了广大矿工，使他们懂得团结就是力量。工人的斗争队伍不断壮大，斗争规模不断发展。从小的集体反抗到集会示威和罢工斗争，犹如暴发的山洪，冲击着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。

一九四〇年春，岩屋坪分矿工人为反对伪矿务局的迫害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斗争。大洞喇、万山场矿工积极响应，形成势不可当的斗争怒潮。资本家慑于工人的威力，只得低头，同意复工条件，工人取得了胜利。

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，矿警队开枪镇压数百名刨拣野堽的矿工和家属，激起广大矿工的极大愤慨。他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镇压斗争，上千名矿工联合当地农民包围了张家湾矿厂办公室，到处张贴标语传单，控诉伪矿务局的滔天罪行。他们运用正确的斗争策略，利用国民党“抗战建国”的口号打击伪矿务局的头子李兆霖，高喊：“李兆霖是激成民变策应日寇的主谋者”、“大家要记着‘六·二六’是李兆霖及其走狗们屠杀贫民的一天”等口号，集会示威，吓得伪矿务局的官僚及狗腿们龟缩在碉堡里不敢露面，最后只得撤换了矿警分队长，撤回了不准刨拣野堽的命令，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条件。万山矿工的每次斗争都充分显示了工人阶

级不畏强暴，英勇斗争的精神，使反动派心惊胆战；每次斗争都教育和锻炼了自己，为继续开展斗争创造了更好的条件；每次斗争，都狠狠打击了反动的统治者，并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迎来了新春

滔滔江河归大海，历史车轮滚滚向前。光芒万丈的太阳终于照亮了祖国的千山万水，也照亮了巍峨连绵的万山。古老矿山冲破了千年的漫漫长夜，带着黑暗社会留下的累累创伤，迎来了绚丽的新春。

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六日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万山。从此，长期被反动统治阶级霸占、掠夺的矿山，又重新回到了人民手里，“砂羊”的传说变成了现实。解放后，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这蕴藏丰富的矿区，领导着全体翻身矿工，肃清了国民党残匪，打倒了老板、管班，积极投入了对矿山修复、整顿、扩建的战斗。在短时期里，就把矿山从一个原始、落后，濒于倒闭的烂摊子，改造成为一个初步具有现代设备的社会主义企业。矿工在政治上、经济上翻了身，也从落后的采掘方式中解放出来了。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以刘少奇、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，矿工们积极参加了这场大革命，批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勇敢地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广大矿工，在党的领导下，遵照毛主席“抓革

命，促生产”的指示，发挥出了更大的革命积极性，使生产蒸蒸日上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越来越大的贡献。

如今的矿山，再也看不到解放前那种凋蔽阴惨的景象。一排排、一幢幢的楼房代替了过去的茅草棚、山岩洞；宽阔的公路，疾驰的解放牌汽车代替了过去的羊肠小道、人背马驮；夜里密如繁星的电灯代替了过去稀疏可数的桐油灯火。现在的坑道，再不是过去那“矮齐半腰”的漆黑阴森的硐子，而是两米高、四米宽的宽敞隧道。巷道里，一眼望不到头的日光灯把硐内照得通明透亮；一条条小铁轨直伸向成千米深处的掌子面。在这里，凿岩台车和风钻机欢乐的吼声代替了过去手锤钢钎的声音；一列列满载矿石穿梭来往的电机车，代替了压断筋骨的“砂背箩”；通风管道四通八达，坑道里再没有弥漫的烟尘，严重威胁矿工身体健康的“烟子病”已如瘟神被送往西天。矿工们幸福地唱道：

机器轰轰连天响，井下电灯亮堂堂。

矿工不再吃烟子，永远感谢共产党。

矿石冶炼早已采用了大型的、具有先进水平的炼炉。资本家借以剥削工人血汗的“四六灶”，早已象三座大山一样被彻底掀掉。矿工由于吸进汞蒸气而中毒的时代，已一去不复返了。

现在，矿区工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。医院、疗养所、学校、幼儿园、托儿所、公共食堂，应有尽有。随便你到哪一个矿工家去作客，都会听到他们深有感触地诉说旧社会的

苦，赞美新社会的甜；都会听到他们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发自内心的感激。用他们的话说，新社会的生活好比是“出土的甘蔗节节甜”。

是什么力量使矿山发生了这样惊人的变化？是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，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。这是矿工们切身的体验，一致的回答。

在批林批孔运动中，广大矿工以马克思主义、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为武器，狠批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，愤怒地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妄图开历史倒车的滔天罪行。老一辈的矿工和青年工人一起，大讲整个矿山二十多年的巨大变化，回忆自己的家史、个人的翻身史，更加深刻地认识了“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”的伟大真理，有力地批驳了林彪之流散布的“今不如昔”、“国民经济停滞不前”一类反动谬论，彻底揭穿了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。广大矿工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，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。

“伢鸬鹚”的酸辛

梁志明 口述

你见过灏水河上的鸬鹚吗？

鸬鹚全身乌黑，一根链子套着细长的颈子，蹲在船沿上，不时被打鱼人用竹竿赶到水面，钻到水里叼鱼。它们每天都抓到很多很多生蹦活跳的大鱼，但自己只能吃到几条小的、死的。然而，被万山老板统称为“伢鸬鹚”的矿山童工，却连鸬鹚都不如。

我，就曾是一个受尽剥削欺凌的“伢鸬鹚”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饱尝了生活的酸辛。

我家祖祖辈辈都是雇农，家里穷得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。父亲十二岁那年，沿路帮工来到万山，从此开始了苦难的矿工生活。后来成了家，生了我，苦日子更是雪上加霜。从记事起，我就和母亲在野塘堆上刨塘拣砂，但拣到一星半点砂子卖不了多少钱，很难维持糠菜生活。这样，母亲就只好带着我走村串寨，讨饭度日。九岁那年，母子讨饭来到竹二坪，我就给地主放牛。在地主家三年，被折磨得皮包骨头，身上留下了数不清的鞭痕。一九四六年七月的一天，我

在路上遇到一个在万山挑脚的松桃老乡，得知父亲病倒在岩洞，母子俩又星夜赶回矿山。

父亲这几年被折磨得弓腰驼背，不象人样了，而且得了“烟子病”，整天咳嗽，吐黑痰。他见到母亲和我，就伤心流泪，母亲更是心如刀割，悲痛欲绝。父亲深知矿工苦楚，劝我们母子另寻生路。但在万恶的旧社会，这生路到哪里去找？明知矿山是火坑，也只得横了心，硬着头皮往下跳。

那时的矿山，被杨四麻子一手把持。杨四麻子是亦官亦匪的矿山魔王，他象一个吸血鬼，拚命榨取工人的血汗，对矿山童工更是敲骨吸髓，任意摧残。我十二岁那年，就在矿山当了背篋的“伢鸬鹚”，从此，就象掉进黑暗的地狱！

那时的老板每天临时雇用背篋工，雇多少工人就发多少牌子，没领到牌子的不准进洞。为了求生活，“伢鸬鹚”们每天都要赶早到洞口去等着领牌子。每天天不亮，洞口就挤满了“伢鸬鹚”。他们的年龄都和我相仿，有的还更小些，站着才比背篋高一点。一个个身穿烂布衫，腰捆稻草索，瘦骨嶙峋，赤脚蓬头。等到太阳爬上了坡，管班才打着哈欠，叼着烟卷，右手提皮鞭，左手托牌盒，一摇三晃来到洞口。然后，把牌盒底朝天一扣，“哗啦”一声，将牌子撒得满地都是……。

进得洞来，坑道七弯八拐，象根猪肠子。在这“四块石头夹块肉”的坑道里，只能爬不能站，要把背篋放在胸前，挪一步，爬一步，一步一步向前爬。遇到陡坡，又得转过身子，拖着背篋倒退着爬。洞里一尺多宽的岩路，被“伢鸬鹚”的皮和肉磨得精光溜滑。旁边的岩坎又陡又深，一不小

心跌下去，摔不死也要缺胳膊断腿。最难过的还要算“三角眼”那地方，那里有三个洞眼，只有中间一个能过人，洞眼两边都是深不见底的“地峭”。我的伙伴杨小毛，就因为背墟的时候惦记着快要病死的母亲，在“三角眼”的丫口边一脚踩滑，跌进了“地峭”。当时我只听见一阵哭喊声和端岩滚落声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见到杨小毛。无情的“地峭”就是资本家的血盆大口，长年累月不知它吞噬了多少“伢鸬鹚”的生命。“伢鸬鹚”愤恨地称“三角眼”叫“要命眼”，每次经过这里，都顾不得乱石戳得钻心痛，大帮小，强帮弱，小心翼翼地爬过去。

进洞背墟，本来就是件豁出命干的危险事。可是，“伢鸬鹚”还得处处提防监工、管班的棍棒和皮鞭！

每个峪口都有专门监视装墟的监工。“伢鸬鹚”不论大小，背箩都要堆得冒尖。但是狠毒的监工还要在已经装满墟岩的背箩上，加上一块连他自己都几乎抬不动的墟岩。背上背箩以后，要是谁站不起来，监工的皮鞭就带着响声落在他头上。不少的小毛弟已经背了十多背墟，累得实在站不起来了，可恶的监工不仅毒打他们一顿，还没收了他们的桐油灯，踩烂了他们的砂背箩，把他们撵出碛子。看到这情景，“伢鸬鹚”们都愤愤不平，暗暗捏紧拳头，恨不得一拳捶死这些资本家的恶走狗！一天，我快背满二十箩墟了，但已经累得心发慌、腿发软。两个监工看我支持不住，故意抬起一块大墟岩压到背箩上，我站起来，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、两腿直抖。我明白，只要一倒下去，这一天就等于白干了。想到小

毛弟们的遭遇，看到监工抄着手在一旁冷笑，我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，挺起胸膛，“蹬蹬”地大步从监工面前走过，气得两个监工目瞪口呆，无可奈何。

背着一箩沉重的墟岩，在没有通风设备、氧气不足的硐里爬行，更是遭罪。桐油灯灯芯放少了，燃不起来；多放两根，又是浓烟滚滚，熏得人睁不开眼，呛得人透不过气。费尽气力爬出硐来，一个个全身上下一片漆黑，就象刚从黑染缸里捞出来的一样。我们每天就要这样往返背墟二十次，背一箩，监工在手臂上盖一个印戳，作为凭据。

“伢鸬鹚”是没有工钱的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硐里背墟，唯一的报酬就是凭着二十个印戳进硐拣残余的墟砂。每天背出二十箩墟，我们已经累得腰酸腿软，还急巴巴地等着进硐拣墟砂。好不容易等监工磨磨蹭蹭清点完印戳，听他扯起嗓子吆喝一声：

“放鸬鹚喽——！”

我们就顺着硐口的一百多级石坎，一气冲下去，哪里顾得硐里坡陡、路滑。跑到峪口上，忘了饥饿和疲劳，也不管双手被岩石戳得鲜血淌，埋着头一个劲地找呵、刨呵、拣呵。墟岩都被我们自己背干净了，散落在四周的墟砂，又会有多少？不到一顿饭功夫，监工又扯起破嗓子吆喝起来：

“伢鸬鹚出洞——！”

“伢鸬鹚”们辛辛苦苦背了一天墟，就靠这点时间拣墟砂，都想多拣一点，谁也不愿出去。大家含着泪水，忍着疼痛，一声不吭，睁大了眼睛刨呵、刨呵，恨不得赶快刨出几

颗砂子，找到几块红岩。可恨的监工哪里管我们的死活？他们站在坎子上，拣起石块就朝人多的地方乱砸。有的小伙伴被石块打得东躲西藏，头破血流；有的滚下岩坎，更是跌得骨折腿断。那时候，我们拣的墟砂，真是一颗砂子一滴血，一块红岩一碗泪呵！

我千辛万苦拣了半年墟砂，凑起来有一小堆，听别人说可以炼两斤水银了，心里说不出有多高兴。两斤水银还是可以换不少粮食呵！我盘算着：先把妈妈扶回家来，不要让她老人家再去讨饭，再给父亲抓几副药，治治病；我的裤子破了没布补，净是用稻草拴疙瘩，也该换一条了……。我马上把墟岩拿到红岩房去捶，恨不得一口气都捶成砂子。可是，不等我捶完，管班已提着升子站在我面前了。

墟岩捶成砂子，按规定，一斗砂子管班要抽一升。抽走以后，我看许多成粒的朱砂散落在地面上，正想刨拢来，突然被猛踢了两脚，接着就听管班骂道：“他妈的，不懂槽上的规矩就给老子滚出去！”地上的也是他的，实际上又被抢走一升。剩下的砂子还不准我拿回去，一定要在老板的灶上提炼。吸血成性的老板，为了更多地榨取工人血汗，在冶炼灶上挖空心思，打尽算盘。杨四麻子的“四六灶”就是个吸血灶。灶里有三个气眼，炼成一斤水银，有四两六钱跑进气眼里，归老板所有；剩下的五两四钱水银，老板还要抽地息，一两抽二钱。这样，一堆砂子筛了几道，到我手里的水银还不足八两。最后卖给这帮土匪，又是大秤进，小秤出，明抢暗夺。等我捏着几张票子去赶场，米价又涨了四成，除了买

桐油、付炼水银的柴钱外，我只提回家一升米、两升包谷、二两盐巴。一家三口，还得靠妈乞讨度日。

杨四麻子的盘剥真比虎狼凶、比蝎子毒。我们起早摸黑，累断筋骨折断腰，到头来还是无衣无食。“伢鸬鹚”怎样活下去？要活，就要和老板斗：进碛挺红岩，下班时不交砂子！

管班陈科子，成天象虎狼一样紧盯着我们。有一次，我为给父亲抓药，进碛挺红岩，被陈科子发现了。他把我关进碛堡，把滚烫的木炭渣倒在我背上烧我，我痛极了，大骂陈科子狼心狗肺！陈科子恼羞成怒，和另一个管班抬过滚筒朝我身上狠命压来，当时压断了我的左腿。我痛得昏了过去，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。突然，陈科子又推开碛堡门，站在门口，幸灾乐祸地说：“老子看你还挺不挺岩子！”我两眼直瞪着他，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，狠狠地骂了他一顿，并且大声地说：“没饭吃，还得挺！”陈科子气得一蹦三尺高，嚎叫着要熏我的脑髓子。他喊过一个矿警，拿来几捆稻草，点着火，撒上干辣子，点燃后“卡”地锁上门。顿时，满屋子浓烟滚滚，呛得我喉头焦干眼泪淌。我急忙脱下烂布衫包住头，把脸紧贴在墙脚的缝上透气。傍晚，陈科子领着人来收尸，电筒光一扫，他骂开了：“他妈的，熏不死的穷鬼！”一脚踢在断腿上，痛得我眼冒金星……

陈科子把我折磨得奄奄一息，才扔出碛堡。母亲来领人，还被罚半斤水银。这一次，激起我无比的仇恨。我恨，恨不得砸碎这吃人的社会。我暗下决心，总有一天，要找陈科子算帐！

伤好后，我邀了蔡伢子、徐大毛两个小伙伴，商量了一天，想好了收拾陈科子的办法。一天，我们看见只有陈科子一人在洞外逛来逛去，立即悄悄溜进洞去。蔡伢子和徐大毛隐蔽好后，我故意在近处用羊角锤锤岩石。陈科子听见响声，果然蹑手蹑脚钻进洞来。我们见后，心中暗喜。他走几步，我就退几步，一直把他诱到洞子深处。然后，我就停下来，若无其事地挺红岩。陈科子见了，气得吹胡子瞪眼睛，捋起袖子，举起青杠棒就朝我打来。这时，早已等候在旁的蔡伢子和徐大毛，“嗖”地从两边扑了过去，一个紧抱住陈科子左脚，一拉；一个顺势夺过青杠棒，把陈科子按倒在地，打了他个措手不及！我接过徐大毛手中的青杠棒，又狠狠地朝陈科子打去。大家你一脚，我一拳，揍得陈科子象鬼一般嚎叫，滚在臭水塘里喝黄汤，活象一条癞皮狗……我们一气跑出洞子，冲到山头上，高兴得又叫又跳，觉得总算出了一口气。我们想，要是哪一天，能把杨四麻子、陈科子这些狗财主、臭管班一个个收拾干净，把整个矿山都变成我们工人自己的，那该多好啊！

这一天终于来了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万山飘起了五星红旗！不到一年，解放军击毙了组织土匪进行顽抗的杨四麻子，人民政府枪毙了双手沾满矿工鲜血的陈科子，为广大矿工报了仇、雪了恨。从此，我和伙伴们结束了“伢鸬鹚”凄苦辛酸的生活，成为社会主义矿山的主人！

灏水河再深，没有毛主席的恩情深。旧社会的“伢鸬鹚”怎会忘记阶级苦！我决心跟着毛主席，跟着党，革命生产走前头！

我家八姐妹

姚秀珍 口述

经过寒冬的人，最知道春天的温暖；饱受旧社会苦难的女工，最懂得新社会当家作主人的幸福。卖国贼林彪鼓吹“克己复礼”，攻击我们社会主义制度，妄图开历史倒车，把我国人民重新推进旧社会的黑暗深渊，这是白日作梦、绝对办不到的！

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。它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八姐妹生离死别。今天，我要用自己的苦难经历来揭露万恶的旧社会，让大家看清林彪的反革命狰狞面目！

我的老家在贵州江口县。一九二一年，家中有十一口人：父亲、母亲、我们八姐妹和一个瘫痪的祖母。全家靠租地主黄家几亩山地耕种，生活很苦。

一九二二年夏天，江口久旱不雨，人畜吃水都十分困难，地里的包谷一片枯黄，眼看就可以当柴火烧了。父亲不分白天黑夜从很远的地方挑水抗旱，也没保住禾苗，秋收时一粒粮食也没收，一家人吃穿无着，还欠了黄家的几担租米。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？祖母和父亲、母亲焦急万分，经过

再三商议，最后决定父亲出门打短工。

父亲今天帮张家种菜，明天替李家碾米，象牛马一般干活，工钱也只是一碗半升糙米。我们姐妹多，这点米怎能过得去？母亲还得天天上山挖野菜，维持一家十一口人的活命。

父亲苦磨苦挣，吃食又差，日子长了，弄得一身皮包骨，经常虚弱脱神。回到家来，不言不语，坐在门槛上叹气。母亲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天不见亮就上山，天黑尽了才回家，总想多挖些野菜替父亲分担生活的重担。可是，那时已是隆冬季节，北风呼啸、野草枯萎，尽管母亲天天上山山下、河边土坎到处寻找，但挖回的野菜还是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。

腊月初，父亲病倒了。父亲一病，就象房子塌了主梁，家里炊烟常断，冻饿难熬。母亲是个刚强的人，强忍悲愁，除了天天上山剥树皮，还挨村沿寨讨饭。在那黑暗年月，穷人家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那有剩饭可讨？有钱人家虽然粮积如山，也不会给我们一碗米汤、一粒霉米。

父亲在疾病和饥饿的折磨下，身体一天一天弱下来，到年底便只剩一口气。母亲背着我们姐妹，不知流了多少眼泪……。

除夕这天，有钱的人家杀猪宰羊，大摆年席，鞭炮辟辟啪啪不断，老老小小欢天喜地。而我们家呢，床上躺着瘫痪的祖母、垂危的父亲，八姐妹围着一锅野菜，一盆清汤，凄凄惨惨，冷冷清清。黄昏时分，门外雪花飞扬，虎虎北风从破门缝里钻进屋来，一家人就象掉进冰窖似的。母亲把我们

姐妹拢在一起，让我们用体温互相暖和，然后走到父亲身边，温声细语好言安慰。这时，只见父亲睁开失神的双眼，伸出发抖的枯手指着我们姐妹，断断续续地对母亲说：“你去借……一升包谷沙……来给娃儿……过个年”。话刚说完，就咽了气，父亲就这样在除夕夜永远离开了我们！

父亲死后，家境就更凄凉了。一天，母亲出门没回来，姐妹们饿得挺不住，便在地上拣些耗子屎炒来吃。祖母问炒什么，二姐说炒“黑豆”，祖母便要了两粒，放在嘴里一抿，当即失声痛哭，泪如雨下，边哭边诉：“一家人苦死磨活，到头来还让你们吃耗子屎，这是什么世道啊！”她不愿再拖累母亲，也不愿再看我们挨饥受冻，当晚便带着仇、含着恨，自缢而死了。

在万恶的旧社会，寡妇孤儿的日子真是难过啊！有时一连几个月，我们见不到粮食的影子。有一天，母亲和大姐上山去了，姐妹们一个个饿得直哭。十一岁的二姐没有办法，就在屋外乱挖了一些“野菜”煮来哄大家。四姐和六姐各自吃了一碗，便躺在草窝里喊肚痛，夜里发起高烧，一直呻唤到天明。家中一无钱，二无药，母亲抱着两个姐姐，一筹莫展，心急如焚。第二天，四姐、六姐呻唤到下午才安睡了，母亲赶忙抽身上山挖野菜。大家都以为四姐她们睡熟了，谁知母亲回来一摸，四肢冰凉，手足僵硬，两个姐姐早就断气了。母亲捶胸顿足，呼天抢地地痛哭，声声咒骂那吃人的黑暗社会！

艰难，困苦，母亲实在无力对付了。她不忍看着孩子们

一个个饿死，便一横心，把二姐、三姐、五姐都送给人家做童养媳。大姐那年才十六岁，出嫁到贫苦的陈家，不久，便和姐夫一起到了万山，在冷风碛坑口做工。

就这样，我们八姐妹还不到一年的时光，走的走、死的死，最后只剩七姐和我这三岁的幺妹留在母亲身边。

母亲拖着我们，苦熬了两三年，再也熬不下去了，眼看旧日的惨景，又要重现。恰巧这时，大姐托人捎信来，叫我们母女上万山。于是，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，母亲带着三姐夫、三姐、七姐和我，告别了乡亲，离开了家园。

一路上，我们风餐露宿，沿门乞讨，历尽了艰辛。一天，我们走到舒家湾子，又饥又渴，坐在路旁的一个岩壁下歇脚。突然一块石头从岩上掉下来，打在七姐头上，当即鲜血直冒，幸得当地穷人帮我们找了草药止住血，又给了一些干粮，我们一家才日夜兼程，来到了冷风碛。

冷风碛坑口在一个深谷中。工人们在这里艰难地劳动，却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。大姐一家都在矿上背堞、拣砂、捶红岩，生活也很凄苦。母亲看到这般情景，心里早就凉了半截！但是为了活命，也只好留在这里当牛作马了。

一天，母亲领着七姐去拣堞。七姐在一堆野堞中翻来刨去，连朱砂的影子也不见。后来，她见年龄和她相仿的“伢鸬鹚”都到碛里去背堞，便跟着走了过去，快到碛口时，一只大手抓住背箩，把她狠命一甩，甩出一丈多远。七姐刚要爬起，又被一脚踏在地上。这时，才听到一个监工凶声恶气地骂道：“这是女人来的地方吗？你踩秃了矿顶，踏脏了碛

子，砂子不发了，老子要你的命！”母亲闻声赶到，见七姐倒在地上，又见监工凶神恶煞的样子，急忙抱起七姐走开。

母亲把七姐背回家，揭开衣服一看，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，腰部受了重伤。后来，伤势日重，又无钱医治，不久便含恨而死。七姐刚刚入土，家乡便有人来了。他们告诉我母亲说，可怜的五姐到婆家后，受尽了虐待，婆家是地主，一家人吃好的、穿好的，五姐却干的牛马活，吃的猪狗食，受尽虐待、欺凌；春天患了天花，脓疮长满全身，狠心的婆婆还赶她下田去插秧，晚上回来就死了。母亲接连受到打击，悲愤成疾，一直在家躺了三个月，才能勉强下床挪步。

我八岁那年，母亲给我一把羊角锤，一个烂背箩，对我说：“崽啊！自己找饭吃去吧！”从此，我天天刨坑拣砂，开始了矿山童工的辛酸生活。

十三岁时，我给老板锤红岩，一天到晚弯腰曲背，用尽气力，但所得的工钱却养活不了自己。一天，我锤完红岩，正要回家，突然乌云密布，大雨倾盆。雨后我走出红岩房，看见野坳堆中，有一块被雨淋得绯红的红岩，便走过去拣起揣在怀里。谁知一个可恶的监工突然走来抓住我，诬我是“贼”，把我拖到红岩房，反手吊在屋梁上。我人小体弱，经不住苦刑，不久便昏过去。狗监工用冷水把我喷醒，我只觉得手背钻心地痛，从头到脚，冷汗直淌……

母亲知道后，赶来向监工说：“我是个寡妇，你把我儿手脚吊断了，以后我靠哪个生活？”可恶的监工，瞪起狗眼，不理不睬。我母亲怒火中烧，便大骂他是“狼心狗肺”。

这时，狗监工猛一转身，一脚把我母亲踢倒在地，母亲当即站起来，向监工扑了过去。眼看这般情景，我又急又怒，忽然眼睛发花，觉得天旋地转，又昏了过去……

母亲把我抢出来后，马上背回家中。我的手臂肿得腿一般粗，一个月不能动弹，喝水、吃饭，都要人服侍。

一九三八年，伪矿务局统治了万山矿区。冷风洞来了一个总管班，名叫蒋工程。他为人凶狠歹毒，残暴无比，经常手提长马鞭，稍不遂意，便要打人，工人无不恨之入骨。

蒋工程为了防止女工带砂出去，在红岩房四周筑起围墙，只留一道独门进出。下班时，他把守门房，叫女工排成单行，举起双手、打散头发，张嘴伸舌，逐个搜身检查。他乘搜身的机会，随意侮辱女工。一次，蒋工程乘搜身之机无耻地调戏一个怀孕七八个月的女工，我三姐看不过，说了一声“简直是畜生！”蒋工程举起马鞭就要打人。在场的女工们气愤极了，一涌而上，大骂他一顿，说他就是连畜生都不如！蒋工程看到群情激愤，只好灰溜溜地走了。

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一九四三年，我们冷风洞的工人受尽了伪矿务局的压迫，忍无可忍，团结起来进行斗争，杀了可恶的总管班蒋工程，烧了冷风洞的碉堡。伪矿务局调来大批矿警进行镇压，到处逮捕矿工，搜家捆人，工人怒火万丈，又立即开展了罢工斗争！

十八岁那年，母亲给我招了一个女婿。结婚后，丈夫在洞里打砂，我捶石子，生活仍然很苦。那时的洞子又黑又矮，经常塌顶，瞎炮事故又多，工人生命根本没有保障。每

个妻子都担心丈夫在硐里出事，成天担惊受怕，心事重重。

一次，我丈夫进硐一天一夜还不回家，我做好饭等呀，等呀，一直不见他来。第二天，我心里十分焦急，到处打听，又到硐口去看，但到天黑还是不见人影，只好又回到家里。这一夜，我坐在桐油灯下，心惊肉跳，坐立不安。一会，似听到沙沙的脚步声，好象是丈夫来了；一会，又觉得有人在敲门；一会，又象有人在外面小声哭泣；一会，又仿佛有人大声呼喊，说硐里塌方压死了人……。直到第三天清晨，我丈夫才踉跄着回到家里。我怪他不按时回来，他就大骂狗监工，说狗监工把硐门锁了一天两夜，工人都饿得口吐黄水了，大家把锁砸烂才出来的！

一九四四年，我丈夫得了“烟子病”，伪矿务局便一脚把他踢了出来。家里减少了收入，又多了一个病人，生活真是苦透了。这时，又恰逢我临产，家里什么都没有，为了换到一点粮食，我只好拖着笨重的身子，从大水溪到冷风硐刨野壤。好不容易拣得一背箩，但已经精疲力竭，无法背回家来。但想到自己临产，家中又有病人，便咬紧牙关，顶着火辣辣的太阳，一步一停，边走边歇，六、七里路程，平时半个钟头便走到了，但那天从中午动身，直到天黑才摸到家。一到家，放下背箩，就觉得筋断骨碎，动弹不得，不久就感到肚子阵阵作痛，当天夜里，便生下了我的第二个孩子……。

孩子出世之后，我因为没有饭吃，五、六天了，还没有奶水，孩子饿得直哭。第六天，我挣扎着起来，用两个草蒲垫着腿，强打精神捶红岩。一连捶了三天三夜，母亲才拿着搥

好的砂子去换了三两盐巴、一升米、十二个蛋，熬出了月子。

我家八姐妹在旧社会吃尽辛酸，受够苦难，恨透了人吃人的黑暗社会，日夜盼望翻身解放。

* * *

一唱雄鸡天下白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毛主席派来亲人解放军解放了万山。我们姐妹和广大矿工一样，终于翻身成了国家的主人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我积极参加了清匪反霸、“三反”、“五反”等历次斗争，阶级觉悟不断提高。一九五二年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现在我一家十五口人，有八人参加了工作。住上了大瓦房，家里还有手表、收音机，生活过得很好。我虽然退休了，党组织还经常帮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，帮助我不断提高路线斗争觉悟，而且定期为我检查身体，关心我的生活。三姐也已退休，在国家照顾下，过着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。想想过去，看看现在，真是从地狱走进了天堂。

叛徒、卖国贼林彪鼓吹“克己复礼”，目的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，梦想再把我们打入地狱，去吃二遍苦、受二遭罪。我们工人决不能松懈自己的警惕性。我们要把林彪的反动谬论批倒批臭，要用我们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经历教育年轻的一代，要他们永远不忘阶级苦，牢记血泪仇，永远跟着毛主席、跟着党干革命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，确保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。

虎口谋生

李丫头 口述

我原叫李国民，当我十多岁的时候，正遇国民党反动派四处抓兵，父母亲怕我遭到不幸，便给我留了辮子，男扮女装，换名李丫头。

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我的一家为了谋生，来到了万山汞矿，从此跌进了矿山老板设下的虎口，再也不得脱身。我的四个哥哥和姐姐先后死于汞中毒，被矿山老板和国民党官僚资本榨干了血汗，夺去了生命。今天，我要用这个血泪斑斑的事实，控诉地主资本家的罪恶，揭露野心家林彪鼓吹“克己复礼”包藏的祸心。

跌进虎口

我老家在湖南凤凰县，祖祖辈辈没有房住。到我父亲这一辈，租了地主的一间柴草房。尽管房子四面八方空，但租米仍不低。有一年，因天旱歉收，家里交不起房租，地主便带着狗腿子几次逼上门来，要抢我的哥哥去抵租。父母亲不愿让不满五岁的哥哥落入魔掌，全家便在一夜夜里逃离了凤

鼠。到哪里去安身呢？听说矿山好找钱，于是父亲用箩筐挑着我的两个哥哥，同全家人一起，爬山涉水，历尽艰难，来到了万山。可是，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地是富人的地，天是富人的天，哪里会有穷人活命的地方！在矿山，老板有钱有势，残酷压迫剥削工人，矿工一年到头辛勤劳动，仍然吃糠咽菜。父母见到，大为失望。在万山住下后，父亲到远离矿山的当地方当了地主的长工，母亲便给矿山老板烧灶炼汞。

那时候，矿上采用的都是土法炼汞。烧灶工人在泥灶上安上铁锅，把矿砂倒在锅里，盖上坛子，然后在锅下烧火，使朱砂化为汞蒸气，再经冷却，成为水银。由于坛子和锅之间有缝，不能密封，有毒的汞蒸气便不停地漏出来。炼汞时又必须在汞蒸气最浓的情况下翻开坛子，汞蒸气更是经常直冲工人口鼻。老板、管班为了便于监视工人，还总是把冶炼灶修得密密麻麻，硬挤在一小块地方。整个冶炼场烟雾腾腾，充满着汞蒸气，严重地危害着工人的健康。那时，谁要是当上了烧灶工，迟早要中汞毒。中了毒起初是口腔溃烂，牙齿松落，后来就会全身颤抖，直至痉挛而死。矿山老板是根本不顾工人死活的，为了赚钱、发财，他们养着成批的管班、矿警，强迫工人在毒气弥漫的冶炼场里，守着毒气四溢的土灶炼汞，成天吸着汞毒，为他们卖命。旧社会的万山汞矿，那阴暗的冶炼场，一排排一孔孔的炼汞灶，就象矿山老板的血盆大口，不知吞噬了多少工人的生命！可是，为了养活全家，我母亲也只得硬着头皮，去虎口里面讨生活。

哥俩惨死

当时烧灶炼汞，不仅劳动条件恶劣，而且劳动强度大，工作时间特别长。母亲每天天不亮就上工，天黑尽了才能回家。两个年幼的哥哥在家无人照管，思念妈妈，经常哭得声音嘶哑，两眼红肿。母亲每天回到家里，看到这般情景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为了使两个哥哥得到照看，也免得自己挂牵，母亲只好把他们带着去烧灶。

谁知两个哥哥跟着母亲上工，不久就中了汞毒。他们每天围着母亲喊：“妈妈，我的嘴痛得很啊。”每吃一顿饭，不知他俩哭喊多少次。看着两个中了汞毒的哥哥，母亲心如刀绞，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全家每天连两顿粗粮饭都吃不上，哪还有钱买药治病！母亲只好安慰两个哥哥，说等爸爸一回来就带他们去看病。但两个哥哥的病越来越重，最后手脚痉挛，全身颤抖，还没等到父亲回来看一眼，便相继悲惨地死去。哥哥临死时，母亲眼看着痛苦挣扎的儿子，心都碎了。她咒骂黑心的老板，发誓以后再不去烧灶。可是，在那豺狼当道的旧社会，穷人怎能掌握得了自己的命运？两个哥哥的尸体刚掩埋，姜管班便来到我家，说我母亲无故不上工，除了扣发工钱，还必须立即上班，补足旷工日数。母亲这时已打定主意要跳出虎口去找父亲，便假意要求宽限两天。可是，我母亲还没出门，父亲就衣衫褴褛、两手空空地回到了家里。

原来，父亲在乡下苦熬了一年，得了几斗米。为了携带方便，便把大米换成了纸币，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在途中一个山坳上，被土匪持械抢去。父亲还被剥光衣服，捆在一棵树上。后来，还是一个上山砍柴的农民看见了，才得到解救。

父亲回到家里，得知两个儿子已中毒死去，不禁悲愤万分。他冒着刺骨的寒风，来到茫茫的荒野，面对两堆黄土，喃喃自语：“就是为了不让你们落到地主手里，我们全家人才离乡背井，来到万山。就是为了使你们能够长大成人，我才去给人家当长工。哪里晓得，天这样大，地这样宽，竟不容我们一家活命！……”

再入虎口

第三天一清早，姜管班又来我家，硬要逼迫母亲去烧灶。母亲坚决不肯去，这家伙竟挽起袖子想打人，父亲忍无可忍，“啪！啪！”给了他两耳光。打了这家伙，父亲知道捅了马蜂窝，便叫母亲赶快收拾，当即离开了万山。

父亲和母亲四处飘泊，最后流落到湖南晃县酒店塘。在那里，父亲给一家姓唐的地主当长工，母亲带着吃奶的三哥打短工。生活虽苦，但一想到大哥二哥的惨死，也就宁愿咬紧牙关挺下去……。

没有多久，国民党又来抽壮丁，狗地主便要我父亲替他儿子去当兵。我父亲当然不答应。但想不到，几天后伪保长

突然带来几个乡丁，不由分说，就把我父亲五花大绑，拉着就走。母亲扑上去想打救父亲，但被一个满脸横肉的乡丁打了几枪托，当即昏在地上，多亏穷乡亲们及时抢救，才醒过来。

两个月后，刚强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母亲眼前，一见面就说：“快！我逃出来了，赶快收拾同我走，他们马上就会来抓人的”。

就在当天，父亲和母亲带着三哥逃出了晃县。

到哪里去呢？这样大的天地，父母亲却走投无路。最后，只得硬着头皮回万山，在一个难遮风雨的岩腔里住下来。就在这个岩腔里，母亲先后生下了大姐、二姐和我。那时，整个矿山已被国民党官僚霸占，矿区到处是碉堡、铁丝网，一片阴森恐怖的景象。

三哥十四岁那年，我家搬到一个废矿洞居住，父亲仍到远离矿山的山地方给地主当长工。一天，伪矿务局的黄管班闯进我家，对母亲说，废矿洞是给矿务局的工人住的，要么就去给矿务局干活，要么就赶快搬出去。我们一家五六口人，一时搬到哪里去呢？母亲无奈，只得说：“黄先生，我烧灶中过毒，孩子们又这样小，实在干不了啊”。黄管班用文明棍指着三哥和大姐，恶声恶气地说：“这样大的孩子不出去挣钱，留在家里干什么？”三哥见母亲为难，便气愤地答应去矿务局做工。大姐见三哥这样有志气，也争着要一起去。母亲在一旁着急万分，还没来得及劝阻，三哥和大姐就被黄管班带走了。

悲 剧 重 演

这时的矿山，原始的土法炼汞没有变，工人们繁重的体力劳动没有变。只是土灶更密集了，空气污染更厉害了，凶神恶煞的监工更多了，对工人的压迫更残酷了。冶炼场充满了火烟、汗气和汞毒。监工在镶着大玻璃的小房内，虎视眈眈，如见工人偶然歇息，便提着大棒出来打人。工人们个个胸中积满仇恨，压着怒火。

一次，三哥被烟呛得难受，便走到场外换口气。一个监工看见了，走出玻璃房，抡起大棒，劈头盖脑就打。事隔不久，我大姐因柴湿难烧，一时没把火发燃。一个监工走过来，骂了声“妈的，磨洋工”，举起棒子就打。多亏从四川秀山来的大个子工人老王上前夺过大棒，狠揍了狗监工一顿，姐姐方才得救。事后，矿务局立即要“缉拿”老王，但工人们帮助他逃出了虎口。

三哥和大姐在冶炼场受尽折磨，不到一年，汞毒就把他们折磨得形容枯槁，面色蜡黄。母亲担心悲剧重演，便拖着沉重的病体去伪矿务局管事房要求退工。最后，狠心的管事只答应由母亲去换回两个带病的孩子。

其实，三哥和大姐这时已经严重中毒，回到家里没几天就口吐血痰，手脚颤抖。母亲四处奔走求医，但又无钱买药；向伪矿务局告贷，可恶的管事又见死不救。就这样，我们眼睁睁看着三哥和大姐，又被汞毒夺去了年青的生命。

死亡线上

三哥和大姐死后，母亲日夜伤心，不到半年，又再次中毒病倒了。这时父亲在湖南给一家地主干活，还不晓得三哥和大姐的惨死。请人写信通知父亲吗？笔资就要一斗米，而且还要招呼一顿酒肉饭。当时，我家连野菜拌粗粮都吃不上，哪里有这个能力呢？

母亲病在床上，全家生活无着，不到十二岁的二姐，只好带着我去讨饭。一天，我们讨得几块米粑，想早些给躺在家里的母亲送去，便抄小道回家。不料路过地主房侧，一条大黑狗窜了出来，姐姐为了护我，脚上被恶狗咬了一口，当即血流不止，寸步难行。我抱着姐姐放声大哭，二姐含着泪、咬着牙，说这狗是可恶的地主崽子放出来的，要我记下这个仇和恨。还叫我回去后不要告诉生病的妈妈。当时，我看着二姐的伤口血如泉涌，心里焦急万分，幸亏一个好心的农民大伯，找了点草药给姐姐止住了血，我才扶着姐姐一步一拐回到家里。母亲见了，又是一阵伤心。后来，二姐的伤口化脓溃烂，毒素蔓延全身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……

母亲的病刚有好转，黄管班又来逼她去烧灶。不到两个月的时间，母亲的病又重了。为了救活母亲，不到八岁的我，不顾亲人阻拦，背起砂背箩，拿起羊角锤，提着桐油灯，进碓拣砂背堞，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

我一天到黑和童工们一起在碓里爬呀、背呀；在堞堆里

刨呀，拣呀，被折磨得骨瘦如柴。但我懂得了：要活下去就要同管班、监工斗争，那些国民党、资本家总有一天要完蛋。每当我想到哥哥和姐姐的惨死，我就怒火满腔，恨不得砸碎那黑暗的世界！

换 了 人 间

一九四九年，万山解放了！被旧社会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母亲和所有的矿山工人一样，在死亡线上获得了新生。

雄伟的万山，阳光普照。当年的地狱，如今成了工人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企业。党和毛主席十分关心矿山人民，修通了公路，建起了托儿所、幼儿园、学校、医院和疗养院。多少在旧社会受尽折磨的老工人，如今在疗养院幸福地疗养；多少矿工的后代，在幼儿园尽情欢唱，健康成长。

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矿山生产一天天发展，设备不断更新。旧社会不知夺去多少工人生命的土冶炼灶，早已随着旧制度的灭亡，无影无踪。今天的冶炼厂，房屋宽敞高大，环境干净卫生，自动化运矿，自动化加料，自动化出渣……，代替了繁重的体力劳动。今天的冶炼工人，只要在操作室里把电闸一扳，整个冶炼炉便立即沸腾。旧社会夺去我哥哥姐姐和工人生命的汞蒸气，今天只得在密封的管道里，规规矩矩地变成水银。

解放后，在党的关怀下，我的家庭生活更是幸福，大女儿中学毕业参加了工作，老二和老三，一个在中学，一个在

小学。想想过去,看看今天,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、共产党的恩情。叛徒卖国贼林彪攻击社会主义制度,妄图复辟资本主义,把我们工人再推入资本主义的虎口,用心何其恶毒!我是一个共产党员,我一定饮水思源,翻身不忘本,狠批林彪、孔老二的反动谬论,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,坚持无产阶级专政,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!

扯水恨

张世清 口述

我叫张世清，老家在印江县木黄村。我刚七岁，父母便相继去世。从此，我成了孤儿，到处流浪。十岁那年，我给地主田寿喜看牛。一进门，他硬把我的名字改成来发——因为他的狗叫来宝。有一次，牛吃了四十蓬秧，田寿喜凶神恶煞地跑来，把我打倒在地，还双手掐住我的耳朵，狠命地拖。我怒火满腔，一翻身狠狠地咬了他一口，他便把我拖到烂泥田里乱踩，污水泥浆灌进我的肚子。幸得乡亲们赶来救了我，不然早就被他整死了。不久，田寿喜买了田，摆酒请客。地主老财在前厅猜拳行令，大吃大喝，我和长工们劳累了一天，却叫我们吃馊豆渣。我当时不由得一股火起，端起一盆豆渣，朝前厅砸去。趁着一阵混乱，我逃出了万恶的地主家。从此，我帮工、讨饭，四处流浪，最后来到岩屋坪矿山。

到岩屋坪后，老板见我新来乍到，年幼可欺，便叫我去扯水。矿山老板唯利是图，见砂就打，根本不打排水巷道，结果不断涌出的地下水积在硐里，淹没了掌子面。老板就强

迫工人用特制的竹筒，把积水抽出去。

起初我想，扯水便扯水吧，凭力气我总可以挣一口饭吃！谁知，当我弯着腰钻进了硐里，抬头一看，心里便叫苦不迭。那阴暗的硐子，寒气逼人，水冷石滑，四处弥漫着刺鼻难闻的硫磺烟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硐里空气稀薄，严重缺氧，桐油灯里燃着一把灯草，进了硐子火苗便小如豆粒。从积水的掌子面到硐口，由下而上有十几步“龙”，每步“龙”都排着十来个扯水的竹筒，百来个扯水工用竹筒一步“龙”接着一步“龙”，把积水抽出硐外。扯水工们赤身露体，成天浸泡在齐腰的水里，或坐或站，弯腰弓背地干活。碗口粗的扯水筒，装满水，扯起来少说也有八十斤重。如果扯不上来，可不是好玩的，因为每步“龙”上都站着如狼似虎的监工——“水头”，哪里软劲他就到哪里去打人。硐内只听到哗哗的扯水声，夹杂着“水头”的叱骂声和皮鞭的呼啸声。低头看看水塘，那是什么水呀！污秽发黑的水里，混着放炮炸起的岩尘，漂着粪便污物，腥臭扑鼻，实在难闻。我看这水牢般的惨景，真想插翅飞出樊笼。刚一犹豫，背后“水头”的铁尺就劈头打了下来，没办法，只好拉着水筒干了起来。从此，我便身陷这幽暗的水牢，在岩屋坪给老板白面斋整整扯了两年水。

扯水工的苦难没有边，干上扯水的活路，人命不值一个钱。那时候，我们每天十二小时泡在污水里，污水咀咬着皮肤，双脚都流着血和黄水。人血不是水，可谁又能在那污秽墨黑的水里，辨出哪是污水，哪是工人的血啊！我当扯水工

还不到一年，双脚便泡得稀烂，整整有半年时间，走起路来摇摇晃晃，天天痛得如乱箭穿心！

更加悲惨的是，由于扯水工下身整日浸泡在冰冷砭骨的污水里，扯水发热出汗，又被冷水一激，便常常得“脑水症”。这种病来得很猛，传染很快，染上病的人往往扯着扯着水，一下子就倒了下去。这时，“水头”连眼皮也不眨一下，挥手便叫拉走。人死了可以不管，但扯水是一刻也不能停的。于是，“水头”又出去拉来另一批工人接着干。那些倒下去的扯水工连麻袋片也没有包，就被丢进山沟，或草草挖个坑埋了。另外，棚里根本没有通风口，放炮后硝烟夹着岩尘久久不散，工人长年累月吸这种刺鼻的“冷烟子”，就会得矽肺病，咳出来的是一团团的紫黑发硬的浓痰。扯水工死于这种病的人不知有多少。至于风湿性关节炎，更是谁也不能幸免！有个姓曾的打砂工，双眼被瞎炮炸瞎，只好扯水糊口。不到一年，“冷烟子”就把他折磨得面色蜡黄，枯瘦如柴，趴在棚内，扯几下水，咯一阵血。“水头”哪管他的死活，不但不准他休息，还打得他满身鞭痕。一天，“水头”打了他许久，不见动一下，工友们抬起他浸在水里的头一看——他已经被折磨死了。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扯水工这样悲惨地死去的不知有多少！

扯水工的劳动条件这样恶劣，但生了病老板还不准歇班。有一次，我得了急病，浑身发抖，躺在草窝里滚来滚去。老板白面斋派了两个狗腿硬把我拖到他跟前，然后问道：

“你为什么不上工？”

我回答道：“打摆子，又寒又热，今天要请假。”

“有病就要治嘛！来来来！我来给你治治！”

我知道他夜猫子进宅没安好心，便站着不动。这时，白面斋忽然沉下脸，抡起木棒便朝我打来。我连忙用手去遮挡，左手挨了一棍，顿时撕裂般疼痛，接着，手臂肿得小碗一般粗。我倒在地上，望着白面斋这条恶狼，恨不得扑上去咬他两口。白面斋还不罢休，狠狠地对我说：“去不去扯水？”我说：“有病也兴歇班。你又把我打成这样了，还能扯水吗？”

白面斋一听，火冒三丈，说：“你今天不去，我非把你打成肉酱不可！”说完举棒又要打……

我只好忍着疼痛，怀着满腔仇恨进了硃。白面斋还交代监工当众宣布，罚我加扯四个小时的水。大伙见了，个个义愤填膺，立即把我背进硃里，拿一抱稻草给我垫着先歇歇气。疾病、疼痛、饥饿一齐折磨着我，我怎么拉得动八十多斤重的水筒呢？可是，旁边站着的“水头”，正手持皮鞭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我只得趴在草堆上，用仅有的一丝力气拉着扯水筒。我只感到身上的伤口钻心地痛，自己的血顺着大腿不住地流；我头晕眼花，认不清周围的人。就这样昏昏沉沉地拉着，扯着，不久便不省人事，倒在水里了。等工友们把我背出硃来，我已经只剩下一口气了。

从此我病得不能动弹，一连三个月卧床不起。左臂被打断了，用两块杉木片夹着。天下穷人心连心，多亏一个叫陈

伯妈的大娘，一口汤、一口饭的细心照看，我才从死亡的边缘活转过来。

陈伯妈的日子本来就过得艰难，我不忍心增加她的负担。待我身体稍好一些，我使用绳子吊住受伤的左手出去拣野堍。哪里知道，当我正在堍堆上埋头刨砂时，一个矿警走过来，冷不防给我一枪托，把我打下高高的堍堆，紧跟着堍岩哗哗地垮下来，把我埋在下面。过路的工友见状，忙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扒出来。我的腿压伤了，左手又被压断。

再说狗老板看到扯水工不断死亡，没死的又个个皮包骨头，使不上力气，便到处搜罗工人，而且常常派管班、“水头”抓身强力壮的过路人进碛顶替。不少赶场过路的农民也被抓去，用绳索捆绑，象死囚一样赶进碛子扯水。几个月后，白面斋见我的伤慢慢好了，碛里又缺扯水工，当然不肯放过我，便叫来担保人，逼我回碛去。我想，白面斋是个披着人皮的豺狼，就是死，也不给他干了！于是，趁一个大雪的夜晚，我冒着风雪严寒，顺着崎岖不平的山路，离开了岩屋坪，连夜跑到了万山。

.....

我在岩屋坪扯了两年水，在水牢里受尽了罪。可是，到了万山，找不着工做，为了活命，又给杨四麻子扯水。杨四麻子和白面斋一样，是敲骨吸髓地剥削工人的吸血鬼，可是杨四麻子比起白面斋来，还要狠毒三分。

杨四麻子对扯水工是点香计时的，工人每天上班时点上香，燃完了四炷香才下班，每天要干足足十二个小时有余。在这十二个小时内，根本不容许片刻休息，吃饭时，扯水工们一手拿着饭团往嘴里塞，一手还要不停地扯水。遇到天下大雨，洞内发水时，四麻子便把刻着尺寸的竹片插在水里，硬逼着工人扯满尺寸才准下班。可是，洞里的水随消随涨，就是拚上命也扯不到规定的尺寸呀！我有一次在洞里硬是扯了三天三夜，才得放出来。

扯水工累死累活地干，又得到什么样的报酬呢？杨四麻子说：“我们不仅管吃，还管住哩！”

可是，我们住的是什么呢？是洞里岩坎边的“水棚子”。这“水棚子”四面通风，扔把稻草就是铺盖，翻开稻草，臭虫跳蚤挤成堆，滚成团。吃的是什么呢？老板每天供给我们两顿饭，但饭团子是谷子和砂子捏成的，要想吃口菜，尝点盐巴味，就得利用少得可怜的休息时间拣野蔬。拣得一点，老板还要“二八抽”，买得一点盐巴，真比金子还要贵重啊！到后来，杨四麻子连饭也不供了，扯水工就全靠下班后进洞拣墟砂卖钱来吊命。

杨四麻子这样压榨工人还嫌不够，为了牟取暴利，又玩弄了一个花招，把槽子包给工头打。工头只顾多打砂多赚钱，便强逼工人拚命往前赶。打下的墟背不完，就在扯水工身上打主意，我们每天干完四根香的牛马活，还要被赶进掌子面把墟背出洞才准休息。

有一天，我扯完水，又饿又累，浑身无力，实在支持不

住了，踉踉跄跄地走进“水棚子”，不料管班陈科子拦住了我：

“怎么？你想梭？今天不背完堞莫想睡觉！”

我压住气回答道：“脚烂了，又没得吃饭，背不动呵！”

“你不背？老子的铁尺不认人！”说着抽出铁尺就朝我头上打来。我一闪让过，心想这些管班也太狠毒了，根本不把工人当人看待。我豁出去了！便顺手扬起桐油灯朝他打去，泼得他满头满脸都是油，烫得哇哇叫。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。那边的管班一看同伙被打，便恶狼似的扑上来，没头没脑朝我乱打一顿，我昏了过去。

我被工友们抬到“水棚子”里，慢慢才醒转来。扯水工冉吉祥和几个工友见我被打得这样惨，当即去找杨四麻子说理。不料杨四麻子倒打一钉耙，说工人擅离职守，聚众闹事，要挟矿方，立即把冉吉祥等人关了起来。扯水工们忍无可忍，整个“水棚子”怒吼起来，声明如不放人，明天起大家都不干了，这才迫使他们把冉吉祥等人放了。从此以后，管班们怀恨在心，钻头觅缝地找岔子报复。有一天我扯完水，正在背堞，陈科子无理挑刺，嫌我背少了，要我再加，我不理他，背了就走，哪知两个监工抬了一大块岩子猛地压在我的背箩上。我支持不住，双脚一软，一个趔趄倒了下来。堞岩把我压住，他们还不罢休，说我装死相，左一脚，右一脚，硬把我踢昏过去才扬长而去。

我在杨四麻子的碓子里，扯了三年水，深重的压迫，激起我满腔仇恨，在那黑暗的年月，我是日日夜夜望天明啊！

这一天终于到来了！一九四九年，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了贵州。杨四麻子和他的喽罗惊恐万状，手忙脚乱地准备逃命。一天，陈科子走过我身边，忽然停下脚步对我说：

“红军要来了，你不要扯水了，赶快给我把这堆红岩捶了，好带走”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心想：“你们这些土匪，如今也成了秋后的蚂蚱——蹦不得几日了，我才不捶哩！”

陈科子回来一看，红岩原封不动摆着，便咆哮道：“他妈的，你想把红岩留给红军？”说罢，便把我捆在柱子上，一边打一边问：“说！你是不是想把红岩留给红军！”我咬着牙，就是不开口。

这边扯水工闻讯后，一齐围了上来。一个姓余的大个子一搥抓住陈科子，朝前一搥，把他推出好几步，然后解开了我身上的绳子。陈科子看扯水工们个个紧攥拳头，怒目而视，心里早寒了三分，一转身便溜了。

过了几天，老板一早把我们三十多个扯水工喊到办公室，开初大家都不知干什么，后来才晓得他们想赶在解放军到来之前，叫我们把矿山的主要设备运走。大伙知道解放军就要来了，心里乐开了花，于是约定，决不给老板搬一件东西。这一夜，任随老板、狗腿软硬兼施，要尽花招，始终也找不出一个人给他们干，气得杨四麻子暴跳如雷。但他再也不敢对我们逞凶了，下半夜，他便带着家眷和财宝逃离万山。后来，这个罪大恶极的家伙在岩屋坪的荒田冲被我解放军击毙。

漫漫长夜终于过去。不几日，万山便获得了解放。红太

阳前光辉照亮了矿山，昔日的扯水工成为矿山的主人。从此矿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电动水泵和通风机设备使明亮宽敞的矿井里清静如洗，再也看不到那污黑发臭的脏水，再也闻不到刺鼻的“冷烟子”，扯水工的悲惨生活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这个在旧社会被地主资本家欺压的扯水工，解放后，在党的教育培养下，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。二十多年来，我尽自己的努力为党工作，多次受到奖励和表扬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旧社会扯水工的仇恨，决心时刻牢记毛主席和党的教导，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，使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。

岩洞春秋

何老满 口述

去年秋天，贵州大学工农兵学员，实行开门办学，来到矿山，和我们工人一道开展批林批孔。一天，我带他们到回龙溪去参加批林批孔现场会。一路上，他们精神饱满、朝气蓬勃，畅谈当前革命生产的大好形势。当我们涉过灘水河，爬到马岩山顶时，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无不激情满怀。我当时便邀请他们到我的“老家”去休息一会，他们都很诧异地问我：

“何师傅，这是深山老林，你的‘老家’在哪里？”

我说：“就是对面山上峭壁中间的那个岩洞。”

顿时，他们都不作声了，跟着我很快爬到岩洞口。

多年没回“老家”了，眼看洞口杂草丛生，一片荒芜，往事便一齐涌上我的心头。工农兵学员们要我说说这岩洞为什么成为我的“老家”，我答应了他们，向他们叙说了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历程，……

我祖父原来是铜仁县路腊苦竹坪的一个贫苦农民，家里只有一间瓦房和一小丘“留守田”，生活几乎全靠帮人打铁

来维持。我父亲五岁那年，家里几天揭不开锅，祖父便向地主文福顺借了二十五斤大米。三年后，文福顺拿着帐本来我家，算盘一拨，说我家已经欠他一千斤大米了，并要立即偿还。穷人吃了上顿没下顿，那里还得起这样一笔阎王债？祖父、祖母只好将那间瓦房拿去抵债，然后带着全家人，到三把锤岩洞住下来。

三把锤岩洞在马岩山与大洞喇之间的峡谷里，生在峭壁的半中腰，四周都是深渊，洞内有一条阴河，每逢暴雨过后，阴河水的隆隆声，岩顶滴水的嗒嗒声，使人感到阴森恐怖。就在这个岩洞里，住着七、八户穷人。一进洞口，靠右边的岩壁用竹子、烂席围成的两间小“屋”，就是我们的家。

我们一家三代人在这个又潮湿、又阴暗的岩洞里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。在那漫长的苦难岁月，祖父、父亲拼死拼活地给大洞喇矿的老板黄麻子打铁，但仅能糠菜掺半，糊口活命，买不起一块泥砖、一片完瓦，所以我们这一代姊妹五人都是洞里生，洞里长，吃不饱，穿不暖，垫的是草，盖的是“秧”。就在这个岩洞里，土匪、地主、老板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，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哥哥、二姐先后被饿死、打死，悲惨的往事使我不忍回想。

一九二四年秋，母亲生我二姐后，月子里没有吃过一顿米饭，身体虚弱脱神，全家焦急万分。祖父好说歹说，在老板黄麻子那里“预支”了三吊钱，叫父亲赶紧买来三升大米，准备给母亲煮几顿米饭吃。

就在这天夜晚，土匪头子于老猫带着十多个荷枪实弹的

土匪来了。于老猫明明是个匪头，却又当着基竹坪的保警队长，在大洞喇一带横行霸道，行凶抢劫，无恶不作。那天，他来到三把锤岩洞，先令匪徒“呸！呸！呸！”连放数枪，然后冲入洞内。于老猫狞笑着对父亲说：“听说你给黄大爷做工赚了多少钱，我给你们赶走了棍子客（即土匪）还不快慰劳慰劳！”话一说完，于老猫便叫众匪徒翻箱倒柜，把我刚刚买来的那袋大米抢了去。祖父、祖母一见，心痛极了，忙把大米夺过来。狼心狗肺的于老猫，一个飞脚将我祖母踢倒在地，接着又在我祖父胸前打了两枪托。父亲见年迈的老人惨遭毒打，怒火万丈，向于老猫扑去。这时，于老猫把枪口对准我父亲，连声说：“你敢动，老子毙了你！”于老猫这伙匪徒就这样把我家洗劫一空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我家遭土匪抢劫之后，生活更加艰难，不久，祖父、祖母便相继饿死在岩洞里。

旧恨未消，又添新仇。一九二七年八月，土匪头子于老猫又带着匪徒来了。他提着盒子枪，闯进我家，气势汹汹地对我父亲说：“何启芳，今天你要交‘治安捐’十块大洋”。父亲回答说：“我们一家穷得连饭都吃不上，哪里有钱来‘交捐’？”于老猫把毡帽往后脑壳一推，疾言厉色地说：“出不起钱，就出人！”说着就指使众匪徒捆我父亲，母亲忙上前拦住，说：“一家老小全靠他活命，你们可不能把他带走啊！”

于老猫不由分说，一把推开我母亲，将父亲五花大绑，押到基竹坪保警队，毒刑拷打，然后关在他们私设的监狱

里。一个月后，千老猫看我父亲身上榨不出油水，才将我父亲毒打一顿，放了出来。

父亲回到家里，遍体鳞伤，动弹不得，不久伤口又溃烂化脓，家里无钱医治，拖到十月初，便含恨离开了人间。

父亲死后，母亲怀着满腔愤恨到伪乡公所去告状。伪乡长见到我母亲，便大声喝斥：“滕桥桥，你嫌命长了，敢在这里吵吵嚷嚷，站坏门槛。给我轰出去！”于是，几个背枪的乡丁，拳打脚踢，将我母亲赶出门外。

豺狼当道的世界，穷人哪能报仇伸冤？母亲只好含冤吞恨，背着我，走村串寨，沿门讨饭，讨得一碗半碗残汤剩水拿回岩屋，加上野菜，煮成稀汤，养活我们姊妹。

一九三〇年冬天，哥哥、二姐病倒了。饥饿、疾病把我哥姐折磨得好苦啊！不到半个月光景，他俩便瘦得皮包骨头，不成人样了，天天眼巴巴地望着我妈，想要一口米汤喝。一天，母亲背着我，领着大姐，进城讨饭；好不容易讨得一碗馊饭，连忙迎着呼啸的北风往回走，心想久病的哥姐，今晚可以吃到一点汤饭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我们回到岩洞，洞内寒风呼呼，雪花飘舞，哥哥张着嘴巴，手拿草根，跌在洞门边；二姐倒在地上，手捏泥土，都已冻饿而死了。我们看到这般惨景，心如刀绞，悲痛万分；母亲抱着死去的哥哥和二姐，呼天抢地，哭了一夜。

* * *

一家人死的死、亡的亡，只剩母亲、大姐和我。天寒的

堂姐夫见我们孤苦凄凉，便帮着母亲犁了那丘“留守田”，栽上稻秧；经过母亲的辛勤劳动和精心管理，稻子长势很好。秋天，金黄的谷穗粗壮饱满，沉甸甸的压弯了稻杆，穷乡亲见了都说：“老满家今年可以吃上一顿饱饭啦”。可是，马岩乡的大地主文老益连一顿饱饭也不让我们吃，他早就起了歹心。

本来，我家那丘“留守田”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唯一家产。这丘田夹在文老益的田中，祖父还在时，文老益就想霸占它，几次三番给我祖父讲：“把你那丘‘留守田’卖给我吧”。但我祖父总是不肯。这时文老益见我祖父和父亲已死，又仗着他是保警队长，便想霸占那丘田。于是，在稻谷将要成熟时，带着狗腿，拿着棍棒，站在田埂上一阵乱打，将谷穗纷纷打落在地。母亲走到田里，看到谷粒满田，稻杆折断，不禁泪流满面，哭道：“是哪个没良心的糟蹋我家的谷子！”那里想到，这话传到了文老益的耳里，这个狗地主咬牙切齿地说：“滕桥桥这泼妇竟敢骂我，老子今晚要杀绝她全家！”

天下穷人是一家。文老益的长工文福喜得知文老益要杀害我们，连夜绕小路跑来告诉我母亲。母亲连忙抱着我，拉着大姐，背着我家唯一的破棉絮，向山林里跑。我们三娘崽刚走到离岩洞不远的刺蓬边，文老益带着狗腿已经来到洞门口，只听他大声吼道：“何启芳的老婆在洞里吗？”邻居急忙掩护说：“她们几娘崽早上出去讨饭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”文老益见洞内无人，便叫道：“给我搜！”几个狗腿提着灯

笼，在岩洞周围搜了一遍，没有搜着我们，才走了。

母亲带着我们连夜逃到通木喇，在岩洞躲了三天三夜，一点不敢露面。第四天早上，母亲听说我家的“留守田”已经插上文老益的地牌了，气愤万分，要去和狗地主拚命，穷乡邻百般劝阻，才把母亲劝住。一年辛苦全落空，祖辈留下的“留守田”也被地主霸占了，我们没法生活下去。母亲忍痛把大姐送给别人当童养媳，天天背着我讨饭，四处流浪，从马龙溪到漾头，从凉水井到茶溪、甘子坪，最后到了岩屋坪。

在岩屋坪矿山，为了养活我，母亲只得改嫁。继父是个打班工，在老板兼土匪头子杨保的矿上干活，母亲也在矿上拣砂。家里同样一贫如洗，上无片瓦，下无插针之地，只有在天王庙下面的一个岩洞里安身。但就是这个天生的岩洞，地主老财也说是他们的，硬逼着要“洞租”。

一九三七年秋，湖南凤凰县的土匪头子谭汉清同国民党独立团的“团长”白面斋为了争霸大洞喇矿山，动枪动刀，打得不可开交。谭汉清打不赢，向岩屋坪方向败退，白面斋便令独立团伪兵到岩屋坪“清匪”。

这些土匪、官僚象疯狗一样，恨不得你咬死我，我咬死你，但他们都拿老百姓、穷矿工当牺牲品，想杀就杀，想砍就砍。

独立团的伪兵来到岩屋坪矿山，把一百多工人赶到包谷坪，说：“从大洞喇过来的都是土匪”。当场把打砂工晏合巴抓起来，连同一个姓田的挑水工，一个姓滕的打铁工，一起打死在坡上。晚上，伪连长带着兵丁，挨家搜查盘问，一听我继父是从大洞喇来的，便把继父抓走，关了一天一夜才

放回来。

第二年冬，独立团又来“清匪”，继父怕再遭诬害，决定离开岩屋坪。岩屋坪乡的伪保长田有道知道了，竟带着三个拿枪的狗腿，来对我们进行敲诈勒索。

田有道走进我家，双手将拐棍往地上戳了两下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住我家岩洞，每年洞租三斗大米，我今晚就要收清！”

“饭都吃不上，现在交不起。”继父回答说。

“交不起？”田有道狗眼一瞪，粗声吼叫道：“你头顶我的天，脚踏我的地，竟敢抗租不缴吗？”

继父理直气壮地说：“你拿多少钱买的天？拿多少钱买的地？这岩洞是它自己生成的，又不是你修的，为什么要年年向你交租米？”

田有道一听，跳起八丈高，吼道：“你这穷打班，好大的胆子，你抗租不缴，还敢顶撞保长我！你是不想活了？！”说完就往乡公所走去。

田有道走后，继父说：“看来又要遭殃，今天晚上要赶快离开这里”。在那黑暗的社会，我们往哪里走？继父同母亲想来想去，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大洞喇矿山谋生。数九寒天，我们逃到大洞喇，还是无处栖身，只有住在水沧溪朱砂岭的岩洞里。

* * *

我七岁那年，家里生活实在过不下去了，便到岩屋坪矿山当了背篋工，开始了苦难的矿工生涯。那时，我每天早

上天不见亮就被赶进硐里。硐内稀薄污浊的空气，憋得人直喘粗气，特别是每天下午放炮后，管班不等烟散，就逼着我们进硐，油烟、火药烟熏得人睁不开眼，呛得人喘不过气，个个背喘工眼泪淌、鼻涕流、喉咙干、头发昏。我们背一背堞，才能领一个小牌，十背堞才能领得一个大牌，拿着大牌，还拿不到钱，只是准许我们到掌子面去拣残砂。背出一箩残砂，还要由管班分成三股，他们得两股，我们只得一股。

一天，我清早进硐后，一连背了六、七背堞，肚饿无力，坐在地上喘气。管班刘麻子看到后，大骂我是“偷懒的小杂种”，扭住我的耳朵，拖到管事房，“啪！啪！”就是几耳光，打得我晕头转向。母亲同继父闻讯赶来，刘麻子还罚了我母亲六吊铜钱！

我十岁那年，有一天早上，土匪头子杨保来到硐口，双手叉腰，右脚跨在硐门上方，皮笑肉不笑地喊我：“娃崽，你来从我胯下钻过去，老子今天让你拣好砂”。我感到受了莫大的侮辱，脸一扭，站着不动。杨保见这情形，破口大骂：“妈的，露水毛没干的娃崽也来骗我的饭吃！”一脚把我踢倒在消坑边，灯盏一时脱手，桐油泼了满地，砂钩也掉到消坑里去了。幸得打班工刘家豪上前一把抓住我的右手，否则，我一定摔死在三丈来深的消坑里了。

当时，我怒不可遏地质问杨保：“你为什么踢我？”杨保还胆敢手打我，在场的矿工群情激愤，立即围拢过来，杨保怕吃眼前亏，才夹着尾巴跑了。

在那苦难的岁月，我们工人走到哪里都是给资本家当牛

马。在大洞喇矿山时，有一次，我在硐里推车，用尽力气推了九车矿，已经又累又饿，第十车推到硐口外面下坡时，车子一歪，我无力驾驭，便翻了。我被甩到一旁，块石满坡乱滚，车子也撞坏了。监工走过来，不分青红皂白，举起竹板就往我身上乱打，幸得工人滕传树为我解辩，事情才算平息。

一九四〇年春，我同打砂工滕传树一起，给老板制火药。一天中午，我们抬着一桶五十公斤的火药，往掌子面走去。突然，一颗灯火爆进桶内，顿时火焰腾空而起，我全身着火，疼痛难忍，倒在地上乱滚，最后，掉进一个二十米深的消坑。母亲得知，急忙赶来，刚走到硐口，老板苏万奎一把拦住，大声骂道：“贱妇，滚开！莫进去冲走了我的洞神，打脏了我的碓子！”这时，幸得打班工杨老应、曾长强不顾危险，冲进烟雾弥漫的硐里，到处寻找，才把我从消坑里救了上来。抬出硐时，母亲、继父见我全身烧伤，不禁捶胸顿足，伤心痛哭。

狼心狗肺的苏万奎，不但不给我和滕传树治伤，反要我们赔偿他的火药，我们当然不能答应。第三天，他便宣布，我们都被开除了。

黄连苦，苦不过矿工苦，没等烧伤痊愈，我又给另一个老板修炮杆。一天，监工说炮杆少了一根，把我拉到管事房，用竹板将我的左手心打出一道二寸长的口子。在那万恶的旧社会，资本家和狗监工的铁尺、木棒和皮鞭在我身上留下了多少伤痕啊！

在大洞喇矿山，继父经不住资本家的剥削和折磨，与世

长辞了。从此以后，我身上的担子更重，母亲同我的生活也更艰难了。一天中午，我下井背筐，实在又累又困，想坐下歇歇气，谁知一坐下就睡着了。矿警刘三毛看到，猛踢我两脚，说：“何老满，你偷懒睡觉，今天不准你拣砂！”我一听刘三毛说我偷懒，不准拣砂，满腔仇恨涌心头，放下背箩，站起来说：“刘三毛，人是肉做的，累了也兴歇气，一背筐多重，你知道不？”刘三毛见我竟敢顶撞他，举起皮鞭就要打，我一把夺过鞭子，他便拣起一块茶缸大的石头朝我脸上砸来。我不及闪躲，石头打在嘴唇上，当即掉了一瓣门牙，血流如注。伙伴们为我不平，向管班王守仁告状，但他置之不理。

这天晚上，穷工友来我家探望，个个怒火填膺，大家商量好，要杀杀老板和狗腿的威风，让他们知道工人不是好欺侮的！

第三天，天刚拂晓，住在水泥溪的伪矿务局管事人员，突然集合到大洞喇矿部开会去了。矿上只留管班王守仁一人看守。我们看准了这个好机会，便相约着去上班。早饭后，王守仁拄着拐棍，从房内走到屋檐前，举起铁棒“当！当！当！”地敲那烂铁钟，还伸长脖子乱嚷，赶我们进硐。这时，我同几个工友已经走到房子旁边，故意慢拖拖地不进硐，王守仁当即把眼一瞪，说：“你们几个干么慢吞吞的，快给老子进硐去！”我故意走向前去问他：“王管班你给哪个充老子？”他听我问，非常傲慢地回答说：“我充你老子又怎样？我要你多打班多赚钱，不好么？”一个工友立即反问他：“什么多打班多赚钱，我问你，我们一天拚死拚活地

干，连饭都吃不饱，钱在哪里？”

我接着又问：“你身为管班，刘三毛行凶打我，你为什么不管？”

王守仁见话不对头，想压我们，厉声说：“你何老满偷懒，打死活该！”我听到这话，怒火中烧，一步上前，揪住他的衣襟，就给他一记耳光。工友们一涌而上，将王守仁团团围住，拉到屋内，关上门，你一拳，我一脚，打得他跪在地上喊：“饶命！”

临走时，我警告王守仁：“今后不许你毒打工人，克扣工钱，也不许你把今天的事向矿务局报告，不然，我们就对你不客气！”王守仁垂手弯腰，连连点头。

痛打管班的消息在工人中传开后，工人们无不拍手称快。

一九四九年，苦难的岁月终于结束了。共产党和毛主席派来亲人解放军，解放了我们的矿山。从此，我们一家走出岩洞，住上瓦房，生活越过越幸福。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阶级觉悟逐步地提高，一心跟着党干革命，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，并加入了党的组织，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

叛徒、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，鼓吹“克己复礼”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，我们一千个不答应！一万个不答应！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，牢记党的基本路线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，永远跟着党，永远跟着毛主席，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！

何处申冤何处家

刘黑子 口述

我从八岁起，就在矿上当童工。提起旧社会，我满腔怒火；说起我家在旧社会的经历，我悲愤难言。在旧社会，恶霸地主逼死了我的父亲，杀害了我的哥哥，烧毁了我家的房子，害得我们家破人亡；国民党的官僚和地主、恶霸勾结在一起，对劳动人民实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，逼得我们走投无路，有家不能归，有冤无处申。今天，在毛主席、党中央领导下，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。可是，叛徒、卖国贼林彪却效法他的祖师爷孔老二，拚命鼓吹“克己复礼”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，把劳动人民重新推进旧社会的苦难深渊。这是我们矿工决不能容许的，也是绝对办不到的！

我家原住湖南麻阳迁藤岩，祖祖辈辈都是贫农，到我父亲这一辈，仅有的家产是一间破草房。我们共有兄弟四人，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和大哥便给寨上地主当长工。母亲除打柴卖草外，还常常给地主家做短工。我们家三个劳动力成年累月的干活，到头来只能半糠半菜，勉强活命。

寨上有个恶霸地主刘林桥，是迁藤岩一带的伪保长。他

一口金牙，满脸横肉，是个非常歹毒的家伙。他家有十几条枪，一百多亩田，雇了四、五个长工，到农忙时，全寨的穷人差不多都给他做短工。刘林桥凭着自己的家大、业大、势力大，横行霸道，无恶不作，方圆几十里的穷人提起他来，个个恨得咬牙切齿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大哥刚满十七岁，身体长得结实，刘林桥早就看中了他。冬天，刘林桥便要我大哥给他当长工，兼作保丁。我母亲知道后，便对父亲说：“孩子爹，刘林桥抓兵派款，横行霸道，还勾结土匪明抢暗偷，乡亲们对他都恨得入骨。他要叫大儿子去他家，这可千万去不得，我们虽穷，也不能帮着他欺侮穷乡亲啊！”我爹心里明白，默默点头。

刘林桥见我大哥不愿给他卖命，便怀恨在心。

一天夜晚，门外大雪纷飞，屋里冷得象个冰窖，我们全家又冻又饿，蜷缩在一床破棉被里。突然，一阵汪汪的狗叫声，由远而近，接着便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和吼叫声：“开门！开门！”我和弟弟吓得直往破被里钻。没等我爹去开门，“咣啷”一声，薄板门就被一脚踢开，一个警官带着几个警兵闯了进来，一道强烈的电筒光射在我父亲脸上。警官问：“你是刘昌云吗？”父亲纳闷地回答：“是的，你们有什么事？”“什么事，跟老子到县里去一趟，自然清楚！”说着，几枝枪对准我父亲，推着就往外走。

这时，母亲再也忍不住了，一纵身扑了过去，说：“深更半夜，你们凭什么抓人？”警官把脚一躁，恶狠狠地说：

“凭什么抓人？老子连你一起抓！带走！”就这样，父母亲都

被抓到伪县政府去了。后来才知道这是刘林桥干的。他用钱买通了伪县官，诬告我家私通土匪，叫警兵来抓入。

伪县官对我父母用了种种刑罚，妄想屈打成招。我父母没有通匪，当然不肯承认。一时无法定案，他们便把我父母投进牢房。

父母坐监后，生活的重担就落在刚满十七岁的大哥身上。大哥每天除了给地主放牛放羊，还在山上拣干柴背回来卖给别人，拚死拚活地挣钱来养活我们。可是，刘林桥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见我们弟兄几个还没有饿死，就扬言要抓大哥的壮丁。大哥知道后，只好避难他乡。离家时，弟兄四人抱头痛哭。大哥走后，我们再也无法生活了，不满十一岁的二哥便带着我们沿寨乞讨。

几个月后，伪县官看从我父母亲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，便把他们从监牢里放了出来。可怜父母亲回到家，只见屋子空空荡荡，门窗上结满了蜘蛛网，孩子们一个也不知去向。妈妈心里一急，一下子就昏倒在地上。乡亲们闻讯赶来，七手八脚地招呼我妈。妈醒来向乡亲们打听，才知道我们的下落，她找到我们时，一把将我们抱在怀里，泪如雨下……

刘林桥知道父母亲从牢里出来了，第二天便带着狗腿子闯进我家，威胁我父亲道：“你大儿子当土匪去了，限你两个月内把他找回来，不然，那就把你们全家赶出寨子！”说完，便带着狗腿子扬长而去。刘林桥这一手，真如晴天响炸雷，把我们都惊呆了。大哥分明是他刘林桥逼走的，他却硬给大哥加上土匪的罪名，真是狠毒已极！但是，为了全家人

的活命，父亲只好拖着病弱的身子，出门去寻找大哥。两个月后，期限到了，大哥没有找回来，父亲却有家不能归，含恨饿死在外乡。

一九三九年腊月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土匪，风高放火，月黑杀人，抢家劫舍，强奸妇女。刘林桥这个强盗贼心不死，竟想混水摸鱼，乘机杀害我们兄弟。

一天夜里，我妈进城卖柴还没回来，刘林桥带着四个狗腿，化了装，打着火把，提着刀，凶神恶煞地向我家奔来。这时我和幺弟已上床睡觉，二哥还眼巴巴地站在门口等妈妈回来。二哥一眼认出来人就是刘林桥，吓得赶快跑回屋内，插上房门，一把将幺弟和我抱下床来，藏在后门边的草棚里。他自己还没来得及躲藏，刘林桥这个强盗已来到门边，他一脚将门踢开，几个狗腿一涌而进。二哥见势不妙，正想夺门而出，刘林桥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，拦住去路，二话没说，对准二哥，劈头就是一刀。可怜二哥刚喊出“保长杀人……”就倒在血泊中了。几个狗腿子没搜到我母亲，就在屋里乱翻乱戳，然后拖了一捆稻草放在二哥身上，点起火，想把房子也一起烧掉。幸得当时突然雷电交加，大雨倾盆，我和幺弟才幸免一死。

刘林桥走后，我抱着二哥烧焦了的尸体大哭。早晨雨止天晴，妈妈才回到家来，看见二哥惨死，悲愤已极，更是哭得死去活来。旧恨未消，又添新仇，我母亲大骂刘林桥，打定主意要告刘林桥的状，要报仇，要申冤！

刘林桥杀了人，放了火，还扬言不准我们再在迁藤岩立

是，不准我们再住已经烧掉屋顶的房子。天下穷人心连心，乡亲们都为我们一家愤愤不平，他们凑了干粮，让我们母子去告状。就这样，我们母子三人怀着深仇大恨，离开了家园，告别了乡亲，步行前往麻阳县城。到了麻阳，我们找了个破庙安身，当天晚上母亲就请人写了状子，第二天上午就递给了伪县政府。

后来才知道，刘林桥听说我们母子到麻阳去告他的状，当天便带着两个狗腿子抄小道赶来，想半路杀害我们。幸亏我们走的是另一条小路，刘林桥的毒计才没有实现。可是，刘林桥并不就此罢休，他立刻用三百块大洋，买了一份厚礼送给伪县长和一个姓李的伪营长，要他们相机行事。

几天过去了，母亲见递上去的状子如石沉大海，便把弟弟安顿在破庙里，带着我去伪县政府问个究竟。那知伪县长和伪营长早就和刘林桥串通好了，我们来到伪县府，便被关押起来。

当天，伪营长便审问我母亲。他问：“你说你二儿子是刘林桥杀害的，有什么凭据？”母亲说：“是我三儿子亲眼看见的。”他反咬一口，恶狠狠地说：“那是土匪装扮的，你无凭无据，信口诬告，该当何罪？”母亲气得浑身发抖，回答说：“是我三儿子亲眼看见的，怎么能说是诬告！”伪营长一时无话可答，恼羞成怒，把我母亲打了一顿，押了下去。

过了一会，伪营长又把我叫了去，连哄带吓地要我承认是认错了人。那时我年纪虽小，但恨透了那些吃人的野兽，

我一口咬定是刘林桥杀了我二哥。他无计可施，抓起皮鞭，劈头盖脑朝我打来，口里一个劲地骂：“你小子嘴硬，我就不相信治服不了你！”我年小体弱，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毒打，当即晕了过去。等天黑我醒来时，才发觉是被单独关在一间屋里。这时，又听门“砰”的一声被踢开了，我忍着疼痛转过身去一看，见伪营长身背短枪，正快步朝我冲来。他一把将我提起，吼道：“兔崽子，你现在还说不说是保长杀了你二哥？再说老子马上毙了你！”看着他那副狰狞相，想到二哥的惨死，我咬紧牙关，迸出一句话：“就是刘林桥杀死了我二哥！”伪营长气青了脸，恶狠狠地把 我拉出门外，拿着枪，朝着我的头侧、腋下、胯下，“啪！啪！啪！”连放三枪。枪停后，伪营长又问：“你还说你二哥是刘林桥杀的吗？”我瞪了他几眼，答复的仍是那句话。伪营长气得暴跳如雷，命令两个随从，连拉带推，把我丢进母亲的牢房。

伪营长的硬攻没有使我们母子屈服，第二天上午，伪县长便亲自出马来软攻。他在客厅里摆了一桌好吃的东西，找人把我带去，装着慈悲的样子，叫我随便吃，然后，把嘴凑到我耳边，小声对我说：“听说你二哥是土匪杀死的，是真的吗？”我摇摇头说：“不是的，是刘林桥杀死的。”伪县长说：“如果你说是看错了人，我给你们一点盘缠，放你们母子回家去。”我说：“不管怎样，反正我二哥是刘林桥杀死的。”这下可激怒了这个道貌岸然的狗县长。他立刻沉下脸来，骂我们母子：“狗崽坐轿，不识抬举！”吩咐儿

个卫兵，把我们母子赶出县衙门。母亲和我含恨回到破庙，么弟已饿得奄奄一息。母亲见这里无法呆下去了，伪县长又下命令，不准我们母子在城里乞讨，便带着我们弟兄往芷江一带流浪。

到了芷江，听说芷江城里有“顾司令”，母亲便买了一块白布，撕成两半，请人在白布上写上“申冤”两个大字，挂在胸前和背上，一手牵着我，一手抱着么弟，在伪司令部门口大声喊冤。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见我们母子穿得筋筋吊吊，便眉头一皱，大声吼起来：“干什么的？青天白日在司令部门前聚众闹事！活得不耐烦了么？”说着，就吩咐站岗的两个卫兵把我们撵开。母亲不服，又向伪司令部走去，两个卫兵见我们母子又来了，提起枪托，对着母亲就是一阵乱打，还一把扯掉母亲身上的白布，又将我们三人撵了出来。母亲气极了，把我和么弟安顿在路边，大骂卫兵不讲道理，独自一人往司令部里冲，结果又挨了一顿乱棒。我妈这时终于明白了：地主和官僚是穿一条裤子的。俗话说：“衙门八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。”在万恶的旧社会，政权在地主、官僚、资本家手里，“衙门”是他们用来压迫老百姓的，穷人要想申冤雪恨，怎么能去找“衙门”呢！

我们一家从此有家归不得，沿街乞讨，途经麻阳、芷江、安江等地，于一九四〇年流落到大洞喇矿山，在一个岩洞里安了家。母亲给资本家烧灶炼水银，我刚满八岁就当了童工。

那时矿上的童工都是十一、二岁的苦孩子，他们打着赤

脚，光着屁股，背着背箩，每天在硐里背墟。我初下矿井，年小体弱，背不动墟，便被叫去服侍监工，每天起早摸黑地干活，经常挨打受骂。我十二岁开始给老板背墟，背一趟墟，老板发给一块牌子，每天凑足二十个牌子才准进硐拣残余的红岩，算是一天劳动的报酬。我每天天不亮就进硐，天黑尽才能回家，硐子又矮又小，有些地方只能爬着过，七、八十斤重的墟压得腿软腰折。我十五岁那年，母亲因为长期烧灶，中了汞毒，卧床不起。为了养活母亲和弟弟，我不分昼夜地在硐里干活，饿了喝点凉水充饥，累了躺在硐内喘息，不久就因为劳累过度而病倒。于是，刚满九岁的弟弟又进硐给资本家背墟了。在那黑暗的旧社会，我们就是这样地苦熬着，挣扎着。

* * *

解放后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广大穷苦矿工翻了身，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。在党的教育培养下，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我弟弟成为岩屋坪分矿的一名技术工人。我们看到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，看到我们的后代幸福成长，心里充满了对毛主席、对党的感激之情！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血泪家史，决不允许林彪一类在中国复辟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。我一定和同志们一道，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深入批林批孔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，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争取更大的胜利。

金剛鑽的故事

在岩屋坪礦山，流傳着這樣一個傳奇故事——

一九三五年秋天，岩屋坪礦山來了一個十六、七歲的青年。他個子不高，臉孔黝黑，濃眉下，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忽閃忽閃地，就象明亮透徹的清泉；做起事來，手脚麻利，顯得机灵、精干。

在礦上，人人叫他“金剛鑽”。但是，大家都不知道他為什麼叫這個名字。

一個和他同來的礦工說：他的父母都是種田的，因為交不起租子，双双被地主逼死了，丟下他這個孤兒，也被地主抓去放牛抵債。他天不亮就得上坡，天黑了才准回來，吃的豬狗食，還經常挨打受罵。

這個地主是當地一霸。他明靠官府，暗通土匪，魚肉鄉民，無惡不作。有多少受害的人告了他的狀，都被他整得家破人亡。他常常得意洋洋地說：“哼！沒有金鋼鑽，不敢碰細料碗！無錢無勢的窮鬼，也敢和我打官司？！”

不堪折磨的金鋼鑽，決心逃出虎狼窩。在一天晚上，他把一塊大石頭擱在破屋虛掩着的門上。第二天天已大亮，地主還不見他起來放牛，便提着皮鞭來打他。一推門，大石頭

掉下来，“呼”地一声，地主的脑壳开了花……

后来穷人们知道了这回事，都开心地说：“细料碗到底碰上了金刚钻！”从此，大家都叫他金刚钻，反而忘了他真实的名字。

刚来到岩屋坪的金钢钻，看见矿上的“伢鹧鸪”们吃的粗糠野菜，脚穿透底草鞋，衣衫筋筋吊吊，个个瘦骨嶙峋，乌黑的脸上没有半点笑容，他心里着实难过。有一次，他问伢子们：“不是说矿山好找钱吗？”一个伢子瞪着眼反问他：“你没听人家唱：‘矿山好找钱，一去三、五年。心想回家转，没有草鞋钱’？”“为哪样？”“我们每天要白白地替老板把堍背完，他才准我们进硐拣砂。拣得一点砂，管班还要来几个二八抽、三七分，到头来，我们连草鞋灯油钱都捞不到！”金刚钻忽闪着眼睛，愤愤地说：“不会自己挖砂子，拿去卖！”另一个伢子说：“被管班抓住，就要打死呢！”金刚钻问他：“哪个管班最恶？”一个瘦高个子接口道：“要数‘撻棒’！他整天拿着一根手杆粗的大棒，动不动就打人；那年他诬赖张小毛偷砂，一棒就打断了人家的脚杆！”

“伢鹧鸪”的酸辛，使金刚钻清泉般的大眼蒙上一层闪亮的泪花；他们的控诉，点燃了他胸中的怒火。这里的老板和管班，不就和家乡的地主老财一样，是吃穷人肉、喝穷人血的豺狗吗？只听他恨恨地说：“等红军一来，砍他们的脑壳！”

“红军？”伢子们一齐向他投去询问的目光。

“嗯，红军是我们穷人的救星！”金刚钻神采奕奕地回

答：“他们个个身高八尺，虎背熊腰，头戴八角帽，脚登厚草鞋，手里提着钢枪，背上背着大刀，是专门搭救穷人的英雄好汉！”他站起来，边说边比划：“呵！打起仗来才厉害。人人象出山的猛虎，入海的蛟龙，军号一响，就杀得那些刮民党象王八啃西瓜：滚的滚，爬的爬！”侂子们鸦雀无声，听得入神，都把黑葡萄似的眼睛，一动不动地盯住他。突然，一个侂子羡慕地问他：“你见过他们呀？”金刚钻神气地挥挥手说：“当然罗，今年春天他们还带着我们穷人打上豪、分田地，说地是穷人开，粮是穷人种，应该分给穷人，地主豪绅都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！……喂，侂子们，我们矿工整天打眼放炮，扯水背堞，流血流汗，打出砂子来自己一点得不到；老板一不放炮，二不背堞，砂子反倒都是他的，我们刨点野堞，他还要鸡脚杆上刮油，你们说合理不合理？”这时，侂子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七嘴八舌道：“当然不合理！”金刚钻听了，十分高兴，马上接着说：“我们也象红军一样，把砂子拿来分给矿工，要得么？”侂子们都拍手叫好，但有一个年纪最小的站起来问：“管班凶得狠，他们不给怎么办？”这时，金刚钻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以后不要怕他，我们有手有脚自己拿！”

从此，侂子们理直了，气壮了，胆也大了。进硐后，只要管班走开了，他们就用钎子挺红岩。胆大心细的金刚钻，手脚快得出奇。他迅速地把背箩挂在胸前，照着砂好的地方，用羊角锤一阵猛挖，一会儿就得半箩，然后躲过管班，一阵风似的跑掉。侂子们说，只要一眨眼的功夫，金刚钻就

能象耍魔术一样，把管班面前的红岩装进“伢鹧鸪”的口袋。他得到的砂常比别人多，但都分给那些穷苦的矿工，自己只拿很少一点，和大家一样忍饥受寒。

很快，“伢鹧鸪”都和金刚钻交上了朋友。他们喜欢他、敬佩他，更爱听他摆故事。

“撻棒”是老板的舅子，又是他的得力走狗。老板为了照料自己的大商号，不经常到岩屋坪来，就委托“撻棒”替他管理这矿上的一切。因此，“撻棒”实际上是矿上的二老板。

最近，他见伢子们卖的砂比原来多，就觉得奇怪。他派了好几个管班，四处暗中侦察。老板来了，他更是卖力，经常亲自出马，躲在硐子的黑角落里监视伢子们，好多挺红岩的伢子被他捉住吊打。

这天，太阳透过黑沉沉的乌云，射出几缕金光。在一个硐口，伢子们围着金刚钻，听他摆“龙门阵”。金刚钻讲完大个子红军智捉刮国民党团长的故事后，便和大家商量道：

“象我们这样拣砂，不饿死也要被打死。得想个好方法才行！”一个伢子苦着脸说：“红军没来，我们打不过他，有哪样办法呢？”另一个伢子却磨拳擦掌地说：“遇到管班少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和他拚！”金刚钻道：“不行！”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金刚钻忽闪着晶亮的眼睛，压低嗓门，说出个办法。然后笑道：“这样，我们不下班就不下班，下一班就要顶十天。叫老板管班干瞪眼！”伢子们一听，都笑逐颜开，异口同声道：“好！”

从此，“伢鸬鹚”组织起来啦。白天进洞子挺红岩的时候，金刚钻就叫几个机灵鬼躲在洞口近处的黑岩窝里放哨，让其他的伢子安心挺岩。放哨的一见管班来了，就你一石子我一石子悄悄往洞里丢。挺岩的听见响声，赶紧从别的洞口溜掉。管班明知有鬼，又找不到人，莫奈何。

有时，金刚钻带着几个身强力大的伢子，趁黑摸上山去，跑到小岩屋的天井口上，把三、四根长绳子接起来，放下洞去。几个身体弱的伢子照常进洞，把大块大块砂好的红岩，装进背箩，拴在绳子上，一摇，金刚钻他们就象从水井里打水一样，把红岩吊上来。洞里的伢子出洞时，管班什么也搜不着。从此，伢子们乌黑的脸上，常常露出一丝丝笑影。

不久，金刚钻在“伢鸬鹚”中间就有了名气！

贫苦的矿工见伢子们回家时总带来很多砂子，很是高兴，可是又免不了暗暗担心，怕伢子们不小心，被“撻棒”毒打。遇到金刚钻时，他们就关切地对他说：“要小心点啊！”金刚钻笑笑，心里十分感激。

一天，金刚钻和几个伢子正在洞里走着，忽听掌子面传来一阵吵闹声。他们跑过去，见“撻棒”正揪着一个伢子，一面用棒子劈头盖脑地乱打，一面妈的娘的乱骂，说伢子们串伙不交砂子，赌咒发誓说，今天非揍死几个不可。几个伢子正在七嘴八舌地和他对骂。金刚钻一听，大喝一声：“不准你欺侮人！”上前抓住“撻棒”手里的棒子。“撻棒”丢下被打的伢子，翻转身就来打金刚钻。金刚钻抡起桐油灯，

对准“撻棒”的眼睛，猛砸过去。“撻棒”的额头上当即起了一个大疙瘩，他万没想到，一个“伢鸬鹚”也敢打他，一时慌了手脚，仓惶招架。这时金刚钻大眼睛一忽闪，转身就向洞外跑去，在洞外恰巧遇到才回来的老板，就“告”了“撻棒”一状，说他不分青红皂白乱打人。那老板肥得象条猪，一听告的是“撻棒”，就把大肚子一挺，瞪着眼把金刚钻喝斥一通。常言道：鱼爱鱼、虾恋虾，乌龟爱的是王八。老板和“撻棒”本来就是一路货，难道金刚钻就这样傻，去告他们自己人？不！金刚钻一点也不傻，机灵得很呢。他估计自己一跑，挨打的“撻棒”必定要来追赶，这样，伢子们便可乘机拿走“撻棒”守着的红岩；同时告“撻棒”一状，把肥老板缠住，伢子们就可以安然脱险了。

再说那“撻棒”见金刚钻跑了，果然气急败坏地追来。等他想起自己守的红岩又跑回去时，红岩丢了一大半，伢子们已经无踪无影。“撻棒”赔了夫人又折兵，恨不得把管班们喊来，狠狠收拾金刚钻一顿。但一转念，堂堂二老板，竟被一个“伢鸬鹚”打了，实在有失体面，消息传出去，不只是“打班佬”们要高兴，就是下面的管班们也要笑话的。于是，只好“打掉牙齿往肚里吞”，把这口恶气硬憋在心里。

渐渐地，金刚钻的名字在矿山传开了。他巧打“撻棒”的事迹，就象长了翅膀一样，飞进了矿工们住的每一个岩洞。大家听了，就象三伏天喝了杯凉水一样痛快。“伢鸬鹚”们呢？不用说，更高兴！只有“撻棒”一伙，恨得咬牙切齿，把金刚钻视为肉中刺、眼中钉，他们钻头觅缝，想找

岔子整治他。

冬天到了。北风刺骨，大雪纷飞，漫山遍野，铺琼盖玉。硐里却是桐油烟子弥漫，闷热难忍，浊气熏人。一天，伢子们正在挺红岩，一个放哨的伢子不小心，让几个管班闯了进来。等金刚钻发觉有人来时，管班已看到他了。往里跑吧，掌子面里还有好多伢子在挺红岩！他眼睛儿忽闪，就挺身上前，让管班们把他抓走，保护了硐里的伢子们。

在小岩屋前，“撻棒”沉着马脸，瞪着眼睛，恶狠狠地劈头就喝问道：“为什么私挺我的红岩？”金刚钻愤怒地答道：“凭哪样是你的？红岩是自己长的，哪个挺来就该那个得！”“撻棒”气得暴跳如雷，喝令管班解下背箩上的绳子，把他吊在红岩屋前的大树上。金刚钻痛得汗水直淌，“撻棒”还不罢休，又抬起一箩红岩压在他背上，狠狠地说：“你爱红岩，老子就再送你一箩！”金刚钻不理他，只把牙齿咬得格格响。

傍晚时候，“撻棒”宣布罚金刚钻两斤水银。临走，“撻棒”还狞笑道：“尝到味道了吧？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！”你猜金刚钻怎样回答？他说：“天塌下来就不敢！哼！还想罚我水银？当心我日后找你要养伤的药钱！”“撻棒”这一气非同小可，脸都发青了，他把枪往背上一甩，抱起一块大石头，狠命向金刚钻砸来。金刚钻把身子一闪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，大石头在树上砸出一条五寸长，三寸宽的大口子。正当“撻棒”举起枪托想再打时，刚好一、二十个矿工下班

路过这里，看见他的暴行，怒不可遏，一个矿工把羊角锤一举，喝道：“谁敢动手就砸死他！”其他矿工一涌而上，吓得“撻棒”和几个管班象耗子一样缩到墙角，金刚钻趁机走了。

“撻棒”恶气未出，反受惊吓，很不甘心，不久又说金刚钻聚众闹事，违反厂规，带着管班把他抓去。“撻棒”领教过金刚钻的口才，知道就是把十个管班捆在一起，也不一定说得过他。于是二话不说，就把他悬了个“半边猪”，然后，脱掉棉衣，挽起内衣袖子，操起大棒子死命地打，还一个劲地问：“你还敢不？”金刚钻被打得甩过去荡过来，皮开肉绽，头上冒着黄豆大的汗珠，但是，他咬紧牙关，不哼一声。不大一会，便昏过去了。

金刚钻醒来时，已被放在地下。他把仇恨的目光直射“撻棒”。

“撻棒”见毒打制服不了金刚钻，就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信就制服不了你，看老子先用水攻，再用火攻！”把一大壶辣子水朝他鼻孔里灌去。金刚钻口鼻流血，又昏过去。

当矿工和侏子们闻讯后，冒着风雪赶来时，金刚钻已被扔在瓦房门外。寒风呼啸着，卷起雪花向他身上扑来。他的血把身边的白雪染得鲜红。几个女工见状，眼泪象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来。愤怒的矿工和侏子们握着羊角锤、举着钢钎，潮水般涌进屋内，但“撻棒”和管班们已经躲进碉堡去了。大家含着悲愤的眼泪，小心翼翼地把金刚钻抬回去。

岩洞深处的干草上，静静地躺着金刚钻。他身上敷着矿

工们采来的草药。伤口痛的时候，他咬紧牙关挺过去；饿的时候，吃口伢子们特意给他做的米饭。在梦中，他一时仿佛看见了“撻棒”凶恶的脸；一时大个子红军又浮现在他的眼前。醒来时，他的心就象长了翅膀，飞呀飞呀，一直飞到红军的身边。他想：我也象红军那样，手持钢枪、身背大刀就好了，捉住“撻棒”，就一枪打死，不！要抡起大刀，砍他的脑壳！大个子红军现在在哪里呢？啊，他讲过，一根筷子一折就断，十根筷子捆起来就折不断。穷人比地主多，团结起来，就不怕地主。我们伢子团结起来，不也就不怕肥老板和“撻棒”了吗？……

在矿工和伢子们的精心照料下，渐渐地，金刚钻又象一棵经历了暴风雨的小松树，倔强地站起来了。他常和来看他的伢子摆谈，用十根筷子折不断作比方，要大家扭成一股绳，和“撻棒”他们斗，如果“撻棒”再敢打人，一定要狠狠地教训他。

当万木争春、梨树满花的时候，金刚钻又进碓了。在秽气逼人的掌子面，伢子们见金刚钻来了，心里都有说不出的高兴，争着过来和他说话。他左右一看，独不见小谭，就问小贵。小贵气愤地答道：“又被‘撻棒’打伤了，恐怕还没有好！”金刚钻一听，新仇旧恨，一齐涌上心头。他眼睛几忽闪，说：“难道他会打，我们就不会打？伙计，这一次我们决不饶他！”大家磨拳擦掌，不约而同地嚷道：“干！你说怎么打法？”金刚钻低声说出一个办法。

一天，“撻棒”身穿黑便服，提着灯，拿着大棒，气势汹汹地进碓来了。金刚钻和伢子们装着害怕的样子，赶紧给

他让路。等他刚走过十几步，伢子们的石子就象冰雹一样向他飞去。他只觉得后脑壳上“哪、哪”的挨了几下，猛一回头，额上又挨了几下，他勃然大怒，舞着大棒赶来打人。伢子们赶紧灭掉灯躲起来。金刚钻在暗处看得明白，一块石头打去，打灭了“撻棒”的灯。接着，小贵跑过去抱着“撻棒”的左脚，一拉，只听“撻棒”“哎哟”一声，便摔了个“狗吃屎”，大棒也不知飞到哪里去了。“撻棒”哼哼着，跌跌撞撞爬出洞去，坐下来伸手一摸，脸上鲜血淋漓，头上净是疙瘩。刺目的阳光，灌木林中叽叽喳喳的小鸟，似乎都在嘲笑他，气得他简直要发狂了。他找了一根铁尺，饿狼般地向洞里扑去。

洞里，桐油灯又亮了。金刚钻对伢子们扮了个鬼脸，大家都乐得哈哈大笑。这时是谁说了句：“‘撻棒’一定要回来报复的，怎么办？”伢子们一时都楞住了。金刚钻大眼睛忽闪忽闪着，陡然想起“撻棒”“火攻”的话，出了个主意，伢子们齐声叫好。他一溜烟地跑了。

不一会儿，他从炮工那里抱来两大包火药。在洞里的一个狭窄的必经之道上，他和伢子们把火药前后摆好，安上火绳。金刚钻问道：“哪个去看看‘撻棒’来了没有。”小李答道：“我去！”话音未落，一个人影蓦地闯进洞来。金刚钻正要点火，那人已到面前，原来是头上缠着破布条的小谭，他气喘喘地说：“快跑，‘撻棒’进来打人了！”金刚钻一听，顾不得答话，就擦燃了火柴，伢子们也跟着跑开……金刚钻刚躲好，疯子一样的“撻棒”已经闯到两包火药之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听呼的一声，前后同时冲起两大股

烈火，“撂棒”一声鬼嚎，满地乱滚，最后被烧得焦头烂额，象一条死狗，瘫在地上。

听说可恶的“撂棒”成了“火烧鬼”，矿工们奔走相告，痛快极了！他们公开去硐里背砂了。管班们见拿着羊角锤的矿工们，个个象怒目金刚，谁愿拿自己的老命去开玩笑？都睁一眼闭一眼，或者索性不打照面了。

肥老板闻讯后，大吃一惊，带着一伙由土匪改编成的特务班，气急败坏地从铜仁赶到矿上。他看到“撂棒”辗转呻吟，管班个个垂头丧气，而矿工们则眉开眼笑，心里大为光火。他从“撂棒”身上仿佛闻到一股强烈的火药味，好象岩屋坪不久就要掉进火药堆，不由得心惊肉跳！

肥老板认定“撂棒”是炮工们烧的，就把一个炮工抓起来，百般折磨，严刑拷打，准备第二天送到铜仁的监牢去。

当金刚钻听到这个消息时，已是傍晚了。他推开阻拦自己的伢子，不顾一切冲向那关押炮工的瓦房。在狂风的呼啸声中，他老远就听见瓦房那边传来的嚎叫声、拷打声和炮工的呻吟声，心里象刀搅一样地痛。等他闯进大门，那炮工已被打得血肉模糊、不省人事了。肥老板坐在桌子后边狞笑，几个管班，坐在一堆刑具上擦汗。金刚钻快步上前，怒喝道：“火药是我拿的，‘撂棒’是我烧的！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把他放掉，要吊要打朝我来！”肥老板和管班们大吃一惊，想不到又是这不怕天不怕地、不怕吊不怕打的金刚钻！肥老板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，喝令管班把金刚钻捆住，推进

一个碉堡，派特务班的“尿”班长看守，并声嘶力竭地干嚎：“明天，我要杀鸡给猴子看！”

漆黑的夜，风越吹越大，摇撼着山峰，似乎要推倒碉堡；雨点，辟辟拍拍地扑打下来，也象要把这碉堡打垮！

金刚钻身体动弹不得，但是，他的思想却无拘无束，想得很宽、很远。他想，这一年来，侗子们可变得有志气了，知道工人和老板是死对头，五个手指可以捏成一个拳头……

“糍棒”可能死了吧？不死，也要脱层皮，活该！谁叫他欺侮工人！……当然，不是小贵拉他的左脚，他不会摔倒；不是炮工给火药，也无法烧起来；不是小谭报信，点火就不会点得这样巧……嗯，团结起来力量大，没有哪样事情办不成！

可是现在，他被捆得很紧。于是，他又想到，造反要有枪，还要有领路人。……这时，他心潮翻滚，热血沸腾，喃喃地自语：“这次，打死我，命一条。打不死，就找红军去！哪怕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红军！参加红军……”

山洞里，传播着金刚钻被关的消息。矿工和侗子们非常焦急，他们深知肥老板这一次一定要残害金刚钻，他们关心地询问，紧张地串连……。

漆黑的夜，星星点点的桐油灯火象流星一般，迅速地向一个碉子的深处飞去。一点、两点……十点、几十点并到一起，成了熊熊大火，照亮了半截碉子。矿工和侗子们聚集在这里，紧张地商量着、争论着……

……

第二天清晨，山上的灌木林更加郁郁葱葱，鸟儿们又唱

起歌来。做了一夜美梦的肥老板，带着全副武装的特务班和一群管班，杀气腾腾地把全体矿工和伢子，赶到坪子上，然后去带金刚钻。但是，昨晚在碉堡门口站岗的“尿”班长不知哪里去了，气得肥老板边骂边用枪托砸开锁进去。里面，一个人手脚被捆在一起，象狗一样蜷缩在地上。揪起来一看，急得肥老板直滴油汗。这被捆的不是金刚钻，却正是看守金刚钻的“尿”班长。他嘴里还紧紧地塞着自己的烂袜子……

特务兵和管班们老不见把金刚钻带出来，就乱轰轰地涌进碉堡来看。只见肥老板正在对着“尿”班长发呆。这时，坪子上的矿工和伢子们想起昨天深夜搭救金刚钻的情景，都发出了会心的微笑，不知是哪一个伢子唱起来了：

金刚钻，金刚钻，
敢说敢做英雄汉。
铁打笼子锁不住，
长了翅膀飞上山。

……………

肥老板一伙上山察看，眼前林深兽恶，谁敢进去搜查？只好装模作样乱放几枪。灰溜溜地收了场。

金刚钻走了，矿工们是多么怀念他啊！“伢鹁鸪”们更是日夜摆谈金刚钻讲过的红军的故事，盼望金刚钻和大队手持钢枪、身背大刀、头戴八角帽的红军一道，回到矿山来……

火烧冷风硐

(矿工斗争故事)

贵州汞矿有一个老坑口，名叫冷风硐。数百年来，矿工们在这里，挥舞铁锤，开采朱砂，开发了大洪山里的宝藏。但在反动阶级统治下，历代矿工饥寒交迫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蒋匪官僚资本霸占了矿山。一九四三年，伪矿务局派爪牙蒋工程担任冷风硐的总管班，使这个老坑口的矿工遭受更为残酷的剥削和压迫。

压迫愈深，反抗愈烈。矿工们在沉默中觉醒，在斗争中成长……

圈套

一天早晨，冷风硐前，贴出一张布告：

为争取抗战胜利，即日起全坑开展劳动比赛。特拟定办法如下：凡每日做工两个半者，授甲等奖，全月奖法币壹百元；每日做工壹个半者，授乙等奖，全月奖法币伍拾元。逢场预支，月底结算，若做工达不到乙等奖者，一月之内，令其退班。

此布

总管班 蒋工程

民国卅二年元月四日

顷刻间，坑口前，人群熙熙攘攘，人声鼎沸。矿工们看着布告，思忖着、议论着。有的说：“按他这个奖金制，一天要打几个班，这还要人活么？”有的说：“多淌点汗，能多买两升米，也干得啊！”有的说：“饭碗端在人家手里，不干又怎么办？”你一言我一语，有的说干得，有的说不能干。一个二十多岁、身材魁梧的年轻人却说：“奖金制是好是坏，喝了这葫芦里的水，才晓得它的味道！”

这个年轻人，名叫杨志强，那年二十三岁，是玉屏县田坪人。他气血方刚，性子倔强，是条折不弯、捶不烂、响当当的硬汉。十四岁时，他亲眼见过路过田坪的红军。过了一年，父亲病故，他便跟随母亲来矿山当童工。几年前，湘西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铁匠，来冷风碛做工，杨志强便在那个铁匠手下当学徒。铁匠常给他讲湘西地区打土豪、分田地的故事，师徒俩亲密无间。没有多久，铁匠师傅被铜仁保安团抓走了，杨志强心情十分痛苦。他想念师傅，长夜难眠，一心盼望红军回来，好为师傅报仇。现在，他当一名打砂工，累死累活也难养活自己的老母亲。他干活时专和管班、监工作对，但对工友却如兄弟一般亲。矿工们见他年纪虽轻，但办事牢靠，一心向着穷矿工，有事都愿找他商量。

杨志强看完矿上实行奖金制的布告后，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，他边走边想，越想越觉得这里面有鬼。……

杨志强来到掌子面，大伙还在争论奖金制的事。只听见何光新激动地说：“这奖金制是灶前挖坑，要人往里跳，大伙不能给他干！”龙来保却呼地站起来，大声说：“不干没

饭吃，一家老小怎么办？”吴尚成拿着烟杆在地上磕了磕，便说：“既然是这样，那我们做这一个月看一看”。

杨志强听了，在何光新面前坐下来，对他说：“我们干他一个月，蒋工程心是红的还是黑的，自然看得清楚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彭监工朝他们走来了。于是，大家拿着钢钎，举起铁锤，叮叮当地敲打着。

他们心事重重，打了一个班，浑身上下，汗水直淌。下班前，彭监工又拿着铁尺，走到杨志强面前，问道：“你们打得怎么样？”杨志强放下铁锤，瞥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没歇一口气，就打这么些”。接着，彭监工便把铁尺插在炮眼里，量着尺寸，记着炮数，然后说：“蒋工程有话，没有上满班的，晚上要来接着打。为了抗战胜利，大家要多辛苦！”

从这天起，杨志强他们从早到晚地干，接连打了一个月，个个拖得黄皮寡瘦……

到了三十日下午，矿工们在管事房等候着发工钱。管班陈科子刚翻开记工册，门嘎的一声开了。一个脚踏黄皮鞋，身穿黑呢服，挺胸凸肚，叼着烟卷的家伙，从房内走出来。他瞪着眼睛扫了扫四周，然后摸摸衣襟，兴致勃勃地说：

“这月干得好，我蒋某恭喜大家”。接着眨了眨眼睛，又大声说：“只要大家好好干，奖金嘛，我保证不缺大家一分一文”。说完，便洋洋得意地转身回屋，坐在办公桌前，双手推开窗子，把头伸往窗外，喊道：“大家站好队，依次领款！”

蒋工程一边看管事发奖金，一边打开帐本，看到月产量超过了原来的两倍，情不自禁地对两个监工说：“奖金制好！”然后，他拿过算盘，计算起来：工人平均做工数增了二点四倍，每人增产价值三千元的朱砂，但甲等奖才发壹百元。只见他眉开眼笑，喃喃自语，说道：“这个生意，我要继续做下去！”

正当他踌躇满志，心花怒放的时候，一个名字出现在眼前：

“黄梅宣——全月工数二十八。”

他立即对管事说：“这个黄梅宣，全月才做二十八个工，普工的定额都不足，准是个调皮捣蛋的家伙！按规定，下月退他的班，你把他的名字划掉。”

陈科子即刻写了布告，勒令黄梅宣退班。布告一贴出，就象一颗火星跳进了火药堆似的，整个坑口都炸开了。原来打班工拿到奖金时，心里就憋着一股怒气，辛辛苦苦干了一个月，所发奖金仅能买到几升米，而今没有做够蒋工程的定额，还要退班，这不是欺人太甚？矿工们看了布告，人人愤慨，当场就有人说：“奖金不够灯油钱，我们辛苦一个月都是白干！”有的说：“蒋工程的奖金制把我们的血汗都榨干了，哪个工人这个月不是瘦得皮包骨！”女工姚秀珍更是愤愤不平，她说：“黄梅宣这个月带着病打炮眼，做不够定额，还要勒令退班，狼心狗肺的蒋工程，硬是不要人家活了！”喧闹声、怒骂声接续不断。杨志强把衣服往肩上一搭，两手叉腰，轻蔑地望着蒋工程，心里骂道：“走着瞧，

工人决不是好欺负的！”

蒋工程坐在屋里，见矿工们群情激愤，净揭自己的老底，心里大为光火。但又怕搞坏了事，只得把头从窗口里伸出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大家不要吼，先回家去，有什么事，慢慢再商量”。

抗 争

矿工们识破了“奖金制”这个圈套，斗争的烈火燃烧起来了。

杨志强这天回到家，吃完饭，站在门口，沉思了很久，接着，就到何光新家去了。何光新家已经聚集了十多个工人，他顺手拉个凳子坐下，就对众人说：

“蒋工程搞奖金制，说是要增加我们工人的收入，大家拼着老命干。但一个月下来，甲等奖才买到三升米，乙等奖买一升半，没有打够他定的限额，还要退班。这是合的哪条理？奖金制等于把大伙的骨头拿去熬油，却把他蒋工程养得肥头大耳，添了一身膘！我说，奖金制就是吃人制。我们要联合起来反对奖金制，要八小时打班制。”

接着杨志强又轻声说道：“我们分头给大伙说说，让大伙都把眼睛擦亮，看清蒋工程的黑心肠，扭成一股绳，和他斗到底。”

这时，李明光蓦地站起来，说：“对，就是这么办！”有人说了一声：“走！”人们就分头走向矿工们住的岩洞。

第二天早晨，管班陈科子提着鸭公嗓子叫喊，要各班派个代表，去管事房和蒋工程商议奖金制的事。杨志强早知他会来这一手，便喊大家一齐走。

几十个矿工来到了管事房，蒋工程站在那里，打着一口官腔说：“谁对奖金制有意见？有屁就放，免得误了进洞打班”。

杨志强一步跨上前，单刀直入地说：“你搞奖金制，要我们每天打十二小时到二十个小时的班，害得工人个个骨瘦如柴。但你发的那点奖金，连灯油钱都不够。你把工人的血汗都吞完了，叫我们怎么打班？叫我们怎么活？”

顿时，“奖金制是吃人制”的怒吼声，把蒋工程吓得脸色发青、冷汗直淌，他低着头，踱来踱去，接着眉头一皱，说道：“大伙认为奖金少啦，可以酌量增加”。话刚说完，矿工们就知道这狐狸又在耍花招，还要玩圈套，个个高举拳头，逼近蒋工程身边，齐声吼道：

“要八小时打班制，不要奖金制！”

狡诈的蒋工程，看势头不对，众怒难犯，便口是心非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

“好！就让你们实行八小时打班制，现在都给我进洞打班去！”

.....

过了两天，蒋工程忽然接到电话：总局夸奖他办矿有方，这月增产了两倍，决定通令嘉奖。他自苦道：“真活见鬼，我自己拴上的圈套，还没得解开，却来个嘉奖，不知给

我一记耳光！”他心烦意乱，象打昏头的狗，在屋里打圈子。

忽然陈科子蹦了进来，用嘴凑在蒋工程耳边，谄媚地说：“总管，你忘记冷工程是怎么发迹的？这些穷打班佬，嚷嚷实行八小时打班制，不妨顺水推舟，将计就计，打掉砂好的矿柱，照样增产”。蒋工程一下子心领神会，立即叫人把彭监工也叫来。

矿工们初战获胜后，都进矸子去打班了。可是，杨志强心中却没有平静，他对工友们说：“蒋工程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，大家要警觉点，看他还有什么新花招”。何光新接口就说：“不怕他姓蒋的有三头六臂，我们走着瞧！”

这天，杨志强他们来到老五号峪口打砂，这里的砂子最出名。哪个时候的老板，直到矿务局，不是贪图投资少、获利大？他们在这里抢挖富矿，把大洪山掏成一个个空洞，切开来看，便象一个蜂窝。

掏空了的大洪山为什么没有塌下来？这全靠成百成千根矿柱顶着。大的矿柱比房顶还高，要三、四个人才能合围，小的也有三、五尺高，比小圆桌还要粗。矿柱上饱含朱砂，在灯光下闪闪发光，只要轻轻一挖，就能得到许多最好的砂子。但是，为了保护矿矸的安全，每个工人都不愿损害它一丝一毫。

杨志强穿过无数的矿柱，来到峪口，一天的苦役便开始了。杨志强是打顶棚炮的好手，他爬上几丈高的竹梯，甩开

铁锤，便“嗨嗨”地打起炮眼来。

突然，蒋工程带着一帮监工、技术员闯了进来，有的提着灰浆，有的捏着粉刷，有的拿着皮尺，有的夹着本本，鬼鬼祟祟，在矿柱周围转悠。矿工们警觉地盯着他们，只见从不下井的蒋工程，也打着电筒向矿柱上照射，手举文明棍朝矿柱敲敲打打。狗腿子们便量着、记着，用灰浆在矿柱上编号码，搞了好大阵，才溜到别的峪口去。

杨志强看在眼里，心里“咚”地一跳，自语道：“不好！这狐狸又在使毒计，工人又要遭祸殃了”。下班后，杨志强边走边看，发现从里往外，打记编号的矿柱，足有百来根。他回家喝完稀粥，又去上晚班，想不到他们那个班已被调到别处干活了，只得暂时把这头心事按下。他想，蒋工程究竟要干啥，我总要弄明白。

蒋工程那几天特别开心，奖金制告吹的烦恼，早已没影了，脸上不时露出狞笑。下井察看后，他立即指使监工，强迫一班工人，秘密炸倒矿柱。接着，调集抽水工、拣块工、“仨鸬鹚”一齐去搞运输，井下背块的一时川流不息。红岩房捶砂女工，加班加点，“砰砰砰”地一天捶到黑。一场下来，蒋工程翻开帐本一算：产量又翻了一番，比实行奖金制利润还多！他笑得嘴都合不拢，自鸣得意道：“穷打班佬还是跳不出我蒋某的掌心！”

其实，蒋工程的狐狸尾巴早被杨志强他们抓住了。一天，井下突然发生工伤事故，原因是矿柱打倒后，有几处塌

顶，压伤了十多人，还压断了工人李和清一条腿。杨志强赶忙去看了李和清的伤情。李和清悲愤地控诉说，蒋工程以金钱引诱一部份工人上钩，秘密炸掉五十多根矿柱；他受伤后，又把一百元法币塞给他的家属，威胁家属，不准外传，造谣说是棚板岩头砸断的，是自然事故。李和清说完，气愤地把蒋工程的臭钱从床头扔了老远。

杨志强和十多个年轻矿工，很快走遍了工人居住的岩屋，揭露蒋工程秘密打掉矿柱、抢挖富矿，造成工人流血事件的罪行。矿工们听了，无不愤怒万分。他们说，矿柱是打班工祖祖辈辈拚着性命和老板、官家斗争，才保存下来的，是工人的生命柱。黑透了心的蒋工程打掉那么多矿柱，今天就塌了顶，压断了李和清的腿，以后还不知有多少工人要死在碛子里。大家说，说啥也不能让蒋工程再打矿柱！矿工们纷纷去看望受了伤的李和清，人人滴下了眼泪，个个义愤填膺，他们决心和蒋工程斗争到底。

当晚，杨志强便在一个秘密的碛子里和大家商议，决定了保护矿柱、对付管班的办法。

从第二天起，工人进碛都各自去峪口上打砂，监工派人打柱、背喘，都遭到强烈反对。蒋工程亲自出马，强迫工人打矿柱，但工人进碛后，却象孙悟空一样，从别的碛口钻了出来，干脆连峪口也不去了。一连几天，不仅矿柱炸不成，连一个背喘的都找不到，眼看生产一天不如一天。蒋工程气得暴跳如雷，实在无法，只好指派管班陈科子、彭监工守住坑口，自己慌慌张张去晃县总局报告。

陈科子是蒋工程的忠实走狗，这天，他把杨志强们赶到矿柱前，强迫大家往矿柱上打炮眼。工人们骂他是拿人命去换官当的畜生，他就抡棒打人。杨志强飞起一脚，把他踢翻在地，然后一递眼色，矿工们便上前，把陈科子押着来到硐中推板上，勒令他抬头朝上看。陈科子抬头一看，只见那棚板上，因为炸掉了矿柱，有块桌面大的松岩悬吊着，稍有震动，立刻就会掉下来，吓得魂不附体……。

杨志强早就想好了惩罚这个走狗的办法，他叫人把准备好的两根竹竿取来，先把一根竹竿头上的油捻点燃，举着竹竿沿顶棚上的松岩照了一圈，众人扭着陈科子也看了一转。然后，把少许炸药用另一根竹竿顶进松岩上面的缝隙中，接上导火绳。最后，杨志强对陈科子说：

“你仗着蒋工程的势，把矿工们往死里赶；你为了当官，又要拿我们的命来垫背。今天，我们也叫你尝尝滋味，看你还迫害工人不！”说完，就点燃导火绳。陈科子看着头顶上的松岩，听着导火绳往上燃烧发出的“滋滋”声，脸吓得死白，冷汗直冒。矿工们时而将他推向前，时而将他拽向后。陈科子杀猪似的叫“饶命！饶命！”杨志强心中有数，见火绳渐短，便把陈科子推到一边，只听得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松岩掉下来了，陈科子竟吓得象一条死狗，缩作一团。

杨志强们惩治陈科子的消息，很快在打班工人中传开，大长了工人們的志气，大灭了狗腿子的威风。有好几天，监工们不敢进硐，在门口缩头缩脑，应付差事。广大矿工在杨志强的带领下，团结更紧，反抗的怒火把蒋工程团团围

住……。

血 债

蒋工程从晃县到了万山，听说工人不但不干活了，还惩治监工，闹得天翻地覆，便大动杀机，阴谋血腥镇压。他从万山调来一个矿警班，杀气腾腾回到冷风硐。

蒋工程一到坑口，看见工人怒气冲冲，好象个个跟他有仇，表面上虽然神气，其实心里怕得要命。他知道这里是深山峡谷，交通闭塞，若是有个风吹草动，根本没有退身之处。

第二天，蒋工程便在冷风硐坑口前修碉堡、筑围墙、装铁门、设岗哨。从此，冷风硐戒备森严，气氛恐怖。接着，蒋工程和监工走狗们日夜策划，订出迫害矿工的种种罪恶计划，要逐步加以实行。

蒋工程凭着自己有矿警、有碉堡，认为打掉矿柱、大捞一把的时机已到，于是在一个晚上，趁矿工们下班，便指使陈科子和十几个狗腿窜进硐内，一口气炸掉三十根矿柱，准备天明调人运坑。第二天清晨，杨志强同何光新他们来到硐里，见此情形，愤怒已极。何光新骂道：“是哪个没娘养的把矿柱打掉啦？”恰巧这时，陈科子一个人窜到面前，龇牙咧嘴地说：“是老子打的，你要怎么样？”

“怎么样？”杨志强一把抓住陈科子的领口，怒斥道：“看来上次对你太客气啦，你到今天还没有学乖！”飞起一

脚，把陈科子踢出好远。这时，何光新、李明光、龙来保同矿工们，一齐上去，你一拳，我一脚，把陈科子打出碉门。

蒋工程得知杨志强又打了陈科子，气得七窍生烟，但这个狡猾的家伙知道杨志强背后有广大工人，不好下手，便决定先把何光新抓起来投进了冷风碉堡，而且立即加岗防守。

下午，杨志强带领五十多个矿工，来到碉堡前，怒不可遏地高呼：

“何光新无罪！”

“蒋工程必须交出人来！”

这群情激奋的怒吼，象春雷阵阵，惊天动地；象山洪爆发，震撼山岳。

这时，身背左轮枪、手拿文明棍的蒋工程，从碉堡走出来，杨志强立即走向前去，大声问：

“蒋工程，你为什么无故抓捕工人？”

蒋工程那猴子尖嘴一歪，声嘶力竭地叫道：“何光新破坏打砂，就是破坏抗战！”

矿工们一听，肺都气炸了，个个磨拳擦掌，杨志强抢前一步，指着蒋工程骂道：

“破坏抗战的不是何光新，恰恰是你蒋工程！是你用奖金制来欺骗工人，吞食了我们矿工的血汗，你又打掉矿柱，破坏矿洞，你才是破坏打砂破坏抗战！”

杨志强的话就象炮弹，一发发打向蒋工程的'心脏，吓得他直打哆嗦，溜进了管事房。愤怒的人群一涌而进，蒋工程

狗急跳墙，抓起地下一块大石头，对着人群便猛砸过来。百块打在矿工李明光的头上，他当即倒下了，鲜血流了一地，……

杨志强眼见自己身边的伙伴倒了下去，忙招呼工友赶快救人，蒋工程便趁着这个机会狡猾地溜走了。工友们抬着李明光的身体，鲜血还在不断的往下淌。当大家把他抬回洞屋时，李明光早已不省人事，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，一生受苦的李明光，最后还是离开了人间。杨志强同矿工们怀着满腔的仇恨，安埋了同伴的遗体。他们立志要向蒋工程讨还血债，不报血仇，决不罢休。

从此以后，蒋工程对矿工们的压迫更加残酷，他每时每刻都在监视矿工们的行动。特别是这几个月，他深知杨志强是他的对头，为要拔掉这颗钉子，他常常苦思苦想，吃不下，睡不着。然而，矿工们并没有被吓倒、被征服。他们在苦难中坚持着，决心同自己的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。

四月初，一天上午，冷风洞上空乌云密布，雾气扑人，杨志强等人进洞打班。这天，蒋工程带着监工和矿警，又进洞来了。他有意要抓杨志强，于是，一到峪口，便故意挑刺，面对杨志强喝问道：“是谁还敢留着矿柱不打？”倔强的龙来保说：“留着矿柱咋个？”陈科子在一旁说：“龙来保，我看你今天是吃了豹子胆了，你还敢留矿柱？”蒋工程立即下令道：“把龙来保捆起来！”

“慢着！”杨志强挺胸屹立，轻蔑地说：“矿柱是我留的！”

这时，蒋工程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杨志强有这样的勇气，喜的是杨志强果然上手。于是，他恶狠狠地说：“又是你干的？好哇，你净跟老子作对！”话一说完，陈科子同几个矿警便七手八脚把杨志强拉到警备室。

蒋工程为了显示总管班的威风，亲自出面审问，他命令矿警全副武装，顿时，警备室刀枪林立，杀气腾腾。蒋工程摸了摸鼻梁，大声吼叫：

“杨志强，你知道你犯的罪吗？”

“我没有犯什么罪！”杨志强挺起胸、抬起头，象巨人般坚定地屹立着。

“你没有犯罪？”蒋工程狗眼珠子瞪了瞪，手往桌子上一拍，接着说：“你捣乱我的奖金制；你煽动工潮、聚众闹事；你违抗命令、强留矿柱……”

杨志强怒不可遏，立即予以驳斥：“蒋工程，你听着，你实行奖金制，榨取工人的血汗；你打掉矿柱，存心不叫工人活命；你打死李明光，至今血迹未干！有罪的不是我，是你这个双手沾满矿工鲜血的恶棍！”

蒋工程一听，气得张口结舌。他又故作镇静，冷冷地问道：“哼，杨志强，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共产党活动猖獗，是谁叫你这样闹的，说出来，我蒋某人可以宽恕”。

杨志强眼看这个狡猾的狐狸已经攻守失据，便哈哈大笑，然后厉声说道：

“是你逼着我干的！”

这时，蒋工程暴跳起来，恶声吼道：“杨志强，你胆敢

组织矿工与老子作对，今天要你尝尝我的厉害！”转身拿起一根茶缸大的棒子，向杨志强劈头盖脑打来。杨志强威武不屈，上前用手握着大棒，用力一拉，把蒋工程拉了个大趔趄。矿警们见此情形，蜂拥而上，把杨志强按倒在地，顷刻间，马鞭、竹板、大棒向杨志强身上打来，然后，又把杨志强用绳索捆住，推倒在地上。

这时，只听蒋工程恶狠狠地嗥叫：“妈的，老子今天要你终身残废！”接着便叫两个矿警抬来铡刀，把杨志强的右手按在铡刀下，蒋工程象一只发了疯的野兽，手握刀把，猛力向下一压，只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杨志强的四个指头掉在地上，手上鲜血直流。刹那间，杨志强只觉得昏天黑地，晕了过去。

.....

当天下午，龙来保、吴尚成等二十多个矿工来到碉堡，要同蒋工程讲理，搭救杨志强。但碉堡里没有动静，只看见一张刚贴出的布告，写的是杨志强、龙来保“聚众闹事，护柱走私，教育无效，予以开除”。

龙来保等人愤愤不平地正要去找蒋工程算帐，走到破工棚处，听见有人呻吟，上前一看，却是杨志强躺在那里。龙来保两手抱起杨志强，只见他满身伤痕，遍体是血，右手四个指头不见了，鲜血流了一地。吴尚成立即为杨志强包扎伤口，龙来保将他背回岩屋。杨志强的母亲见儿子这般惨象，伤心痛哭，差点昏过去。

杨志强从昏迷中苏醒过来，看见工友都在身边，用尽力

气，迸出一句话：“血债要用血来偿！”

怒 火

一九四三年四月，大洪山沐浴着腥风血雨，冷风洞矿工心里充满着仇恨的怒火。杨志强养伤一月，伤口已经长好。他变得更坚强了。

一天晚上，月明星稀，冷风洞碉堡传来阵阵竹梆声。龙来保、吴尚成、黄梅宣同二十多个矿工踏着如水的月光，来到杨志强家的岩屋，进行一次不寻常的聚会。

四月三十日晚，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大洪山谷，万籁俱寂，只听见风吹树梢发出的沙沙声。峭壁中间，冷风洞口的碉堡闪烁着鬼火。

深夜，杨志强、龙来保、吴尚成、黄梅宣同十多个穷矿工，穿过冷风洞后山峡谷朝着碉堡方向前进。杨志强叫吴尚成剪断冷风洞与外联系的电话线，叫龙来保在前面领路。他们手持火枪、菜刀、斧头，沿着蜿蜒的山路，摸到了碉堡前，仔细观察着动静。

冷风洞的碉堡设在矿洞门口，这个碉堡有两层楼，五间屋。楼下左边一间存放着桐油、火药、灯芯草，右边是吊打矿工的刑讯室，何光新就被关在里面；楼上中间是蒋工程的卧室，左边是两个监工的宿舍，右边是矿警班住着。碉堡前筑有两丈多高的石墙，石墙的外围是用尖竹签铺设的“地草鞋”。碉堡右后方是坑道口，右前方的石墙上有一道铁门，

是唯一的进出口。蒋工程就在这个唯一的进出口处设置了岗哨，靠这些严谨的工事和天然的屏障来保护他自己。

深夜两点多钟了，碉堡里的矿警还在喝酒赌钱，乱作一团。杨志强他们看清了碉堡内的一切情况，顺着石墙，悄悄地爬到了铁门旁边。卫兵正在站着打瞌睡，杨志强一个箭步飞上前，缴了卫兵的械。吴尚成取出一团破布堵住卫兵的嘴，黄梅宜用棕绳捆住卫兵，龙来保立即从卫兵身上取出钥匙，将铁门打开。吴尚成同三个矿工守住门口，杨志强带着矿工们，快步进入右边一个丢荒的坑道，从背后绕到冷风碉主坑口，要救出阶级兄弟何光新，再打蒋工程个措手不及。

大家听见楼上矿警仍在喧闹，楼下无人，便轻轻地撬开牛尾锁，进入刑讯室，给何光新打开脚镣手铐。何光新抱着杨志强，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杨志强低声说明今晚的计划，给他一把师傅留下的大铁锤，然后，旋风似的走出来，按照第二步计划行动。

杨志强同矿工们轻轻登楼。杨志强一马当先，怒不可遏地一脚踢开中间屋子的房门。蒋工程正靠在躺椅上，大块吃肉，独饮独酌，听见响声，猛一抬头，看到眼冒怒火的杨志强，顿时吓得面色如土，浑身发抖。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杨志强一声怒吼：

“蒋工程，你的末日到了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个矿工端着缴获的步枪，“砰！砰！”就是两枪，蒋工程受到应有的惩罚。

与此同时，龙来保同其他矿工冲到矿警班宿舍。只见矿

等还在赌钱喝酒，有的已经醉成肉团，无力抵抗，立即全部缴了他们的械。唯独一个醉熏熏的监工，还想抵抗，被黄梅寇一枪结束了狗命。半醉半醒的彭监工，见此情形，推开窗户就向外跳，“地草鞋”上的尖竹签穿透了他的脚掌。矿工们到处搜捕陈科子，但那个家伙不知去向。

接着，杨志强他们走下楼，打开库房，点燃桐油，引起了火药爆炸。顿时，烈火腾空而起，大洪山崖壁，一片通红。火乘风势，风助火威，越烧越旺，惊动四方。这烈火，大挫了敌人的气焰，走狗、爪牙，个个丧魂落魄，抱头鼠窜；这烈火，大长了矿工的志气，男男女女无不欢呼雀跃，拍手叫好，恨不得这冲天大火，把矿务局这批豺狼，烧个精光。

.....

杨志强和十多个矿工，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工友和亲人，在矿工们深情的祝愿中，迈着坚定的步伐，离开了冷风碛。当他们爬上大洪山岭时，回头望望，烈火还在燃烧；向前看去，东方已经一片曙光……。

岩屋坪风潮

(矿工斗争故事)

罪恶的方案

一九四〇年初夏的一天，岩屋坪矿山狂风怒号，雷电交作，接着就是一场瓢泼大雨。罕见的山洪暴发了，洪水把大岩屋的斜井淹得象一条弯弯曲曲的阴河，顿时使伪矿务局的这个火红的富矿停了工，变得死气沉沉。

主管这个矿的“主任”王之修，是伪矿务局霸占矿山、搜刮民脂、镇压矿工的得力爪牙。他接办岩屋坪矿务后，扬言要清理他的前任金为元遭宰的悬案，妄图镇压工人。由于矿工团结反抗，不让他抓着把柄，最后他只得不了了之。接着，这家伙便绞尽脑汁，加强工人劳动强度，榨取工人血汗。他还在矿上搞木轨、箱车运矿，使运输加快，水银产量上升，不仅从中大捞了油水，而且还深得了上司宠信。

那知这场凶猛的山洪，一夜之间，竟将他升官发财的美梦，冲了个粉碎。他睡不好觉，熬红了眼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次日一早，他等不得雨停，就急急忙忙带着一帮子工程员、监工，碛内碛外，山前山后，转了一上午，不住地指

手划脚，窃窃私议。

当天下午，王之修就迫不及待地命令敲钟，把几百矿工召集到厂坝。等几十个矿警、监工都到了场，他便肚挺起子，站在楼台上，声嘶力竭地嚷开了。他抛出了一个所谓“一劳永逸”的治水方案，要从后山包窿子直到被淹的斜井底下，打通一条二百米长的坑道，排除井下积水，永绝后患。他还说，此项工程明天动工，必须两月完工，只能提前，不准推后。

满坝的矿工，一听这打包窿子的治水方案，个个火冒三丈，三个一群、五个一伙，怒骂着，抨击着，愤愤离开了厂坝。

提起这个要命的包窿子，叫人想起多少辛酸的往事啊……

老辈矿工还记得：十五年前，办矿的老板一心想发大财，认为雇人扯水来得慢，砂子出得少，赚钱少，要在后山岩脚下朝上开个洞，放出矿井里的积水，四季打好砂。主意一定，便调集矿工去施工。老板开的坑道窄得很，矿工简直是在鸡肠子里干活路，那桐油烟子更是熏死人。矿工进坑道，个个提心吊胆。因为年年发山洪，上头斜井成了屯水库，坑道朝着水库打，就象在猪肚皮上戳一刀，几时一溜穿，山腹中的龙塘水，就会决堤般的冲出来，到时哪个跑得赢？还不都给大水吞没掉？还有，包窿子这鬼地方，岩层夹泥沙，山水从岩层中哗哗地流出来，冒顶、塌方、垮松岩的事经常发生。有一回，坑道已经打了五丈多深，工人干着干着，忽然轰隆一声响，顶上的石头和泥沙山崩地裂般压下

来，可怜二十四名矿工，便一个不留地埋进了“活棺材”！大伙哭着挖了整十天，最后才得见尸体。那万恶的老板挨了工人一顿揍，不得不停工，答应安葬死者和抚恤家属。今天，听说要重开包窿子，哪个不伤心，哪个不痛恨？

一群矿工，一边走一边气呼呼地大骂王之修。有的说：

“王之修哪里是叫打排水洞，简直是叫我们挖埋人坑！”有的说：“十五年前，老板要打这个该死的包窿子，害得二十多个穷弟兄丢了命。今天王之修这个狗杂种是要把我们朝这个活棺材里头推！”矿工杨胜蛟眉头皱成了个大疙瘩，叹气道：“唉，矿务局跟我们工人硬是死对头！前几年工人逼得无路走，刀砍了金为元那个活阎王。如今又来了个王之修，硬逼着我们打包窿子，码不定，我们这儿条莽汉都要死在里头！”

身材魁梧的炮工刘刚成听了这话，心里老大不同意。他三代矿工出身，自幼随父亲在湘西一个矿山拣砂为生，见过参加湖南秋收暴动的工人，听过红军领着工农打土豪的故事，革命的种子早在他心里扎下了根。这时，他把褴褛的号衣往肩上一搭，杀了杀腰间的稻草索。转身向大家说：“这矿山开了几百年，那一个老板不压榨工人？那一个老板对工人安过好心？我看他们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要说了不起，还该是我们工人。金为元不是在岩屋坪当过总管班吗？他那么凶，还不是被工人给宰了。王之修要我们给他卖命，就那么容易？他想打通包窿子，可是打得通打不通，还在我们工人！”

刘刚成一番话，长了大家的志气。石虎子兴奋地说：“对！没有我们，王之修能打通包窿子吗？我们不给他干，他那个治水方案连狗屎都不如！”杨胜蛟听了，也点头道：“刚成说得有理”。

说着，他们便一起走出了厂门。

怠 工

暴风雨袭击后的矿山，到处是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。冲积的岩石、泥沙堵塞了路口，从井下抢出的木轨、斗车堆满了场坝。一群老鹅在头上飞去飞来，发出哇哇的怪叫，监工、矿警挥舞棍棒，驱赶着上班的工人。厂区四外，雨后的山野，却是春意盎然，岩畔的劲松，依旧傲然挺立。

岩屋坪矿复工了，王之修对工人搞了个“三管齐下”：包窿子工程要雷厉风行，干碛子要继续打砂，斜井里要尽量扯水，不准一个人闲空着。

这天，包窿子工程动工了，刘刚成他们被派去打头班。他们走近包窿子，就见在废碛前面搭了岗棚，碛口安了栅门，门上挂了铁锁。还来不及细看，就被监工赶进碛去。

这个独头巷道，年岁太久，看去正象一具腐朽的棺材。刘刚成哈腰摸进去，只见坑道东垮西塌，浸水滴滴淅淅，脚下污水冰凉刺骨，一股臭味，直冲鼻孔。再往前，手掌就得着地，腿足泡在水里，一步一步向前挪。爬到施工点，只能跪着、趴着才能干活。不一会，桐油烟子越积越浓，呛得人

老想呕吐。

刘刚成歪着身子，掌着炮杆，铁锤才敲几下，就见监工进来了。这个家伙刚蹲了一会，就被油烟熏得两眼淌泪干咳嗽，赶忙捂住鼻子爬出洞去。大伙指着他的背脊齐声咒骂。这时，忽然听见“扑通”一声，扭头一看，身强力壮的杨胜蛟栽倒了，直着脖子喘粗气，大伙急忙将他抬出洞去透气。

刘刚成气愤地望望岗棚，见狗腿子们正在呼么喝六掷骰子。等杨胜蛟醒过来，刘刚成就把手一挥，示意大伙进洞。到了峪口上，他就叫把油灯都吹熄，只留下自己的一盏。接着又吩咐黄关保摸到外边暗处去放哨，假装敲打着，狗腿子进来，就投个石子报信。

大家刚凑在一起，石虎子就说：“大刚哥，这份罪咋个受得了？干脆，我们冲出去，把那几个烟鬼、赌棍，两炮杆砸死算啦！”

细心的石付光，赶快纠正说：“不可！不可！只我们几个人成得了啥气候？要有个大的阵仗，才把王之修那党人降得伏！”

黄关保两手轻轻一拍说：“对！王之修要把我们整死在包窿子里，我们就团拢来，大家都不给他干！大刚，你说喃？”

这时，刘刚成大眼里闪出亮光，把座位朝前挪了挪，将灯芯挑得更大些，接着，他便满怀激情地说开了：

“对，我早想过了。我见过参加秋收暴动的矿工，他们和农民一起，在毛委员的领导下，组织农民协会，打土豪、

分田地，把地主老财国民党打得落花流水。后来，许多人都上了井冈山，当了红军。眼下，我们就学着组织起来干！全矿千把人，要是扣起手来，就能把整个岩屋坪掀翻！”

大伙兴奋极了，心里蹦蹦跳，象一下子站在六龙山顶峰，望到了井冈山，望到了红军，顿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！

从那天以后，刘刚成常常在包窿子里和大家商议如何开展斗争，狭窄的坑道里显得热气腾腾。他们每天上班照例打眼，但很少放炮，留些炮眼用泥巴糊上，第二天揭开，打上新痕迹，蒙住了监工的狗眼。下班后，他们分头到各工班、各工种的矿工中去，揭穿王之修的黑心肠，说明他们决心开展怠工斗争，叫王之修重开包窿子的如意算盘完全落空。他们的斗争立即得到全矿工人的声援。

怠工斗争的火种从包窿子一下子飞了出去，落到了峪口上，象火星掉在干柴上，烈火立刻腾空而起。这里的打班工，人最多，苦最深。他们怠工的办法多得很，监工押他们进洞，他们一眨眼又从别的硐口钻了出来。接着，怠工的烈火又蔓延到扯水工、捶砂工、冶炼工人中。

岩屋坪矿工人的怠工斗争，上上下下、里里外外，普遍地开展起来了，王之修的包窿子治水方案的实施，象乌龟一样地爬行！

.....

岩屋坪矿工人普遍开展怠工斗争的时候，王之修正好在晃县矿务局参加十天的会议。

这天，工人们看见王之修得意洋洋地回来了。听说，他

的包窿子治水方案，在会上又得到上峰的嘉奖。工人们见他兴冲冲地把总监工叫到了办公室。

王之修看见总监工慢拖拖地走进了办公室，就问包窿子坑道进尺有多少了，总监工哈腰曲背地回答：“还不到四尺五”。他一听，气得跳起来，又问水扯了多深？回答说：“工人吃不饱，歇工六天了。”王之修连声喊：“反了！反了！”接着问这两场产了多少水银？回答说：“打班的不下井，捶砂的、冶炼的都没事干，水银只出一百三十斤，比前两场少了一百八十斤。”只见那王之修大惊失色、捶胸顿足。为了泄愤，他跳将过去，给总监工“啪、啪”两耳光，然后，叫把所有的监工都喊来。

一群监工跌跌撞撞地跑来，一个个直挺挺地站在那里。王之修厉声问道：“磨洋工是从哪里起势的？”回说是包窿子。又问：“是哪些人参加施工？”回说：“有个刘刚成，最近挺活跃……。”

王之修一听“刘刚成”三个字，象头顶上响了个炸雷，顿时惊得张嘴瞪眼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在一片死寂中，这老狗能够不想么？是这个姓刘的使他企图利用刀砍金为元积案镇压矿工的阴谋破了产；也是这个姓刘的，使他在全矿实行木车运坑，进一步榨取工人血汗的措施落了空；还是这个姓刘的，不但使他的包窿子治水方案有砸锅的危险，而且使他眼下身陷工人怠工、生产停顿的困境……想到这里，王之修一屁股瘫在太师椅上。过了好大阵，这家伙才象疯狗一样，咬牙切齿地嚎叫：“我有钱能使鬼推磨，给打包窿子的穷鬼

每月增加法币五百元，再给他们悬个超产奖格：每天多打两个干炮眼、一个水炮眼的，让他捞得双倍工钱！”

说到这里，这老狗突然发了声奸笑，说：“给我写它二十张布告，贴满全矿区，让打班佬们，家喻户晓，妇孺尽知”。他自己给自己担保：“重赏之下，必有勇夫，瞎子见钱眼开，穷鬼们到时都会展劲。叫那姓刘的，看看我王之修的手段！”最后他又喊道：“多派些监工督工，把打班佬管得严严实实，哪怕死人，也得给我把包窿子打穿！”

血 和 仇

王之修贴出布告的当天，刘刚成就发动全班人到矿工家里串门，揭露王之修的阴谋，把蜜糖里裹着的毒药撕开给大家看。矿工们一议论，就明白了，都说：“决不能要钱不要命，一定要跟王之修斗到底！”

第二天，刘刚成去上工，见自己班上的矿工聚集在办公楼前，愤愤不平，一问才知道王之修把他们这班人提前从包窿子撤下来了。刘刚成急中生智，立马让石虎子混进替班的矿工中，向他们说清包窿子的情况，以免出事。

这一天，刘刚成一心挂两头，心里很不平静。到擦黑，刚下班回洞屋，虎子就喘吁吁地跑来，悲愤地说包窿子当天出了大事故。

原来，坑道里监工加紧了对工人的监视。桐油烟子闷人，他们戴着口罩，十分钟换一个进去，抡着大棒，逼着工

人赶工。石付光背着尖尖一背箩筐，刚一冒腰，两个黑心烂肺的监工，冷不防拾起一块大石，猛地加上去。只听得“咔嚓！”一声，石付光被压倒在地上，口中鲜血直冒。矿工们揪住监工追究，狗监工硬咬定是松岩掉下砸伤的，还说，王之修讲过，这号自然事故，都怪工人自己不长眼，压死也活该！

刘刚成气得把牙齿咬得格格响，胸膛直打扇，他想，总有一天要联合起工人，找王之修这老狗算总帐！他安慰虎子，替石付光寻医找药，又去跟打包窿子的工人商量坚持斗争的办法，这样，前后整整忙了十多天。

岩屋坪矿山，连日刮风下雨，天上的乌云，象铅块一样压在头顶上。这天，又轮到刘刚成他们班去打包窿子了。

这次刘刚成走到硐门口，不禁吃了一惊，监工增加到十五个，还有背枪的矿警，连王之修这老狗也来督阵了。王之修戴着藤帽，拄根文明棍，如狼似虎地坐在岗棚里。刘刚成圆睁怒目，象两把利剑，直刺着王之修。一会，监工冲过来，一阵吆喝、推搡，将刘刚成他们赶进硐里，立刻关上栅门，“咣啷”一声卡上牛尾锁。

刘刚成到了峪口上，便见硐顶浸水吊线般往下流。他掐指算了日子，心里不由得“咚”地一跳！坑道已经打了两月多，虽说没打进多深，但包窿子坑道和扯水的龙塘相隔到底有多远，谁也没个准数，王之修说是二百米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！他忙招呼大家安静，自己侧着身子把耳朵贴在石壁上细听，果然有阵阵“呼呼”的响声。他又叫几个人去试听，

都听到了，但都说不清是啥响动。刘刚成对大家说，现在洞壁厚薄谁也不知道，王之修亲自督阵一定有名堂，估摸很有穿眼冒水的危险。矿工们一听，顿时群情激愤，捞起炮杆就出洞去找王之修。

矿工们出了洞门，看见王之修正在岗棚里。刘刚成几步跨上前，用炮杆指着王之修，申明今天洞里浸水越来越大，随时有冒顶的危险，必须立即停工，否则工人坚决不再进洞。王之修知道马脚已露，不待刘刚成说完，便暴跳如雷，举着文明棍吼道：“好哇！你刘刚成无事生非，聚众闹事！我王之修绝不是好惹的，谁要抗拒进洞，就是破坏施工，该打就打，该关就关！”但矿工们个个怒目而视，紧握炮杆，一动也不动。正在这时，岗棚里响起了放炮的信号，王之修却疯狂下令：“来呀！跟我打进洞去！”一群凶神恶煞的矿警、监工围拢来，举起枪托，抡起木棒就打。矿工们由于寡不敌众，被逼进洞口。“轰、轰、轰！”洞里传来了炮声，可是矿警、监工还是逼着矿工们往洞里走。炮声刚过，矿工们走近峪口，忽然一闪亮光，“轰”的一声巨响，流血的灾难便降临了。原来是瞎炮开花，飞石砸着了走在前面的工人。刘刚成上前一看，只见黄关保左手被炸掉在一边，一只眼睛被炸坏，石虎子躺在血泊里，头部被炸裂，已经停止呼吸！矿工们愤怒极了，大家哭着，喊着，拚命地向外冲，要找王之修这个魔王算帐！

这时，王之修正领着一帮监工，蹑手蹑脚摸进坑道来，他们以为是水眼炸穿，露出高兴的样子，一听是瞎炮炸死了

人，便转身没命地往外窜。刘刚成一见仇人，分外眼红，一个箭步抢上去，就要抓住王之修这杀人魔鬼。但一群矿警将刘刚成死死拦住，抓手挠脚，使他动弹不得。刘刚成气得头发根根直竖！

黄昏时分，雾气沉沉，细雨霏霏，悲愤的人群，将死伤的矿工抬起，向山上走去。路过杉木湾、大岩屋，洞屋里的矿工和家属，闻声赶来，悲恸哭号……

几百工人和家属，簇拥着死伤者，走向王之修的办公楼。但半路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矿警和手持木棒、铁尺的监工迎面截住。这时人群中，有的要王之修抵命，有的要王之修出钱养受伤的工人，一时，哭骂声震动了岩屋坪，大地都象在痛哭！人们有苦无处诉，有冤无处伸，只得含泪把黄关保抬回他的洞屋，把虎子的尸体抬到包廛子岗棚停放。

天黑了，数百名矿工，涌来看虎子。岗棚内站不下，只好在沟坝、土坡上等着，轮流进去望一眼。隔一阵，虎子白发苍苍的老母，从山下得信赶来了，进了岗棚，一下子扑在儿子身上放声痛哭。看着这般惨景，听着这般哭声，简直把人的心都撕碎了！

矿工们不安地进出着，心头的怒潮翻滚着。他们反抗的意识猛烈地增长着、扩大着。惨剧再也不能重演了，屈辱再也不能忍受了。“向王之修讨还血债！”“交炮杆！罢工！”矿工们的吼声，象闷雷一样炸响。

刘刚成站在人群中，望着人们信任和期待的眼光，斩钉截铁地说道：“工友们，是立马行动起来的时候了，王之修逼

得我们活不下去，虎子的鲜血教训了我们，我们一定要团结，我们一定要斗争！”

风潮滚滚

次日，天色微明，包窿子沟坝上，数百矿工，正在向虎子告别。大地静穆，晨星闪着泪花，万木弯腰默哀，风声鸣奏挽乐。虎子的遗体，停放在工人自己绑扎的担架上。虎子年高的母亲，在给儿子整容，她眼泪纵横，但不再哭出声来。虎子母亲身后，站着大群的矿工，他们个个含着悲愤，要为死难的虎子报仇雪恨。

告别结束，担架抬走了虎子，众人含泪目送，直到担架消失，才迅速离开包窿子，向矿场坝进发。

.....

天色大亮，岩屋坪矿山，狂风乍起，风潮滚滚，大地都仿佛在摇动。厂门口，王之修如临大敌，矿警、监工乱作一团。

场坝上，如火如荼的红枫，直插云天，苍劲的横枝上，悬着一口大吊钟。满腔怒火的矿工唐顶山，大步跨上土台，两手抓住钟绳，接着便有力地、一下一下地把吊钟敲响了。那钟声十分地沉重、洪亮，震动岩屋坪，传遍全矿山，向矿工们发出罢工的召唤。

罢工示威的队伍，应着钟声，浩荡地开进厂坝。矿工们列队走在前头，一色的炮杆，如戟如剑，怒指天空，接着便

是前来支援的农民的队伍。最前面并排走着三个人，中间是白发苍苍、满面怒容的石虎子的母亲；右边是黄关保，绷带吊着炸断的手，纱布蒙着炸瞎的眼；左侧是魁梧的刘刚成，左肩扛着炮杆，右手搀着石母，刚毅沉着，神色凛然。

钟声越来越紧，愤怒的队伍逼向办公楼房。慌乱的王之修，面临罢工群众，犹作垂死挣扎，唆使矿警抵抗，阻止矿工前进。工人步步进逼，爪牙们惊惶万状，眼看无能为力，被迫节节后退，各自溜走。王之修莫可奈何，夹着尾巴躲进楼上办公室。

几个愤怒的矿工，在办公室门旁贴上“包窿子坑道是陷人坑”、“向王之修讨还血债”、“赶走矿务局，惩办王之修”的大标语，把“西南矿务局岩屋坪分矿”的牌子复盖得不见影子。一个监工跟着溜出办公室，欲将标语撕下，见几个矿工冲过来，目光冒着怒火，吓得他没命地窜回去了。王之修缩在屋里，惊恐万状，如同困兽。

矿工的控诉开始了。虎子母亲控诉王之修害死他的儿子，还不给安葬，真是罪恶滔天！她大呼，王之修必须停打包窿子，必须偿还她唯一的儿子！立时，“打死王之修”、“剥王之修的皮”的怒吼声，象大海怒涛，搅地翻天。接着，黄关保的后父，石付光的妻子，相继控诉。愤怒的矿工，高举炮杆，喊声震天，恨不得将王之修砸成齑粉！

接着，刘刚成跳上土台，无情地揭露万恶的王之修，仗着矿务局的威势，不顾矿工的死活，横行霸道，强打包窿子，造成工人死的死、伤的伤，欠下了累累的血债。血债必

用血来还！他代表全矿工人提出五大条件，勒令王之修立即答复。这五条就是：一、包窿子工程立即停工；二、因工死伤的工人，必须抚恤、治疗；三、矿方不得任意抓捕打骂矿工；四、不得对工人搜身，不准侮辱女工；五、按时如数发放工钱。刘刚成话一落音，“赶走矿务局，严惩王之修”、“不答应工人要求，罢工到底”、“交出炮杆，坚决罢工”的口号声，震天动地，象澎湃的狂潮，打得王之修晕头转向，躲在办公室里直揩汗。

正在这时，电话机忽然迸出紧急的铃声。一会儿，只见王之修放下话筒，脸色大变，失魂落魄，象一下子掉进了无底的深渊。原来，矿务局来了急电，说万山分矿、大洞喇分矿的工人，为了声援岩屋坪工人的斗争，今天上午同时交炮杆罢工了。王之修踉跄地奔出办公室，刚走到楼台边，就两腿一软，摇摇晃晃，身不由主地一下子瘫在楼板上。他扶着栏杆，强打精神，忙叫监工传话：全部答应复工条件！

刘刚成目击瘫在地上的王之修，回头环视站满场坝的为胜利所激动的矿工，和那林立着的如戟如剑、怒指天空的炮杆，信心百倍，斗志更坚……

疾风怒卷矿务局

(矿工斗争故事)

一九四四年春，一连十多天，矿工聚居的万山镇，就象掉进了灰蒙蒙的雾海里……。

曾经热闹一时的万山街市，如今也变得象天色一样阴沉灰暗。人们再听不到瓜子、麻花、烟卷、豆腐的叫卖；街道两边的米行、山货铺、粉面馆、百货店，也除去门面的装潢，无心招揽生意。街道路面坑坑凹凹，污水泥泞满地；垃圾、粪便比比皆是，臭不可闻。饭店门口站满讨饭、要钱的。真是一派萧条、破败、贫困的景象！

苦难的矿工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拥挤着住在街头的破草棚里。他们白天黑夜拼命地干活，但每人每月拿到的工钱却只够买几升米。现在纸币一再贬值，瞬息万变，如果头天拿到工资不立即买米买盐，第二天或许就要变成废纸。于是，矿工们总是忍饥受寒。

这是米如珠贵、民不聊生、灾难深重的年代呵！这样的日子，叫人怎样活下去？

矿工们除了拖着疲劳、瘦弱的身躯进矿去拼命加班打砂外，还得叫年迈的母亲、体弱的妻子、年幼的儿女到张家湾

的野墟堆上拣砂，然后拿拣得的一星半点砂子，去换回几合包谷，再和上米糠、野菜，拿来糊口活命。

张家湾的野墟，本来是几十年来地主资本家抛弃的废矿。谁能想到，这些含量少得可怜的陈年野墟，现在居然成了万山千百户穷人的活命根！

但是，国民党矿务局那些官僚资本家及其走狗爪牙，他们不仅打着“抗战建国”的幌子，千方百计搜刮民脂民膏，拚命榨取矿工血汗，大发国难财，而且把万山千百矿工和四乡穷苦民众推到死亡的边缘……。

抗 令 拣 墟

一天，矿务局突然在万山街头贴出一张布告：

查汞矿乃国家至宝，政府为争取抗战胜利，明令管制。即日起，历年野墟不准擅自拣选掏挖，违令者，以破坏抗建论处。此布。

主任 李兆霖

民国三十三年六月十六日

真是晴空一声霹雳，打在人们头顶上。这等于切断了矿工的活路，砸烂了拣墟民众的饭碗！

不到一顿饭工夫，看布告的人群，便把万山街头挤得水泄不通。他们议论着、愤怒着、咒骂着。有的说：“矿务局的狗杂种们，真不要我们工人活命啦！”有的说：“这算是

那样世道？”

忽然，人群中闯出一个块头大、臂膊粗、浓眉大眼、约莫三十来岁的矿工。他分开众人，冲上前去，把布告“嘶啦”一声扯得粉碎，然后转过身来，瞪着眼睛，鼓着胸脯，气虎虎地大声说：

“陈年野墟，有哪样拣不得？莫非过去已经丢了的墟，也卖给矿务局了吗？不要听他那套鬼话！”

顿时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叫好声。有个年轻的矿工大喊：“老万说得对！不让我们拣墟，索性大家都去李兆霖家吃饭！”

……………

“老万”名叫万石铮，是矿上的打砂工。原来在铜仁一个中学当校工时，和在学校教书的黄先生很要好。这先生经常教他学文化，和他讲天下大事，使他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，还能阅读报纸。有个晚上，黄先生来到老万房里摆谈，对老万说，穷苦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，团结起来，打倒地主资本家，推翻国民党反动派，才能翻身做主人。现在，共产党正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，在北方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……。老万正听得入迷，忽然从校门口传来粗暴的打门声。老万去开门，却闯进几个拿短枪的大汉。他们劈头就问：

“黄先生在家吗？”

老万一看不对，灵机一动，就说：“在家”。等那几个大汉向黄先生的房子冲去时，他赶忙关上自己的房门，叫黄先生从后窗跳出去了。老万怕发生意外，又走出大门，找到

黄先生，带着他过了河，才恋恋不舍地和他告别。这时，天已蒙蒙亮，老万在回校的路上，遇见拣粪的陈老头，陈老头惊讶地说：“刚才我听你房里乒乒、咣啷地响，又见好多人在里头，还以为你家来客了，喊了几声又没有答应。原来你在这里呀！”老万一听，情知不妙，扭头就走。后来，他离开铜仁，到了万山，当了矿工。

老万来万山，一晃就是五、六年，由于他有胆量、有见识，为人刚直公正，而且喜欢帮助穷人，所以，矿工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老万”。

.....

矿务局贴出布告的第三天，老万下班回家，走到万山街口，便和一群矿工汇合在一起了。他们有的向他诉说困难，有的要他去矿务局交涉。青年矿工铁虎，却在后面一个劲地喊他。于是，他转身朝铁虎走去。

老万跟着铁虎来到他家，见堂屋里坐着一个生人。铁虎一见，便叫“表哥”。铁虎妈从里间出来，告诉他们，她姐姐家的地被矿务局霸占后，全家靠拣野墟度日，昨天她姐夫在张家湾拣墟，矿警不准拣，还把她姐夫打伤了。今天，铁虎表哥是来叫铁虎去看看他姨爹的。铁虎表哥铁青着脸，接口道：“岂止我父亲一个挨打，全寨子被矿警用石头砸伤的，不下二十个！”

铁虎一听，暴跳起来，一拳打在桌子上，说道：“狗杂种们硬要动武了！”老万一把按住跳起来的茶壶、茶碗，心里也很激动。

这时，十多个矿工陆续来到铁虎家，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看到老万便说：

“早上，我下五更班回家，在山坡脚看见两个矿警在毒打一个拣煤的老太婆。我看不下去，便上前说了两句，那矿警便抡起棒子来打我。我气极了，提起桐油灯砸了他狗崽子。谁知，狗队长刘忠南在后面朝我开枪，子弹从我耳边擦过……。”

听了这件事，铁虎的堂屋里，一下子变得气氛严肃，十来个矿工，都在认真地考虑着。有人说：“矿务局动枪动刀了。如果不跟他斗，怕以后的日子更难过！”

这时，人们都望着老万。老万看到人人愤怒和期待的眼光，觉得要把大伙捏在一起，才能和矿务局斗。于是，他便大声地说：

“活人总不能叫尿憋死，野煤，一定要拣；不拣，大家吃哪样？现在的问题是咋个拣法。”

铁虎猛地站起，说：“我们不管他那一套，照样拣。他来打，和他拚！”但有人不同意，说：“他们有枪，拣不到砂，还要吃亏！”铁虎不服，便反问：“那就等死吗？”老万把铁虎按下，然后向大伙说：“拚命不行；不斗也不行！以后不要光让老的、小的、女的去；要去，大家去，特别是我们打班的，轮流带着他们去，看他们矿警敢不敢打！”

铁虎跳起来说：“对，我们去，不让拣，就揍他，反正我们人多，几十个矿警算什么！”

大家一听，觉得有理。铁虎表哥也把烟杆一磕，站起来

说：“我回寨子也和大伙商量一下，找些后生一起来拣，看他敢不敢再打！”老万点点头说：“我们大家都去和工友们讲，只要扭成一股绳，力量就大啦！明天，我们就凑上百把个矿工，不上班，和老人小孩一齐拣煤去！叫矿务局两头抓瞎；洞子外面他没法制止拣煤，洞子里面没人给他打砂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深渊狭谷里滚出了大团大团的浓雾，把万山镇罩住了。十步之外，看不见人，看不清路。忽然一阵凉风刮来，冲散浓雾，现出一支几百人的拣煤队伍。

老万走在前头，领着队伍。后面，每隔十步，就有两个手持钢钎的打砂工，保护着工人家属。队伍一直排下去，足有一里多路长。

队伍刚刚到张家湾口，就过来两个矿警、两个监工，拦住去路。老万立即质问：

“为什么不让走！”

“上头有令，不准拣煤！”

“谁不是吃饭长大的，命令总不能叫人饿死呀！”

一个监工看老万驳斥他们，哇哇乱叫，举起木棒，就想打人。

一个矿工走上前，警告他：“识相点，否则你要吃苦头！”

那监工居然还要动手，老万飞起一拳，就把他打倒在地，用脚踏住。其余三个见势不对，一溜烟跑了。铁虎一把提起地上的监工，将碗大的拳头往他脸上一晃，说：“三天再作恶，叫你没有好下场！”手一松，监工连滚带爬地跑了……

这一天，大家真痛快，出了一肚子气，大人小孩都拣得一背箩糠，欢天喜地，回家去了。

万山矿务局办公室里，身兼厂长的穆工程^①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。一会有人报告：今天无人上班，工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；一会又有矿警报告：有一个叫老万的矿工，领着百多号工人、几百个家属强行拣糠；一会又有个监工说：姓万的无法无天，打了监工还用脚踏上……。穆工程越听越气，脸上青筋暴胀。忽然，他牙齿一咬，转脸对矿警分队长刘忠南说：

“往后有违抗命令的，不管是谁，都给我开枪！不过，要把尸首藏起来，把伤员抓起来，免得麻烦。”接着，背过脸去，交接管班：要严密注意那个“老万”。

血染张家湾

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清晨，浓雾刚散，狂风又卷起尘土，阵阵刮来，弄得人们睁不开眼睛，看不见天日。

张家湾里，五百多个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老弱妇孺，正在矿工们的保护下拣野糠。老万、铁虎等人，一面拣糠，一面警惕地注视着四方。

这时，一个矿警班长带着两个矿警，手提棍棒，耀武扬

^① “工程”，这是工人对伪矿务局“工程师”的贬称。

威地向张家湾墟堆上奔来，嘴里不干不净地叫骂着。一个“伢鹞鹞”气不过，回骂了他们一句，矿警便扭着他的耳朵，用棍子猛力地打他。老万看在眼里，立即跑过去用铁钳般的大手将矿警班长的手腕抓住；旁边两个矿警正要帮忙，被老万背后一涌而上的矿工推倒在地，接着就是一顿痛打！等铁虎他们赶来，这几个家伙已经抱头鼠窜了。

老万知道矿警要去报告，就把铁虎等身强力壮的年轻矿工叫到一边，要他们分散站在拣墟人群的周围，保护老弱妇孺，迎接可能到来的报复。

不一会，厂长穆工程和矿警分队长刘忠南果然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矿警，气急败坏、杀气腾腾地赶来了。

穆工程在武装保护下，站在一个土坎上，对着几百群众大叫大喊，说：“谁不离开张家湾，就抓起来以强盗论处”。

大家一听，嚷了起来。老万和铁虎等人挺身向前，老万据理反驳：

“你们占了矿山，吃喝嫖赌，不叫强盗；我们为了活命，拣点野墟，反成了强盗！穆厂长，你真把头脚颠倒了！”

穆工程一听，脸气得铁青，张牙舞爪，大声吼叫：

“谁敢捣乱，就是破坏抗建、策应日寇的汉奸！”

群众一下子象煮开了的水，翻腾了。他们顿着脚、捶着胸，大骂穆工程是李兆霖的走狗。老万更是怒不可遏，立即针锋相对地愤怒驳斥：

“请问穆厂长，日本鬼子打来了，是哪个退缩西南，在后方大发国难财？在这万山矿上，又是哪个刮地三尺，榨取

矿工血汗，连丢掉了的野堍也不准我们拣？告诉你，象矿务局的大主任李兆霖和他的脚爪爪，才是道地的卖国贼，才说得策应日寇的汉奸！”

这气壮山河的话语，洪钟一般的声音，就象羊角锤一下又一下地打在穆工程的脑壳上，直打得他晕头转向，答不上话来。

这时，只见穆工程向一个矿警打听些什么，然后，他立即朝刘忠南走过去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刘忠南满脸横肉抖了一下，立马喝令矿警队：

“把姓万的捆起来！”

五六个矿警就要动手，铁虎和七八个矿工马上跑到老万前面。矿警们手持长枪向老万冲来，矿工们一齐扑了过去，最后扭成一堆、打成一团……。

这边几百个群众看见矿警队动手了，立即一涌而上，进行搏斗，张家湾顿时尘土飞扬。不知哪个勇敢的矿工把刘忠南掀倒了，象擂鼓一样捶他；穆工程也被人群围住，直把他吓得目瞪口呆。……

两个矿警过来解救穆工程，穆工程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冲出人群，站在一个高坎上，然后就朝刘忠南声嘶力竭地叫喊：

“开…枪！…开…枪…！”

刘忠南听到开枪的命令，拚着死命冲出人群，拔出手枪，“呼！呼！呼！”连放三枪。霎时间，所有矿警都拚命往外冲，冲出了人群的矿警跑到高高的堍堆上，把枪口对着

拣流的群众。只听刘忠南大声喊：

“放！”

一刹那，子弹象群魔的乱箭，射向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，残杀着矿工们的生命。张家湾里，硝烟滚滚，悲声四起。血流成河……

三十多个矿工死在血泊之中！

三十多个老弱妇孺身负枪伤！

铁虎眼看死的死、伤的伤，眼里冒着仇恨的火花，大吼一声，冒着枪弹，就要向刘忠南扑去！老万连忙一把将他按住，一颗子弹“嗖”的一声就从铁虎头上飞过。

老万见敌人丧心病狂地开枪杀人，为了保护群众，便指挥群众向水塘坳和万山街上撤退。人群快到水塘坳时，迎面又响起枪声。老万估摸这里的矿警不会很多，叫大家不要惊慌，继续前进，自己和铁虎等人冲到前面。这时，万山街头也涌出一群矿工，他们是听到张家湾枪响后出来支援老万他们的。水塘坳的几个矿警看前后来了这样多的群众，放了几枪以后，早就跑了。老万带领群众和万山街上来的矿工汇合后，便要大家各自先回家去，自己约集了四十多个矿工，立即赶回张家湾抢救未能冲出来的伤员和群众。

四十多个矿工，个个象愤怒的狮子，他们要去和矿警队厮杀，要向穆工程和刘忠南讨还血债。他们手提钢钎、木棒，象一阵狂风，向张家湾扑去……。

待老万他们赶到张家湾时，杀人不眨眼的穆工程和刘忠南已带着矿警队走了。只留下几个矿警倒背着步枪，用双手

抓着伤员的两脚，拖着走。矿工们一见，怒火万丈，随着老万一声怒吼，扑了过去。那几个矿警丢下伤员，拚命逃跑。

老万和矿工们赶忙救护伤员。他们看见有的伤员头脸血肉模糊，有的手脚中弹、鲜血直流，心里真象刀绞一般的疼痛。

老万的眼睛，蒙上一层泪花；铁虎的眼泪，唰唰流下……。

二十多位死难者的遗体不见了。

十多个伤员被矿警队抓走。

矿工们面对穆工程和刘忠南黑杀灭迹的新罪行，胸中怒火，猛烈燃烧，人人眼里射出仇恨的火花。他们暗暗发誓：一定要向矿务局讨还血债！一定要为死难的阶级兄弟报仇雪恨！

地 下 激 流

一连几天，万山街头一片静寂，但不时可以听到愤怒的咒骂和痛苦的呻吟。矿工的仇恨，就象一股地下的激流，在平静的外表下，咆哮奔腾。背地痛打矿警、监工的事，越来越多，连平时凶神恶煞的管班都不敢单独出外了。老万担着心事，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似乎总是在探寻斗争的道路。

经常到各处探望伤员的老万，有一、两天没有露面了。这天夜里，他突然来到铁虎家，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。

老万掏出一卷油印的小报给铁虎看。不久，又有二十来个矿工先后来到铁虎家，老万便说：

“贵阳、铜仁都知道我们张家湾发生的事了。这些小报

上的文章说得多好呵！”接着他就把油印小报展开，念给大家听：“矿工们，团结起来，反饥饿、反压迫、反屠杀！砸碎反动派套在我们身上的铁锁链！”

大家一听，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，各自拿了一张小报，细读细看。他们越读越激动，越看越兴奋……

铁虎忽然走到老万身边，问道：

“这是哪里来的？”

老万微笑着，避而不答。

铁虎忽然感慨地说：“要是红军还在这里就好了，我非参加红军，杀掉李兆霖、穆工程、刘忠南这班狗杂种不可！”老万听了，情绪激动，说道：

“红军已经改成八路军和新四军，到北方打日本去了，但领导红军的共产党还有人在……。”

大家眼睛发亮，满怀希望地抢着问道：

“在哪里？”

老万压低声音，慢慢地说：

“全国有，贵州有，我们这个地区也肯定会有！”

矿工们兴奋地议论开了。老万话锋一转说道：“矿务局杀了我们几十个穷弟兄，打伤了几十个老人、孩子，这仇一定要报。我们全矿工人要团结起来，闹罢工，搞风潮，揭发矿务局的罪行，闹他个天翻地覆！”

老万把手一扬，就接着说道：

“只要我们团结得象一个拳头，就什么都不怕。我们还要联合四乡农民，这样力量就更大！大家想想，工人不给他

打砂，农民不卖给他粮食，这些官僚老板赚不到钱，又捞不到吃喝，他们才知道锅儿是铁倒的！我们干起来以后，铜仁、遵义、贵阳以及各地的穷人都会站在我们这边，都会为我们说话，那时候，矿务局的李兆霖和他的走狗爪牙就会变成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！”

大伙情绪激昂，个个磨拳擦掌。老万和大家商量了到各坑口发动矿工、联合农民和写传单标语的事，大家立即分头去做。

一股地下激流，汹涌澎湃，不久就要冒出地面……。

第二天，穆工程象喝饱了人血的野兽，躺在床上抽大烟。突然刘忠南气呼呼地闯进来，喘息未定，就把一卷纸递给他。穆工程一看，象被针刺了一般，跳将起来。原来那是矿警、监工从万山街上撕下来的标语和油印传单，上面写着：

大家起来索还被穆工程师和刘忠南惨杀的矿工的尸首！

打倒激成民变的穆工程师和刘忠南！

大家要记着“六·二六”是李兆霖的走狗们屠杀贫民的一天！

传单上印的是一首歌谣：

贫民专靠拣砂来吃饭，不料矿局来了打破碗。只杀灭迹罪滔天，百姓哭得心肠断。苦难日子何时了？推翻矿局才算完！

穆工程看着标语、传单，头上直冒冷汗，然后象丧家狗一样急急忙忙跑到李兆霖那里去了。

疾风败叶

一九四四年秋天的一个早上，老万在仙人洞开完会，心里非常激动。他接着又去探访了几个伤员，在万山镇上溜了一转。刚回到家，铁虎就来了。他告诉老万，矿务局办公室门口增加了岗哨，戒备森严，情况有点异常。老万说：

“我也看到了！”

“你要注意呵！”铁虎关心地说。

老万点点头，示意铁虎坐下，然后说：

“大家都要防着点。垂死的敌人就象一条疯狗，会乱咬人的。我们计划全矿大罢工，三千民众大示威，他们虽不摸底，但狗鼻子灵得很，他们也一定会有感觉的。但是，要斗争，我们就不怕流血，不怕坐牢，不怕牺牲！”

他们互相勉励着，准备迎接一场艰苦的斗争……。

晚上，万山矿区沉睡在漆黑的夜里。连结着铁丝网的碉堡上，有一个窗口，闪着一丝幽幽的绿光，象一只恐怖的眼睛，狰狞地盯着无边无际的山峦。单调、冷落的竹梆声，在矿区里回荡。呼啸着的狂风，象千军万马，横冲直闯，似乎要把碉堡摧垮，要把铁丝网撕烂，要把矿务局的楼房掀掉……

黎明，东方发白，天快亮了。忽然锣声四起，鼓声咚

咚；万山山头，霞光万道。

矿工从岩屋、茅棚、街市涌了出来，他们拿着钢钎、手锤、大刀；农民从四面八方赶到，手持长矛、锄头、镰刀。然后，各方人群汇成一股人流，向矿务局办公室奔去……。

铁虎按照老万的安排，带领一百多人的队伍，把一个一个矿警分别包围起来。

十多个矿工手提浆糊桶，四处张贴标语。矿务局的大门两侧出现了鲜明夺目的大字标语，上面写着：

反饥饿、反压迫、反屠杀！

这时，工人、农民、工人家属，还在不停地涌向万山街头的矿务局。人群站满了山头山脚、硐口坪子，整个矿区，变成了人的山，人的海，钢钎、锄头林立。

一个矿工，把哨子一吹，口号声就象大海的怒涛，此起彼伏，响彻云霄，震撼山谷！

打倒李兆霖、穆工程、刘忠南！

矿务局滚蛋！

把张家湾死难工友交出来！

还我工友！还我弟兄！

李兆霖和穆工程躲在楼上，眼看潮水般的人群向他们涌来，吓得面无人色，听到几千群众雷一般的吼声，觉得心都在颤抖。他们就象瑟缩在败叶上的几个小毛虫，秋风一扫，就只得随着落叶飘荡……

这时，老万带着五个矿工和三个农民代表，直登矿务局办公室二楼。

“叫李兆霖出来！”老万对一个矿警说。

那个矿警立马走进另一个房子向李兆霖报告。李兆霖还来不及整理衣衫，就狼狈不堪地出现在代表们面前。

老万向前一步，对李兆霖说道：

“我们代表万山矿工和四乡民众，向你宣布，自即日起，全矿工人开始大罢工，如不圆满答应下列各款，决不复工：

“一、撤销禁止拣选野坵的无理决定。

“二、严惩枪杀张家湾拣坵民众的穆工程和刘忠南。

“三、立即交出六·二六被枪杀的死难工友遗体，释放被抓走的全部伤员。

“四、向社会公开张家湾事件真相；承认六·二六矿务局指挥矿警队蓄意枪杀无辜民众的罪行。

“五、负责安葬死者、抚恤家属；治愈全部负伤人员。

“六、以后不准压迫民众，不准抓捕吊打工人。”

李兆霖听完后，叫老万和代表们坐下慢慢商量。老万一瞥老奸巨滑的李兆霖，立刻把他拉到窗口，面对群众。然后对李兆霖大声说道：

“这是万山矿工和农民的正义要求！”

李兆霖看到几千群众愤怒的眼睛，听到雷鸣般的怒吼，转过身来向全体代表哀求：“请宽限一天，一定……照……办……”

第二天，万山街头锣鼓喧天，千百个穷苦矿工和四乡农民聚集在矿务局门前的广场上，热烈庆祝他们斗争的胜利。铁虎满面红光，神采飞扬，扛着一杆大红旗，走进广场，后面跟着十多个矿工，把各种颜色的传单撒向人群。传单象雪片一样在天空飞舞，人们雀跃欢呼，争看他们斗争的捷报。传单上油印着多么令人振奋的字样啊！

万山矿工大罢工，大示威，大胜利！

矿务局向万山矿工、民众低头认罪，撤销禁拣野坑的无理规定！

刘忠南被撤职，明天滚出万山！

团结起来，战斗到天明！

这时，老万穿过人群，跳上一个土墩，对周围的群众激动地说：“斗争没有停止，斗争还要继续！谁再压迫工农，我们就要团结在一起，和他斗争到底！”

霎时，人群中爆发出响亮的口号声，象阵阵春雷，震撼着万山大地……

六龙山上红旗飘

剿匪急令

一九五〇年秋，我人民解放军驻贵州铜仁某师，在执行第一阶段剿匪任务中，消灭了大量土匪，取得了巨大战果，在万山一带流窜的杨四麻子匪部已经十分孤立。当时，师党委立即调集万山周围各县部队，集中优势兵力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将杨四麻子匪部打得丢盔弃甲、落花流水，只有匪首杨四麻子和杨保带着家眷和少数残匪，隐遁六龙山中。

为了彻底消灭残匪，师党委决定派警卫三连进驻岩屋坪，把红旗插上六龙山，在最短期间，肃清散匪，捉住匪首，要求全体指战员，充分发动群众，发扬我军勇敢战斗、不怕牺牲、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，坚决完成任务。

警卫战士张有才，一听师部就要下达最后消灭万山一带残匪的命令，心里象潮水般的翻滚。他老家在山东，二十四岁，祖辈都是煤矿工人。家乡解放后，他怀着阶级仇恨参加了军，先后参加过鲁西南战役和渡江战役，两次荣立三等功，部队来到贵州后，一直担任警卫员。他早就盼望着参加歼灭国民党残匪的战斗了。

师部会议一开完，张有才就向首长要求直接参战，他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，表示要为人民立新功。首长被他的热情所打动，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第二天，师首长命令张有才把剿匪急令送到三连，同时去三连报到。张有才清早出发，一路上，看万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苍翠的山峦，象披挂着火红的战甲，心情十分激动；同时，关卡有部队，路口有民兵，各站有人护送，更使他高兴得象回老家，四十多里路程，只三个多小时便走完了。他一见三连驻地上空飞舞的红旗，和那紧握钢枪在门口值勤的战友，兴奋的心啊，早将翻山越岭的疲劳，忘得一下二净。

张有才见了张连长，行过军礼，双手送上命令，跟着就将早已准备好的话语，用洪亮的声音说了出来：

“报告！警卫战士张有才，奉首长命令，前来报到，请连长给俺分配最艰巨的任务！”

连长看完剿匪急令，十分兴奋，来回地走着，并自言自语道：“师部指示完全正确，抓住杨四麻子和杨保，我们有信心，坚决完成任务！”

一会，连长忽然举起命令，转身面对战士们，大笑道：

“首长真有风趣！还说随同命令，给我们派来一个年轻的猎手，要他和我们一道，尽快抓住六龙山上的两只狼。欢迎你呀，年轻的猎手！”

这时，连长才发现面前的张有才还立正站着，额上直冒汗，便心疼地一把拉过来对面坐下。连长仔细端详这位“猎手”：个头高大，脸膛黑红，浓眉大眼，肩挎冲锋枪，真是

好威武！心里不禁赞叹道：“这样的战士，就象六龙山上的红松！”

连长问：“爬山越岭，摸黑搜匪，能行吗？”

张有才回答：“行！俺在煤矿干活多年，成天价爬坡下坎，一天少说也是几十里；井下黑古窿冬，白天也是黑夜，眼睛得象夜猫子。俺们还逮着过大老鼠，惩治过狗监工哩！”

连长开怀地笑了。接着，又严肃地说道：“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，任务紧急，敌人躲在暗处，狡猾得很哩。”

张有才挺挺胸脯说：“依靠群众，大打人民战争，再狡猾的敌人也跑不掉。俺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。请连长放心。”连长高兴地点点头。

连长分配张有才去领导一个矿工民兵班，担任班长，参加突击和搜索。末了，还交给他一个临时工作：帮助矿工石万山作准备，好在明天诉苦大会上发言。交代完毕，连长把他送到了营房。

发动群众

这天晚上，张有才丢下碗筷，便踏着月光，来到矿工洞屋，和石万山师傅会了面。

两人见了面，就象亲兄弟一样，对坐在松树下摆谈起来。张有才叙说了自己苦难的家史，表示了消灭残匪的决心。石万山便向张班长控诉了匪首杨四麻子的罪恶。

杨四麻子的祖父、父亲和大哥，全是恶霸地主，残酷压

迫农民，无恶不作，都被农民宰了。杨匪怀恨在心，便跑到六龙山，一头栽到大惯匪杨保门下，当了忠实保镖。白天，他跟随杨保压迫矿工；夜晚，伙同匪众下山抢掠百姓。后来，他混进官场，投机钻营，当上了黄道乡的乡长，接着便指使爪牙大肆抓兵派款，敲诈勒索，弄得民不聊生。

一九四六年底，伪矿局被万山人民赶走。玉屏的官吏、豪绅，演了一出争夺矿山的丑戏。这班人了解杨四麻子通官又通匪，是独霸一方的地头蛇，深怕他的黑枪不认人，最后，只得乖乖地把“玉屏益民股份有限公司”经理的位子让给了他。

杨四麻子办矿，官、匪、商三位一体。他招揽玉屏、铜仁等地五十个官绅作股东，就象把五十条吸血管伸进了矿工的心脏。最惨道的是他强迫工人打倒砂好的矿柱，使井下经常发生大塌顶，死伤的工人不计其数，石万山的老父就这样丢了性命。杨四麻子抢得了富矿，一个坑口，每场出的水银就有千多斤，半年功夫，他便大发横财，置了四百石良田。这年年终分红，五十个股东坐地分肥，每股分得水银一百斤。一斤水银，那时要换一百斤白米，五千斤水银折成大米，足够一千五百个矿工吃上一年啦！

杨四麻子对工人的压迫、残害，更是说不完。他赚了大钱，立马扩充护矿队，添置枪枝弹药，发给他的亲信，专门用来镇压工人。他增修碉堡，遍设岗哨，把矿山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。万山地处几省交界，穷苦的青壮年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兵派款，纷纷来矿山谋生，他就乘机大肆敲诈勒索。他说矿山也要抽兵，“三丁抽一，五丁抽二”，谁要免服兵

役，就得日交水银一两，每年交足二十三斤。只这一项，他就不知敲诈了多少矿工的汗血钱。杨四麻子心狠手毒，经常用各种骇人听闻的刑罚残害工人。有的矿工一天之内竟惨遭“悬半边猪”、“上滚筒”、“关笼子”、“熏辣子烟”、“背火背箩”等几种酷刑。他对工人实行罪恶的搜身制，强迫女工下班时打散头发、高举双手、张口伸舌走出大门，一旦查出半粒朱砂，就连娘带崽关进站笼。

矿工们被压榨得骨瘦如柴，杨四麻子却花天酒地，荒淫无耻。他象野兽一样地糟踏妇女，谁若不依从，就一枪打死在路边。……

杨四麻子是矿工的死敌，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魔王……。

张有才听了石师傅的控诉，感到万分愤恨。天下工人心连心，矿山工人的仇恨，就是自己的仇恨，他决心同矿工们一道，斩断杨四麻子这条祸根。张有才紧握石师傅的大手，鼓励他在明天的大会上控诉。

第二天，六龙山下各个村寨，都热火朝天地举行着诉苦大会，敖寨的大会则是矿工和农民联合举行的。大会开始，张有才首先上台讲了话，他说：“老乡们，现在全国已经解放了，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完蛋了，他们留下的大股土匪已经消灭，只剩下几个残匪还在垂死挣扎。……我们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、恶霸、土匪的罪恶，大家一条心，彻底消灭敌人，把革命进行到底！”一席话，说得矿工和农民们人人精神振奋。

第一个登台的是矿工代表石万山，他对匪首杨四麻子的

血泪控诉，一下子把大家的怒火点燃了。石万山刚说完，龙塘的代表就上了台，他说，八年前，国民党铜仁独立团攻占岩屋坪，抓走了躲藏在山洞里的杨保的小老婆。杨保这个大匪头，硬诬赖是龙塘人向独立团告密的，疯狂枪杀了龙塘全寨的乡亲，只幸存两个人，他是因为外出走亲戚才得免难的！……他最后坚决表示，一定要讨还这笔血债，哪怕杨保逃到天涯海角，也要将他捉回来，交给人民审判！话一落音，“向杨匪讨还血债”、“消灭土匪，为民除害”、“活捉杨四麻子”、“活捉杨保”的口号声，象火山爆发，震天动地，从放寨传到各个村落，同各处的声讨汇合在一起，象大海的怒涛，汹涌澎湃，猛烈地冲击着六龙山。矿工和农民代表们字字血泪，接二连三地控诉着，到会群众泣不成声，张有才和张连长也不住地揩着眼泪。

最后，张连长上台讲话。他说：“乡亲们今天倒出了苦水，擦亮了眼睛，表示了彻底消灭土匪的决心。今天，杨匪已成瓮中之鳖，再也逃脱不了被歼灭的命运了。”他代表解放军部队，发出了剿匪的钢铁誓言，向到会的民兵和工农群众发出了在最短期间捉住杨匪的战斗号令！

诉苦大会进行到中午，才在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和隆隆的炮声中胜利结束。

搜 山 擒 魔

秋风劲吹，梧桐树上的黄叶，纷纷下落，六龙山军民搜

山剿匪，就从这天开始。

从敖寨直到石竹，五十多个村庄，在解放军的带领下，出动了一万多矿工和农民，展开了拉网围攻。他们每人带足七天的干粮，扛着步枪、火枪、长矛、锄头，高喊着“抓不到杨四麻子决不下山”的口号，从各个村寨出发，很快便布满了岗峦峡谷，把六龙山变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

张有才领导的矿工民兵班走在突击队的前头，人人精神饱满，斗志昂扬。张有才站在路旁，大声说道：“同志们，这次搜山，阵势很大，给土匪撒下了天罗地网。可咱们要提高警惕、遵守纪律，每个山头、每条沟壑、每个洞穴，都要搜遍。每人左右距离二十米，并排拉着网向前进，要象篦子梳头，不让一个土匪漏掉。”说到这里，又加高嗓音道：

“咱们还要支援友邻，哪里有枪声，哪里就有情况，大伙就往哪里跑。白天民兵搜，夜里部队来；哪里黑，哪里歇，风雨无阻。大伙说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！”吃尽土匪苦头的矿工一致回答，吼声震响了岩屋坪。

这支队伍穿过搜山的人群，直奔匪区鹅梨坪。他们在悬崖边爬上爬下，在密林中钻进钻出，时而跃过山岩的裂罅，时而跳过溪水。这天傍晚，他们发现一些被丢弃的蓑衣、斗笠、鼎罐和一小堆柴灰，接着，从山上搜出十多个散匪，其中，就有恶贯满盈、双手沾满矿工鲜血的总管班陈科子。

晚上，矿工们就地休息，张有才来回查岗。半夜，朦胧的月光下，一个民兵，领着个十二、三岁的儿童，急急忙忙

赶来向班长报告敌情。小孩喘喘地说：“解放军叔叔，我家有情况啦！我们快上床睡觉，三个女土匪，破门进了屋，将我妈绑在床档头，强迫婆婆煮两升米的饭，还拖我去烧火。妈给我递眼色，叫我快些逃出来报信。我，好不容易，偷着抱柴禾的空儿，一口气跑来了。快！快！快些去抓活的！”

张有才闻讯，立即集队出发，飞兵包围了老乡的住房。但只抓住一个正在屋里捏饭粑的女匪，其余两个逃走了。抓住的这个，原来是杨保的小老婆，这家伙装死卖活、哭鼻抹泪，嚎了半天，才说山洞里还有两个幼小的儿女在等着。

原来，匪首杨四麻子和杨保拖着家小，东逃西窜，已经断了粮食。他们的老窝韶溪，早驻扎了解放军。他们走投无路，只得就地抢粮。这天晚上，两个匪首躲着，支使老婆出来活动。杨四麻子的小老婆和大女儿，蹲在老乡屋外放哨，发觉小孩跑了，追赶不及，便慌忙逃命，丢下杨保的小老婆。

这天，军民联合行动，旗开得胜，斩掉了匪首的一只魔爪，揪住了它的尾巴。

第二天，各个山头搜出残匪上百人，到连部投诚交械的，已有四百多。不过，从军民搜山情况和降匪的口供中，尚未查清匪首在哪里落脚。张有才带着民兵，继续出没在山岗上、怪石间、丛林中。

太阳快落山了，队伍来到木榨冲，发现垭口上有两个头包黑帽、身穿短衫的女人，突然冒了出来。张有才大喊：

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两个女人战战兢兢地回答，说是守

路口的，可边说边往山顶狂跑。张有才明白了三分，估计是昨晚逃脱的两个女匪，便一声怒吼：“民兵们，冲啊，抓活的！”随着这喊声，山坡两面的民兵，象两道巨浪，齐向垭口卷去。

那两个匪婆慌慌张张，边爬坡边回头乱放枪。一时，“噼噼”、“叭叭”，对射起来。一会，两个匪婆抢占了制高点，隐伏在山顶峭石的后面，不时地伸出头来，向逼近的张有才和石万山放冷枪。

张有才隐蔽在岩石后面，仔细观察地形地物。这山头，三面是悬岩峭壁，通路这边已被军民封锁了，敌人已身陷绝境；山下的民兵，虽然被岩坎和敌人的火力挡住，再难推进，但是，自己和石万山可以配合，都有岩石作掩护，距离敌人最近，恰成一个三角形，相距不过二、三十米，敌人已在自己的火力圈之内。

张有才对右侧的石万山喊道：“石师傅，沉着，要抓活的！”回头，便对女匪喊话：“赶快投降！缴枪不杀！”这时，下面民兵也呐喊助威。喊声停止，暂时归于沉寂。

一会，峭石后面忽然出现了一块用树枝撑着的白布，还听见女匪尖着嗓子喊：“解放大军饶命，我投降，我缴枪！”石万山听出这是杨四麻子的小老婆罗碧玉，信以为真，刚要起身，马上被张有才“快隐蔽，别上当”的喊声制止。张有才随即端起冲锋枪，朝峭石扫了一梭子，跟着又喊话：“跑不了啦，快出来缴枪！”但还是不见女匪出来。

隔了一阵，峭石后面，忽地传来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

“妈呀”一声怪叫，那白布便摇晃着倒了下去。石万山不知搞的什么鬼，只觉得不象是下面的民兵打中了上边的女匪。正盯着，从峭石后，飞出一把短枪来，“啪”地掉在中间石头上。

石万山擒匪心切，“唰”地蹦跳起来，冲了上去，便要抬枪捉人。张有才一旁看得明白，只见那匪婆蓦地闪身出来，满面杀气，咬牙切齿，举起另一把短枪，朝石万山瞄准。“叭”的一声枪响，石万山见女匪的手枪“当！”地一声掉在岩石上，猛地一惊，才恍然大悟：若不是班长一旁眼疾手快，自己险些遭了匪婆的暗算。他顿时怒火直冲头顶，一个大步跨上前，端枪对准匪婆，大喊：“害人的妖精，你的末日到了！”一枪结果了匪婆的狗命。

张有才冲到峭石后面一看，情况全明白了。那个手拿降旗仆倒在地、背心中了一弹的，正是杨四麻子前妻之女，匪婆罗碧玉深怕匪女被抓暴露杨四麻子的下落，为了灭口，下了毒手。石万山和民兵，四处搜遍，哪见杨四麻子的半点踪迹？石万山急得直顿脚，口里不住地打失悔：“拐了，拐了！”自认不该开枪，把这个到手的“舌头”给打死了。张有才一面鼓励，一面告诉他切记要和狡猾的敌人斗智，不可莽撞行事；又说，斩掉匪首的另一只魔爪，敌人已经更加困难，情况对我们更为有利了。

第六天清早，搜山的队伍正要出发，山下两个民兵押着一个土匪，来到连部。土匪一见张连长，就趴在地上，捣蒜一样地磕头，口称要立功赎罪。

连长审问以后，知道杨四麻子和杨保两个匪首这几天已经各自逃命，昨晚才在康节冲岩洞会面。进洞后，杨保吩咐随身的两个喽罗去洞外放哨。他们见势不妙，觉得迟降不如早降，两人商量好，一个留下放哨，一个去报告大军，争取立功赎罪。

张连长当机立断，立即派了两个班的战士，又叫张有才带着民兵，押着报信的土匪，火速前往捉拿。赶到康节冲岩洞，张有才在洞口发现了一个被杀死的匪徒。搜索到洞里，见杀人魔鬼杨保已咽了气，嘴边沾有白沫，从他身上搜出一块生鸦片，知道这个家伙吞了烟毒。杨四麻子则不知去向。估计是杨四麻子一觉醒来，发现杨保已死，便觉众叛亲离。这狡诈多疑的家伙，唯恐小土匪出卖他，便将洞口放哨的一刀杀死，然后仓惶逃窜。

英雄壮歌

是军民搜山剿匪的第七天了。

这天，秋高气爽，晴空万里，六龙山上，晨风漫卷着红旗，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。

天不见亮，张有才就起了床，叫醒民兵们，要他们抓紧时间，作好准备，向连长请示任务后，他就迅速地集合民兵，朝指定的方向进发。

队伍走到鸡冠岩山梁上，担任尖兵的张有才，发现山凹残雾笼罩的密林中，升起一缕轻烟。他和民兵们一分析，

觉得十分可疑，说不定敌人就隐藏在附近。张有才命令围林搜索，石万山便朝密林冲去。张有才拦住石万山，自己走在前面，带领民兵向密林推进。忽然林中“嗖”的射来一颗子弹，击中张有才的腿肚。但他一跃身，直向枪声起处冲去。

这儿离连部很近，不多会，连长闻声领着一排战士赶来了。部队和民兵搜了整个上午，除发现林中一堆柴灰，别的什么也没看见。显然，可恶的敌人放了冷枪之后，又泥鳅似的钻网了。为了争取时间，连长集合队伍，命令火速分兵搜捕。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。

队伍出发，连长叫出张有才，心疼地上下打量着这年轻的战士。为了搜山擒魔，他已经六天六夜没有睡好觉，眼都熬红了；腿肚挂了花，鲜血把裤管染红一大块。连长拍着他的肩膀，指着伤痕，命令他立即回连部包扎。

张有才精神抖擞地回答：“挂这点彩，只当让疯狗咬破了一层皮，现在正在完成任务的节骨眼上，……”他取出随身携带的急救包，迅速地包扎好伤口，就去追赶队伍。

张有才刚跑出十多步，忽又转身回到连长面前，掏出口袋里一小卷人民币，双手送到连长手里，说道：“这是我本月的党费，请连长代为收下”。连长深情地点着头，久久地目送着张有才高大的身影，直至在对山消失。

张有才和民兵们挨个搜索了山头、丛林、穴洞，仍然没有发现敌人。下午四时，他们来到荒田冲峡谷的大路边，在人烟稀少的山谷中，对面山脚下的小茅屋，引起了张有才的注意。

他警惕地察看着周围。这里是六龙山的侧翼，又是岩屋坪通往铜仁的必由之路，四周山峦陡峭，山上丛林密布，空谷中团团的雾气在游荡，溪水哗哗地向铜仁方向淌去。

张有才紧握冲锋枪，脸上露出严肃的表情，对民兵们说道：“杨匪十分狡猾，常常呆在咱们身边活动。这里是大路，对面那个茅屋，咱们切不可轻易放过”。

张有才带领民兵分两路机警地向茅屋逼进。这茅屋，门前杂草丛生，房顶塌了一大块，显然，房主人不堪土匪的蹂躏，早已迁走了。张有才飞快地跑过院坝、跃上阶沿，侧身贴着竹墙，接近了篱笆门。他腾出一只手，试推门扇，门却关得很紧，象有门杠顶着。

没住人，怎么会顶着门？

他绕到屋后，向里叫道：“屋里有老乡吗？”没有回音。他迅速转回门边，端起手中枪。子弹早已上膛了，但他不能随便向内开枪，只好把门推开，再看动静。他转身用手肘和全身的力量，猛力将顶着门杠的竹门，“砰”地一声撞开，然后闪身退回门旁。

这茅屋内正隐伏着军民们七天来要捉拿的大匪首杨四麻子。这恶魔蜷卧在屋内草堆里，张有才的行动惊醒了他。他透过竹门缝隙，窥伺着门外，并将枪口直指竹门。当张有才撞开门扇的时候，他射出了罪恶的子弹，使张有才身负重伤。

枪声响处，张有才发现了屋内隐藏的万恶的匪首。彻底消灭国民党残匪，为阶级兄弟报仇的坚定信念鼓舞着他。他怀着满腔的怒火，扣动扳机，“哒、哒、哒”一梭子弹射向

蓬头垢面、惊惶万状的敌人，然后，猛扑过去，双手掐住敌人的咽喉……

山风呼啸着，象敲响了敌人的丧钟，宣告了国民党残匪的灭亡！松涛怒吼着，象战鼓齐鸣，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无穷！溪水高唱着，谱出了赞颂革命英雄的壮歌！

民兵们一齐呐喊着，向茅屋冲去，吼声震撼山谷。石万山第一个冲进门内，只见班长紧紧地压着敌人，敌人正是万恶的矿山魔王、大匪头杨四麻子！

石万山看到，杨匪已被张班长击毙。这狡猾的魔鬼，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，终于受到人民的正义惩罚！杨四麻子死有余辜！

紧接着，石万山大呼：“班长！”张班长不应了。又摇摇班长的身躯，也不动了。“班长啊，我们的好班长！”矿工们一致呼喊，痛哭失声，热泪刷刷地淌，头沉重地低下了！

……

英雄张班长壮烈地牺牲了！

人民的儿子壮烈地牺牲了！

矿工的儿子壮烈地牺牲了！

石万山悲痛万分、热泪纵横，他把班长的冲锋枪挎在自己肩上，轻轻地抱起班长的遗体，一步、一步地走过院坝，跨过溪水，来到路边，轻轻地放在红枫树下。

高山低头默哀，山风呜呜地啜泣，溪水汨汨地哀唱。那高耸云天的红枫，摇曳着遍体的红叶，发出铃铃的声音，一齐在为英雄鸣奏挽歌。

张连长闻讯赶来了，流着热泪；战友们闻讯赶来了，流着热泪；民兵们闻讯赶来了，流着热泪；老乡们闻讯赶来了，流着热泪。

张连长站在土坡上，揩干眼泪，面对红枫，向站满田坝的人们讲话。他感情激动、语调高昂地说，蒋匪帮残留的又一个爪牙、统治万山的最后一个魔王、负隅顽抗的大匪首杨四麻子，终于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被埋葬了，这是剿匪的又一个胜利！英雄张有才的热血，洒在万山的土地上，哺育着古老的矿山，必将开出鲜花、结出硕果。斗争并未止息，斗争必须继续，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，踏着英雄的血迹，将革命进行到底，努力建设新中国，让古老的矿山焕发青春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贡献！

六龙山上，飘扬着胜利的红旗，剿匪的捷报，立刻传到铜仁、传到万山、传到岩屋坪，高举《矿山魔王杨四麻子被歼灭》号外的儿童，到处飞报着喜讯，人们涌出街头、涌出矿区，纵情跳跃、欢呼：

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！

中国共产党万岁！

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！

一件棉衣想亲人

吴法士 口述

我今年八十二岁，在旧社会熬过了五十六个寒冬腊月，没有穿过一件棉衣。一九五〇年，我有生第一次穿上现在身上的这件棉衣，二十四年来，它不仅暖了我的身，而且经常唤起我对辛酸往事的回忆，唤起我对亲人解放军深情的思念……

一八九三年，我出生在湖南凤凰县一个苗族贫农家里。一家三口，全靠父亲打短工过活。我十岁那年，天大旱，到处都看得到拖儿带女、逃荒讨饭的穷人。我父亲就在这年四月饿死了。父亲死后，母亲又病，家里的生活便靠我熬糖卖来维持。一天，我背糖去卖，一股土匪抢光了我的糖。我背着空背箩回家，寨上的地主却硬说我通匪，把我打得遍体鳞伤。久病的母亲一气之下，也含恨离开了人间。从此，我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。

在旧社会啊！天是有钱人的天，地是有钱人的地，地主、土匪、国民党横行霸道，我走到那里都逃脱不了他们的剥削和压迫。地主强逼着我给他放牛，我干了几年，不堪折

磨。逃了出来，到大洞喇矿山谋生。但是，逃出了虎狼窝，又落进了豹子口。有一天，我在山上砍柴，又被土匪头子杨保和一群土匪看到，他们把我五花大绑押到他霸占的岩屋坪矿山。

第二天上午一个监工给我解开了绳子，拿来一对箩筐，便把我赶进碓子挑壙去了。从此，开始了我在矿山几十年如一日的牛马生活。每天，我要挑完二十挑壙，扯完三炷香的水，才能休息、吃饭。我几乎不知道什么是白天，什么是黑夜，日夜拼死拼活地干，才能做完规定的活。

有一次，我挑了整整一天的壙，累得实在支持不住了，便坐在壙堆上歇脚，谁知坐下就睡着了。杨保带着两个监工进碓，举起马鞭就打，又叫两个监工装了满满的一挑壙，要我挑出去。我忍着伤痛，用尽全身的力量，刚刚把身子直起来，“喳”的一声，扁担便断成两截。换上一根，还没走十步远，又折断了。杨保把血红的眼睛一瞪，举鞭又想打，我气极了，拿起半截扁担挡住鞭子，上去就要揍他，被两个监工死死扭住。杨保趁机打了我两耳光，骂道：“死苗子，你想打老子，今天我非狠狠收拾你不可！”他叫监工硬逼着我用不到三尺长的半截扁担，把那挑一百八、九十斤重的壙挑起来。由于扁担短，两只箩筐紧紧贴在身上，我迈不开步，双脚一点一点地向前挪，全身汗水直淌。刚挑到红岩房，半截扁担又折成两截，一块壙石砸在我的脚上，当即鲜血直流。幸好有一个姓王的挑壙工把我背回家，用草药给我止血，细心护理，半个多月，伤口才慢慢地好起来。

后来，国民党团长白面斋霸占了岩屋坪矿山。有一天，我刚下班回来，一个监工便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。只见白面斋象头肥猪，²靠在太师椅上，两只狗眼睛半睁半闭。看到我来了，恶声恶气地问：“你叫吴法士吗？你来给我煮饭，工钱是一个月一块钱”。我想，给这些家伙煮饭，煮硬了要挨打，煮软了要挨骂，等于天天受罪；同时，家中妻子和女儿，每月一块钱怎么过日子？心想不干，但话还没说出，白面斋便猜到我的心思，霍的一下坐起来，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，说：“不识抬举的狗东西，不干，老子不是好惹的！”我进伙房不久，白面斋又叫我给他养三头猪，还要把西山那坡地挖来种红薯。从此，我白天煮饭喂猪，晚上还得上山挖地种红薯，春夏秋冬，日里夜晚，手不住、脚不停，有家不能归。

我成天累死累活，衣服却越来越破烂不堪。白面斋虽说每月给我一块工钱，但明里拿来，暗里抢去。他的狗腿子们赌输了就来“借”，借，要给；不借，也要给。我一年到头身无分文，哪里缝得起什么衣服？夏天光着膀子，冬天，一件破单衣遮身，下雪天，冻得象筛糠一样。

我的破衣疙疙瘩瘩，实在不成样子了。有一次我领下工钱，屋都没进，便到街上买了八只小鸡，心想把鸡喂大了，卖了钱缝件衣服穿。当时白面斋有个狗腿子叫毛铁，为人凶狠狡诈，经常欺压工人。等我的鸡长到两斤多重的时候，毛铁和他的猪朋狗友，今天偷两只，明天偷两只，不到一个星期，八只鸡只剩下一只了。我虽然知道是他们偷的，

但也没有办法。更恶劣的是，最后的一只鸡他们不但不放过，还要了手段，等我做好了，他们吃现成的。有一天，他们把我最后一只鸡打死，丢在我的茅棚后面，然后嘻皮笑脸对我说：“老吴，你的鸡被野猫吃光了。你看，这里还有一只死的呢，还不把它拣去收拾干净吃了？”我强压怒火，把死鸡收拾干净，放在锅里炖好了，正想吃，毛铁一伙闯进屋来，抢碗夺筷，七手八脚，吃得鸡骨头也不剩……。

就这样，我打算喂鸡卖钱做衣服的一番苦心全落空了。我还是夏天光膀子，冬天烂单衣，披着筋筋吊吊过日子。

……………

以上就是我在旧社会五十六年没有穿过棉衣的痛苦经历。

现在我再说说我身上穿的棉衣，提起它，一股暖流就流遍我的全身……

一九五〇年初的一天，平地一声春雷，岩屋坪矿一下子传遍了天大的喜讯：毛主席、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来了！成千的矿工和家属，个个笑逐颜开，人人心花怒放，一起涌上街头迎接。

第二天下午，寒风呼啸，我穿着一件破烂不堪的单衣蜷缩在茅棚里烤火。竹门“嘎”的一声开了，走进两个人来，前面是头戴五星帽，身披棉军衣的解放军首长，后面是一个年轻的战士。见这两位解放军走进我破烂的茅棚，我心里不由得一阵惊喜，忙站起来让座。

这时，首长亲切地叫我一声“老乡”，扶着我坐在原来

的地方，接着问了我的名字和年龄，然后深情地打量着我褴褛的衣衫，抚摩我裸露的肩膀。那个战士便走向前来对我说：“他是我们作战股的崔股长，特地来看望你的。”我听了，心头激动万分。我活了五十六岁，受尽了压迫和欺凌。地主、老板、国民党骂我“死苗子”，拿我当牛马，他们恨不得吸干我的血，那管我的死活？可是这两位解放军，一见面就象亲兄弟一样对待我。他们是我真正的亲人！面对此情此景，我止不住流下了热泪。

当时，匪首杨四麻子和杨保逃窜六龙山，崔股长知道我是老矿工，为了歼灭这股残匪，来向我作调查。我恨死了这帮土匪，一听解放军要消灭残匪，为我们矿工除害、报仇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。我把我所知道的匪首杨四麻子和杨保的情况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，他很认真地听着。谈完后，崔股长站起来，就把身上的棉衣取下，披在我的身上，并亲切地说道：“这是我送给你的，你就穿着吧”。我再三辞谢，崔股长都不依。最后，还对我说了好多鼓励的话，才走出我的茅屋。我眼里含着感激的泪水，紧握着亲人的手，然后站在门外，目送亲人远去。

后来，我穿着崔股长给我的这件棉衣，投入了清匪反霸的斗争。我不分昼夜，给解放军带路搜山、追捕残匪。一九五〇年秋，匪首杨四麻子和杨保终于葬身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。

后来，我穿着崔股长给我的这件棉衣，日夜为革命开发矿山，白天不知累，晚上不觉困，越干越有劲，越活越年轻，

十年中，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。

现在，我已经退休了，看着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天天前进，心中无限快慰；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，我的日子越过越甜。每天我忍不住要跑到矿井去二、三次，来来去去，我还是穿着崔股长给我的这件褪尽颜色的棉衣。不少同志说，你这件棉衣穿了二十多年了，也该换件新的了。可我一直没有换，不是我没钱，缝不起，也不是有钱舍不得缝。这件棉衣虽旧，但我穿在身上，比十件、二十件新的还要暖和。穿上它，我就想起亲人解放军深厚的阶级情谊，穿上它，我就时时记得阶级苦，血泪仇。它激励我永远跟着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，建设矿山，革命到底。

昔日的奴隶 今天的主人

周金龙 口述

在万恶的旧社会，我们弟兄三人都是矿山童工，吃尽了人间的辛酸，受尽了压迫和欺凌。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共产党把我们 from 苦海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成了矿山的主人、国家的主人。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旧社会的苦难，不会忘记自己从奴隶到主人的历程，它将永远激励我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。

我老家在松桃县。一九三一年冬天，因为不堪地主的剥削和压迫，全家五口，讨饭来到了万山。想不到，在老家我们是地主的牛马，到了矿山又成了资本家的奴隶。我们一家先后在万山、岩屋坪、大洞喇矿山背坳拣砂，干尽牛马活，受尽奴隶罪，就象掉进了无边的苦海。

旧社会的矿工，受尽压榨，缺吃少穿，而且惨遭蹂躏和摧残。资本家 and 他们的走狗、爪牙，根本不把矿工当作人，开口就骂，动辄就打，就象对待牲口一样。在岩屋坪矿时，母亲常常天不亮就起来拣野坳，有一天把一块石头踩下坳堆，发出了“噼噼啪啪”的声音，吵醒了总管班金为元的瞌睡。这个可恶的家伙马上跳下床来，破口大骂，拿着棍子走

出来，把我母亲打得遍体鳞伤，一个多月起不了床。又是这个可恶的金为元，有一次看到我在刨野墟，走过来就抢走了我拣的砂子，踏烂了我的背箩，还狠狠地打了我两耳光！当时我年龄虽小，但恨透了这班老板、管班，心里总憋着一股怒火。

可恶的资本家对我们的剥削压榨，真是敲骨吸髓。我们在大洞喇矿山当童工时，每天给老板背墟，没有报酬，下班后准你拣一点残砂，还要分成三股，由老板任意抽一股。墟砂有好有次，好的红光闪闪，含有较多的朱砂，次的朱砂很少，有的就是一块石头。老板选着好的抽，我们得到的两股往往还不如他的一股。一次，狗老板用文明棍把我拣的墟都扒开，硬叫我把砂最好的那一股倒在他的箩筐里。我气极了，心里想，我们一天背几十箩墟，压得筋骨断，自己拣一点砂还得不到手，老板不进洞、不弯腰，还要拣好的抽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于是我站着不动。老板呼三喝四，叫我识相一点，我还是不动。他举起文明棍朝我头上打来，我便冲上去用羊角锤敲他的腰杆。旁边的两个狗监工马上跑过来给他的主子保驾，把我按倒在地，一顿毒打，然后把我拣的墟砂全部抢走。矿山的资本家和监工、走狗们就是这样一伙明火执仗的强盗！

伪矿务局霸占了矿山以后，强制对工人进行搜身，这是对我们矿工的人身侮辱。工人进出洞口，监工、管班要你打开衣服，脱掉鞋帽，张口伸舌，让他检查，有时还故意翻你的桐油灯，或用文明棍在你全身上下乱戳。矿工没有不恨透了

他们的。一次，我和哥哥下班出硐，矿警大队的一个姓刘的“大队副”亲自带着矿警来搜身。这家伙一贯为非作歹、欺压矿工。见了他，新仇旧恨顿时一齐涌上我们心头，哥哥横下一条心，要狠揍他狗娘养的！到了硐口，哥哥用全身力气，把百来斤重的背箩举起来，连着璜砂“喇”地向姓刘的砸去，打得他滚出五、六尺远，头冒鲜血，乱叫乱爬。背枪的矿警还没有清醒过来，我哥哥手上的桐油灯便带着热油砸在他的头上。热油烫得那个矿警睁不开眼，发出鬼一般的嚎叫。等他们爬起来时，哥哥已经往黑洞子山下跑去。矿警接连向我哥哥开枪，哥哥翻过乱石，一口气跑下了三米高的璜坡，逃出了魔掌。

一九四九年底，毛主席派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万山，我们这些被压迫的奴隶，从此翻身作了主人！我们千言万语说不完对毛主席的感激和爱戴，决心跟着党干一辈子革命！在党的领导下，我们弟兄以主人翁的姿态，积极参加了清匪反霸、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。我哥哥担任了工会主席，我当了儿童团长，弟弟是个积极的儿童团员。我们和矿工们组织成民兵，夜以继日，巡逻放哨，清算国民党官僚、土匪、老板、管班的罪行，清查暗藏的敌人。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下，我们查清了罪大恶极的管班陈科子的罪行，人民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，不久就公审枪决了这个双手沾满矿工鲜血的恶棍。我们弟兄和矿工们一道，到各处侦察探访，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，揪出了一批钻进矿山妄想逃脱人民审判的土匪头子、地主恶霸，还查出一个冒充矿工、伪装

积极的伪湖南长沙市警备司令部的“副司令”。当时，我只有一个心眼想的就是要巩固我们的政权、保卫我们的矿山，决不允许阶级敌人动它一指头！

党号召恢复和发展生产，把矿山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企业，我们积极响应。我哥哥患着旧社会留给他的严重的矽肺病，但他毫不在意，天天熬更守夜，忘我地工作。党组织发动和组织工人下井采矿，他带着头干，照样打锤、放炮，干劲十足。经过党的教育，斗争的锻炼，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后来，由于他的矽肺病日益加重，组织上几次送他到外地疗养，但长期治疗无效，他终于在一九五八年不幸逝世。哥哥去世以后，我和弟弟二十多年来继续为开发矿业、建设矿山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力量。

今天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，我们矿山的面貌也日新月异。现在，我弟弟担任了坑口革委副主任，我担任了矿革委会的常委。作为共产党员，我们决不辜负党的期望和同志们的信任，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紧紧依靠广大矿工，完成党交给的任务。

新旧社会两重天

张中孝 口述

我们六坑是安全生产的先进坑口，已经二十三年没有发生重大事故了，同志们在明亮、清爽、安全的井下为革命采矿，越干越有劲。我们坑口实现了安全生产，是党的关怀和各级领导重视的结果，是全坑工人不断努力的结果，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。

回想起旧社会，我们矿工在毫无安全保证的矿井里为资本家卖命，历尽了艰险，流尽了血汗，是何等的悲惨！

人命当茅草，事故多如毛，
工人卖老命，官家进钞票。

解放前在矿工中流传的这首歌谣，是旧社会矿山的真实写照，它唱出了广大矿工的悲惨生活，揭发了资本家残害工人的罪行。我这个旧社会的打砂工，就亲眼看见不知多少阶级弟兄被狠毒的的资本家夺去了生命，那情景真是怵目惊心，惨不忍睹，而我自己也是受尽折磨，死里逃生。

那时候工人下井采砂，先要给老板炒火药。炒火药的方法原始、落后，随时都有起火燃烧的危险，可是老板只图赚

钱，那里顾工人的死活。有一次，老板叫打班工老杨去炒火药，我亲眼看见他坐在灶前，一手添柴，一手紧握锅铲。炒着炒着，突然锅中青烟冒起，硝磺燃着，一阵风刮来，烈焰顺着锅铲，朝他身上猛扑过去。眨眼间，滚在地上的老杨就变成了火团。等我们在场的人把他身上的大火扑灭，他已经被活活烧死了。

矿工们下井打砂，就象被赶进了野蛮血腥的地狱。

有一回，我在硐里打地炮眼，一个姓邢的棚炮工，由于钢钎突然折断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从高架上摔了下来，就在我身边死去。工友们用一架短梯，将尸首抬到伪矿务局办公室门口。可是，狠毒的资本家，连张草荐都不给，趁着夜深人静，叫两个狗腿子把死者悄悄拖到荒岩边，丢下深谷里。

大家知道后，非常气愤，要求资本家在硐里搞安全设施。资本家不但不理睬，甚至还有意把我们往死里推。

有一天，炮刚响过，监工就连吼带骂，逼着打班工人进硐。大家说硐里炮烟未散，点不着灯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不能进去，监工便一边挥舞皮鞭，一边凶恶地嗥叫：“点不着灯，就给老子摸黑打！”我们几十名打班工，窝着一肚子怒火，冲着扑面的浓烟，一个个摸进硐去，几十盏桐油灯便挨个闷熄了。到了掌子面，各人手足头面上都不知被乱石划破了多少口子。接着又摸到高达七、八丈的架子旁边，一步一步爬上四十多级的梯子，扶着硐壁，找好炮位置，便并排站在晃悠的横梁上干起活来。我们每个人都是左手握钢钎，右手举起三、四斤重的羊角锤，吃力地朝上打炮眼，前后左右没有丝

毫防护和依靠，一干就是大半天，简直象站在刀尖上受活罪。

记得有一回，我已经在架子上干了大半天，又饿又累，身冒冷汗，头重脚飘。忽然身子一晃，眼前发黑，手中的羊角锤就“呼”地脱手飞了下去，“啞”地掉在梯子上。我深怕打伤下面运煤、打班的兄弟，“啊”地叫一声，惊喊：“赶快躲开！”话音未落，脚下台架又咔嚓嚓倒了下去。我见势不妙，便用尽最后的力气，朝前一扑，双手死死抱住插进炮眼的钢钎，身子便悬在半空中了。打班的工友们看见，急忙扶回高架，将我搭救下来。当时我已经累得手脚发软，觉得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了。

旧社会的矿工，一年到头都象在滚油锅里过日子。打班工每天都要经历筑炮、放炮、查炮的凶险，事故死亡随时都可落到头上。一天下午放过炮，没等烟尘散开，监工就逼我去查瞎炮。我提着桐油灯，摸近炮位，忽然看见还有一根火索“滋滋”的在冒烟，眼看瞎炮就要爆炸。我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用钢钎使劲一戳，把火头闷灭，才算幸免一死。在那千疮百孔的矿井里，冒顶塌方的事故更是层出不穷。我们在碛子里打班时，一次就曾挖出几十具阶级兄弟的尸骨，这些阶级兄弟不知是何年何月被资本家夺去了宝贵的生命！

苦难的矿工，千百年来，在三座大山的残酷压迫下，从事着艰苦、繁重的劳动，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，可是，他们的生命没有丝毫保障。而贪得无厌的官僚、老板、资本家这类吸血鬼，就在矿工们累累的白骨上建立起他们的乐园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完全是万恶的剥削制

度造成的。

一九四九年，来了救星共产党，矿山回到劳动人民的怀抱，矿工翻身作了主人，从此脱离了旧社会的苦海，进入了新社会的天堂！

矿山经过短短几年的恢复和建设，井下安全设施得到极大的改善。过去赤足光头、身披麻袋片下井的采矿工，如今个个穿上了全套的安全服。过去掌子面照明用的是死气沉沉的桐油灯，如今采场里满是明光亮盏的电灯。现代化的凿岩机、凿岩台车，代替了落后的钢钎和手锤。无数伸出地面的通风管道，将采场里的烟尘排得干干净净。

党和国家对工人的生产安全十分重视，就安全生产问题多次发出指示；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发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》，更是对广大矿工的无比关怀和巨大鼓舞。矿山各级党组织领导矿工们，根据党的政策，建立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程，各个生产单位都设了安全员，组成了一个群众性的安全网；每周还安排安全活动日，进行安全检查和上安全课，坚持了坑、队、班的“三级安全教育”。领导经常督促检查，表扬先进，抓紧安全教育工作，使安全生产在组织上、制度上得到了有力的保证。

党和国家对工人生产安全的关怀，激发了广大矿工搞好安全生产的积极性，我们坑口的矿工们都把安全生产当成自己的事。一九六三年，大家牢记毛主席关于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”的教导，抓住压风机发生故障这一事故苗头，跟踪追击，挖出了堵塞风管、破坏压风机马达、在轨道上设置障

碍，妄图造成重大事故的阶级敌人，及时粉碎了敌人的阴谋，保障了安全生产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大家批判了刘少奇、林彪一类散布的“物质刺激”、“生产第一”等反动谬论，揭露了文化大革命前存在的为追求奖金、完成“指标”而忽视安全生产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表现，提高了路线觉悟，搞好安全生产的自觉性更高了。我们坑口的矿工们试制成功了“单网常闭式自动捞车器”，保证了斜井运输的安全；在冶炼炉上认真搞好密封洗尘，加强通风防尘，基本上消灭了高尘点。在一个顶板松岩很多的采场上，工人自己研究设计矿柱，不仅消除了冒顶事故，而且顺利地采下了三千多吨矿石。六坑是解放前长期开采的老坑口，帝国主义者、资本家和国民党反动派实行掠夺式的开采，在井下造成了许多不安全的隐患。但它回到人民手里以后，经过有计划的改造，已经面目一新。我们全坑同志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，幸福地生活，愉快地劳动，干劲冲天地为革命采矿，兢兢业业地坚持安全生产。为什么能够这样？这完全是由于有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，由于指引我们前进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。

想想过去，矿工比牛马不如，出生入死；看看现在，矿工翻身作主人，幸福无边。新旧社会、两种制度，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！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！**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。**我们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，抓革命，促生产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！

矿工见到毛主席

杨辉顺 口述

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一天，领导上通知我说，我受全矿工人的委托，就要作为劳动模范的代表，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去了。我知道这天大的喜讯以后，幸福的热泪就象泉水一样涌了出来。动身那天，矿的领导同志和工人同志们把我送到车站，一遍又一遍地嘱咐：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一定要代表我们全体矿工向他老人家问好啊！

从万山到北京，一路上看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蓬勃开展、社会主义建设蒸蒸日上的动人景象，不禁心潮澎湃，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新社会的解放和幸福，都一齐涌上心头……

我老家在四川省涪陵县。解放前，家里穷得没有隔夜粮。从我记事起，父亲就给地主做工，母亲给人家缝缝补补，可还是养不活我们全家。母亲生了我们弟兄九人，我排行第六，老二、老三、老四、老五、老八都是生下来不久就活活地饿死了。九弟出世时，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，母亲只好忍痛将他卖给人家，到现在杳无音信。大哥从小就给地

主家打短工，空闲时拣点粪卖给地主。有一次，因为不堪大称收粪的剥削，顶撞了地主老婆，被地主诬告入狱，含冤而死。

我八岁那年，父亲得了重病，无钱医治，不久，便抛下我们母子三人和年迈的奶奶，离开了人世。从此，我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担。十几年间，我先后当过造纸场的造纸工、兵工厂的苦力、酒精厂的勤杂工、地主的长工，最后流落到矿山，当了背窰工。

背窰的生活，真是苦不堪言。进窰背窰就象下地狱。窰子又黑又小，坑道又滑又窄，毫无安全设施，经常发生塌方；窰里油烟滚滚，空气十分恶浊。窰内窰外，十几个监工提着鞭子往来巡视……我们背窰工就在这暗无天日的地狱里挣扎，每天爬进爬出地背窰。

矿山解放了，广大穷苦矿工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。解放后不久，在党的培养下，我当上了锻钎工。在旧社会钻窰背窰的我，今天竟开上机器了！抚摸着崭新的锻钎机，我真是爱不释手，心花怒放，千言万语也说不尽心里的感触啊！我想，这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我的，我决不辜负党的期望，一定要努力工作，报答毛主席的恩情！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我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，一九五三年十月，我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一九五六年，组织上为了照顾我的身体，把我分在条件较好的一坑工作。我想，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，不能让组织上照顾，要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，越是困难的地方，越是要去，于是坚决要求调到最艰苦的五坑工作。到了

五坑，领导上和同志们无微不至地从政治和工作上关心我，使我感到无限温暖。忆苦思甜，我更是一心扑在工作上，白天不知累，晚上不知睡，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。我精打细算，从不浪费一根钢钎，一个钻头，一颗螺丝钉，还把一些散失的小零件和废料拣回来加以修整、洗擦，再用到生产上去。有一段时间，井下运输来不及，我就动员自己的儿子、女儿利用假期，参加义务劳动。

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我做了一些工作，这是我应尽的义务，但组织上为了鼓励我，却给了我很多的荣誉，这次又让我代表矿上工人上北京参加国庆观礼……

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，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这天早晨，金色的阳光普照着整个北京城，普照着千万张幸福的笑脸，雄伟壮丽的天安门，屹立在欢乐的海洋中，显得格外壮美。

上午九点钟，我胸前别着鲜红的观礼证，登上了雄伟的天安门城楼。啊！毛主席，昔日的穷矿工，今日的国家主人，多么盼望见到您老人家啊！我的心激动得简直要跳出胸膛……

看，毛主席来了！他老人家满面红光，神采奕奕，迈着矫健的步子向我们走来，激动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。“毛主席万岁！”“毛主席万万岁！”欢呼声响彻云霄……

我们列队从毛主席身边走过，毛主席向我们频频招手！
……

我含着兴奋的泪花，暗暗地对毛主席宣誓：“毛主席啊，毛主席！有了您，我这个旧社会的背馱工，才能有今天的幸福；有了您，全中国的受苦人，才能翻身做国家的主人。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，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，为了使世界上千千万万的受苦人都能得到解放，我一定听您老人家的话，沿着您的革命路线，跟着您老人家干一辈子革命！”

回到矿山，我把毛主席接见的的光荣，化为推动自己前进的动力。我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，坚持抓革命，促生产。我和同志们一道研究解决了修复废钻头、断钢钎的技术问题，使大量废钻头、断钢钎得到新生。几年来，单这个项目，每年就为国家节省资金一万多元，使坑口做到了钻头、钢钎半自给。

直到今天，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我们国庆观礼代表的情景，好象还在我的眼前。每当我回忆起那幸福的时刻，浑身就充满了力量。毛主席啊！我一定按照您的教导，认真读马列主义的书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，沿着您指引的方向，奋勇前进！

